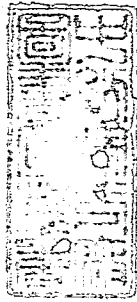




譯敬何。芬果泊其國法

子丹美

行印局書風文



目錄

一	羞澀的錢靈	一
二	重要的宴會	一九
三	第一步	三六
四	新聞事業的訓練	五八
五	第一次戀愛事件	七四
六	闊步前進	一〇七
七	達到目的的手段	一三一
八	求婚	一四八
九	結婚	一六七
十	猜疑	一八九
十一	華爾特夫人的加入	一九九
十二	新的征服	二一五
十三	外交的祕密	二二七

十四	試探	二四二
十五	索珊塔場	二五五
十六	捉姦	二七三
十七	最後的設計	二八三
十八	勝利者的歡笑	二九六

一 羞澀的錢囊

掌櫃把他付的五法郎的找頭給過他之後，喬治。杜洛伊便離開了餐館。

一半由於生成，一半也因為他受過軍事訓練，他有一種優美的姿態：他踏着闊步，捻着鬍子，望着長列的顧客迅速地掃了一眼，像拋網一樣，把一切都撈進去了。

女客們一個個抬頭望着他。三個小女工；一個中年的女音樂師，頭髮蓬鬆的，戴着一頂老是灰塵的帽子，穿着一套頂不順眼的衣服；兩個陪着丈夫進餐的店員的妻子——她們都是這一家廉價食堂的經常的主顧。

走到人行道上，他躊躇了一會，自問道：「怎麼辦呢？」今天是六月二十八日，他身上只剩了三法郎四十生丁，要維持到這個月底。那就是說：如果吃兩頓晚餐，就不能吃早餐；如果吃兩頓早餐，就不能吃晚餐。他細想一頓晚餐就得花二十蘇，兩頓早餐只要三十蘇，如果吃兩頓早餐，他會剩下一法郎二十生丁，那還可以吃兩次麵包夾臘腸，而且還可以在林蔭道上喝兩杯薄克。(註)最後的一個節目可說是他的最大浪費，也算是

(註)薄克 (Bock) - 一種啤酒。

他在晚間的主要的娛樂。於是他便走下聖母路去了。

他走起路來，還是像從前穿着騎兵制服時候的樣子，胸膛挺起的，兩腿稍稍分開，似乎剛剛離開了馬鞍；他衝過擁擠的街道，用肩肘肘着行人，省得對人家讓路。他戴着一頂稍為搖擺的帽子，略略偏向一邊。他的腳跟沉重地敲着地面。他似乎準備隨時要對付一個人或者一些甚麼——行人，屋子，整個的城市。他保留着一個退伍的魯莽軍人的一切習氣。

雖然他穿著六十法郎一套的衣服，却并不缺乏一種似乎粗俗倒也是真正的上流人物的神氣。高個子，好身材，好看的臉孔；一道卷曲的鬍子，兩頭扭起！炯炯的碧眼，映上小小的瞳人；棕紅色的頭髮，自然地卷曲着，從中分開——活像通俗小說上的好漢。

喬治：杜洛伊走到林蔭道上的時候，又躊躇起來了，他決定不下究竟上那兒去好。他想到厄利色廣場和杜。保伊斯。布朗路，在樹林底下吸吸新鮮的空氣，但是另外的一種慾望，想幹一回戀愛豔事的慾望，苦惱了他。

要怎樣的豔事呢？他不大了然，但已經夜以繼日地盼望着三個月了。靠着漂亮的儀表和殷勤的態度，他偶爾也會檢到一些戀愛的片屑，但他總希望有更進一步的更美滿的甚麼。

然而，他卻喜歡下流婦女出入的舞廳；他喜歡她們的跳舞會，她們的咖啡座和她們的娛樂。他們喜歡同她們摩肩擦背，同他們談話，同她們胡鬧，和她們親近。他并不用一個上流人的天生的輕蔑態度，鄙視她們。

他轉向梅福林，隨着她那邊移動的人潮前進，感到熱得難受。各家大咖啡店通通擠滿了顧客，把坐位擠充到人行道上而來了；許多顧客便在街燈的照耀下當衆暢飲着。杜洛伊放慢了步伐，一種劇烈的乾渴刺着他的喉嚨。

他感到一種熱渴，一種夏天晚上的乾渴；他幻想到涼爽的飲料喝到嘴裏時候的那種舒服的感覺。然而，要是在今天晚上喝了兩杯薄克，那麼明天就吃不到早點了，他對於月底的銀窖的日子，可說是有經驗的。

他對自己說：『我一定要挨到十點鐘，那時候我要在美國咖啡店喝一杯薄克。該死的，乾死了！』他瞧瞧坐在檯邊暢飲的人們，他們都能夠隨心所欲地喝個痛快。他帶着悠然的神氣，走過各家咖啡店，相度顧客們的衣着和態度，估量每個人袋裏的錢文。看到那些人們安詳地坐在那兒，他心頭冒起了一股火。如果翻搜他們的袋子，一定會發現許多的金幣，銀幣和銅幣。平均起來，每人最少有兩個路易。(註)這裏約略有一百人，

(註)路易。法國金幣名。

一百倍的兩個路易就是四千法郎。他昂然打他們身邊走過，一邊吱咕道：「雜種！」假使他會在街道的暗角上碰上他們一個，他將毫不躊躇地扼住他的咽喉，好像當年駐屯非洲的時候對付當地的畜牲一樣。

他記起了在非洲的兩年生活，和駐屯南方小埠時劫掠阿拉伯人的辦法。有一次他和弟兄們會殺害過三個奧列特，奧爾七人，搶到了二十隻家禽，一對山羊，若干金子和食物，歡天喜地過了六個月。想到這裏，他的兩脣泛過了一陣爽朗的殘酷的微笑。

那一次搶殺案的嫌疑犯倒給抓了幾個，嫌疑犯的下落如何，他們卻從不過問，在他們看來，阿拉伯人天生就是士兵的犧牲品。

但是，在巴黎，這却是另外的一件事。誰也不能從容地打劫，明火執仗的，沒有官府過問也不至受到懲罰。他的心裏湧起了在被俘服的國土上爲非作歹的下士的衝動，他留戀在沙漠的兩年間的生活。多麼可惜呵，他沒有在那兒長待下去！可是，他當時却想回到祖國來打開一條更好的生路——不錯呀，現在他正要抓住牠了，不是麼？

他輕輕嚼着舌頭，似乎要測定一下口腔的乾枯的程度。

人羣慢慢地從他的身邊湧過。他繼續想道：「豬猡！這些蠢才身上全袋有錢的。」他推看人家，嘖嘖吹着活潑的調子。男人們給他一推，卻掉頭罵了一句，女人們便咕噥

道：「甚麼鬼！」

他走過福總維爾戲院，停在美國咖啡店前面，自問道：「該不該喝一杯薄克呢，已經乾得這麼厲害了？」正在猶疑不決的時候，他猛然望見了發亮的掛鐘，時間才九點一刻。他知道一杯啤酒到手的時候，他會一口喝光的。那以後他怎麼挨到十一點鐘呢？

他又走下去。「我要一直走到梅德林，」他說，「然後再慢慢踱回來。」

走到歌劇場場角的時候，他從一個肥胖的年青人身邊閃過。那個人的臉孔，他記得曾在那兒見過的。他跟着他，一邊思索，一邊低聲反復道：「這個人，那裏見過的？」

他老想不起來，一下子由於一種奇異的聯想，那個人在他的腦子裏忽然現為一個較瘦的更年青的穿着騎兵制服的人物。他高聲喊道：「唯，福勒斯蒂爾！」而且趕上一步，拍着那個人的肩膀，那個人掉過頭來，望住他，一邊說：「甚麼事，先生？」

杜洛伊大笑起來。「你不認識我吧？」他說。

「不認識！」

「喬治。杜洛伊，第六騎兵隊。」

福勒斯蒂爾伸出雙手，高喊道：「呵，老朋友！你好吧？」

「很好，你呢？」

「你倒并不挺好。你想看看，我現在就穿了紙胸。四年前，就在我回到巴黎的那一年，我在波多福爾害了一場傷風，這以後，在十二個月裏頭，我裏喉嚨六個月。」

福勒斯蒂爾抓住他的老同事的臂膀，告訴他病況，說到醫生的診斷，意見和勸告，以及他在自己的地位上不能接受醫生勸告的苦衷，醫生勸他應該到南方過冬，但是他怎麼能夠去呢？他已經結過婚，他當了新聞記者，有一個優越的地位。

「我是法蘭西生活日報的政治編輯。我替「幸福」寫議會的紀事，有時也替「行星」寫一點文藝批評，所以我只好擠下去。」

杜洛伊驚訝地望着他。他大大地變了，老成了。他有一種恬了好幾段的人的懶氣和打扮，滿有自信，而且還有一個養尊處優的人的肚子。從前他很瘦，很弱，柔順而輕脆，吵吵鬧鬧的，一天到晚總想要。三年的時光，巴黎把他變成了完全另外的一個人。豐滿而嚴肅，兩鬢上還長了幾根白髮，雖然他的年紀還不會超過二十七歲。

福勒斯蒂爾問道：「你打算上那兒去的？」

杜洛伊答道：「不上那兒，我只想擠擠。」

「那麼你願意陪我到生活日報打一個轉，然後我們再一起喝杯薄克麼？有幾盆茄子，我得改一下。」

『好的。』

他一道走下去，手臂扣着手臂，好像一對同學或者是同一部隊的弟兄那樣親暱。

『你到巴黎幹些甚麼呢？』福勒斯蒂爾問道。

杜洛華聳聳肩膀。『只是挨餓。服完了軍役之後，我就到了這裏——打算幹點事業，或者說打算過過巴黎的生活。六個月以來，我儘在北方鐵路局當一名辦事員，每年只有十五萬法郎，一點不多。』

福勒斯特爾憤憤地說：『該死，太少了！』

『我也會這麼想的。但是不幹又怎麼辦呢？我是一條光桿；不認識一個人；找不到介紹人。這不是我的理想，只是暫時混一下。』

他的朋友從頭到腳看了他一遍，好像一個警察來檢查一管貨色一樣，之後便用一種堅決的聲調說：『朋友，你知道，在這裏一切都得靠自信。一個聰明人很容易成一個部長，却不容易當一個次長。一個人一定要目光一切；不要對人家期望甚麼。但是，你能夠找一個比北方鐵路局辦事員更好一點的工作麼？』

杜洛華答道：『我到處找過了，可是找不到甚麼。不過現在我正在考慮一件事；有人要我到佩勒林當，名騎師。在那兒，我最少會拿到三千法郎。』

福勒斯蒂爾馬上打斷了他的話……『別幹這個；這是個爛頭，你應該拿一萬法郎。這會毀滅你的前途的。不管怎樣，在辦公室裏面，你還可以躲開人家的耳目，沒有人會知道你。如果夠本事，你就可以跳出來，另外打開一條路。可是一旦當了騎師，那就一切都完了。這好比在一個巴黎人都到那兒宴會的地方當一名招待。你只要一度給社會人士或者他們的子女教練騎術，他們就永遠不會把你看得平穩的。』

他沉默了幾分鐘，顯然思索了一番，之後問道：

『你得過學士學位嗎？』

『沒有，我失敗過兩次。』

『這不相干，只要你住過大學。如果人家談到西塞祿或者提庇留，你會知道他們談的甚麼吧？』

『知道的。』

『那就行了，誰也不會知道得更多，只有傻瓜才會去自討麻煩。既然受過大學教育，那就不難應付了；重要的就是不要鬧笑話。你能夠運用技巧，避開難題，變換局面，或者請教辭典。人全是笨得像鴉，蠢得像驢子。』

他擺出一副飽經世故的泰然的神氣，一邊說着，一邊望身邊的人羣笑笑，忽然，他

咳嗽起來了，於是乎便站在那里，直到這一陣咳嗽過去之後，他才用一種沮喪的聲調繼續說道：「除不掉這樣的咳嗽，豈不討厭？現在是中夏。唉，今年冬季，我要到蒙通休養一下。健康第一。」

他們走到魚行路，在一個大的玻璃門面前停住了，門裏貼着一張展開的報紙，三個過路的站着在看報。

門上有幾個輝煌的大字：法蘭西生活日報。

福勒斯蒂爾推開門，說：「進來。」杜洛伊走了進去，走上一座考究的可是垃圾的樓梯，經過一間會客室，有兩個差役向他的朋友鞠躬，最後到了一間好像應接室的房間，污濁而零亂，鋪着一張髒的綠色的烏得勒支絨氈，上面滿是污點，而且還有幾個洞，好像是給老鼠咬破的。

「坐坐，」福勒斯蒂爾說，「我去五分鐘就來。」
他消失在一道通到這個房間的門裏去了。

房子裏充滿着一種強烈的，奇怪的，說不出來的氣味，一種報館的氣味。杜洛伊一動不動地坐着，心裏有點慌也有點驚訝。不斷地有人從他的面前匆匆地走過，從一道門進來，馬上從另一道門出去。

還進來過幾個板起面孔的有架子的人物，戴着平邊的高帽，這似乎就是他們與衆不同的特徵。

福勒斯特爾出來了，抓着一個瘦長的男人的手臂。那個人的年紀約在三十到四十之間，穿着晚服，黑得厲害，鬍子的兩端扯得尖尖的，瀟灑出一種傲慢自是的神氣。

福勒斯特爾對他說：「晚安，您老！」

那個人同福勒斯特爾拉拉手，一邊說：「晚安，朋友。」便打着哨應下樓去，把手杖夾在手臂下面。

杜洛伊問道：「這是誰？」

「傑克，賴伐爾，有名的新聞編輯，決鬥家。他剛剛到這兒來修改稿子的。加林、蒙特爾和他，可說是三個頂出色的新聞編輯，他們都長於描寫巴黎的事件，他每週寫兩篇文章，每年拿三萬法郎。」

他們要走的時候，又碰到一個矮矮的胖子，頭髮長長的，穿的也不大整齊，一邊走來，一邊吸着煙。

福勒斯特爾向他鞠一個大躬。「諾伯特·戴·瓦倫，」他說，「詩人，「隕星」的作者；他也是領大薪水的。他替我們寫小說，每篇就是三百法郎，頂長的也就不過兩百

行。現在我們上那玻利咖啡店去吧，我渴得有點透不出氣了。」

他們進了咖啡店，一坐下來，福勒斯特爾便叫了兩杯薄克，一口便把自己的一杯喝光了，杜洛伊却一口一口地喝着，領略牠的味道，好像喝的是甚麼稀奇珍貴的東西。他的同伴默不作聲，似乎在思索甚麼。忽然，他喊道：「你爲甚麼不試試新聞專業呢？」

杜洛伊驚訝地望着他，說道：「但是，你知道，我從來沒有寫過一篇文章。」

「傻；誰都得有一回開始。我可以給你一個工作，替我採訪消息——到各處訪問。你每月可以領兩百五十法郎，另外還有車費。我同經理談談，好吧？」

「當然可以。」

「那麼，好極了；明天你到我家裏吃晚餐。我只約五六個人——大老闆華爾特和他的太太；傑克、賴伐爾和諾伯特。戴、瓦倫，就是你剛才見到的；還有一位女人，我的女人的朋友。就這樣決定了吧。」

杜洛伊呆了一陣，滿臉通紅，顯得狠狠。最後他低聲地說道：「你知道，我沒有衣服。」

福勒斯特爾覺得奇怪。「你沒有禮服麼？真該死，這是少不得的。在巴黎，你甯可

不睡床子，却不能沒有一套禮服呀！」

於是，他便摸索背心的口袋，摸出幾個金幣，拿兩個路易放在他的老友面前，用一種親切的聲調說，「有辦法的時候再還我。租一套，或者用分期付款的辦法買一套，隨你高興。明天來吃飯，七點半，噴泉路十七號。」

杜洛伊狼狽不堪，收起了錢，結結巴巴地說：「你太好了：我非常感激你；你相信我不會忘記的。」

福勒斯蒂爾打斷他的話：「來，再來一杯薄克吧？茶房，兩杯薄克。」

他們喝完了第二杯薄克，新聞記者便說道：「我們再圍圍一個鐘頭吧？」

「好的。」

他們又望梅德林那邊走去。

杜洛伊有點拘束，不知道應該說甚麼。最後，他下了決心。他說：「我從來沒進過福利培基，我總沒有起過這種念頭。」

「福利培基，那個鬼地方，」他的同伴說，「到那兒就像烤在爐子上。不過那裏面倒也滿好玩。」

他們轉到了附堡黑山路。

樂園的輝煌的門面，在集中到這兒的四條街道上，投下了朗朗的光彩。一長列的車子停在那兒，等候散場。

福勒斯特爾一直望裏面走，杜洛伊止住他。

「你走過了售票處了。」他說。

「我從來不買票的。」這是回答，聲音很大的。

福勒斯特爾走到門口，守門的卻向他鞠躬，有一個還伸出一隻手。新聞記者問道：

「有好位子吧？」

「當然有的，福勒斯特爾先生。」

他把座號遞給他，推開了門。他們進了大廳。

煙草的氳氳像薄霧一樣，翳住了舞台和較遠的地方。後面的長鏡映着他們的後背和遊客的臉孔。

福勒斯特爾從人羣中間走過。走得很快，擺出一副藹有身份的神氣。

他找到一個招待。他說：「十七號包廂。」

「這裏來，先生。」

他們走進一個飾着紅布的小包廂，裏面有四張紅色的椅子，椅子靠得很緊，中間縫

乎走不過一個人。兩朋友坐下了下來。左右是同樣的小包廂，形成兩行彎曲的長列，兩頭接到舞台的前面，裏面都坐有觀客，只看得見他們的腰袋和胸部。

舞台上有三個年青的角色，穿着緊身的衣服，輪流在一架轆轤上耍把戲。

杜洛伊不要看這種把戲，掉轉頭來望着後面站滿觀衆的戲步場。

福勒斯蒂爾對他說：『看看特別座：儘是中等階級的人物以及他們的老婆和孩子，真真其妙的傢伙。包廂裏面都是經常的觀衆，有的是藝木家，有的是二等的姑娘；在我們後面的算是巴黎的奇妙的混合。裏面是一些甚麼人物呢？你注意他們。裏面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大半是庸俗傢伙。裏面有種種辦事員——銀行辦事員，機關辦事員，官員，訪員，王八頭，穿着便衣的官員，穿着禮服的名流——他們是吃過晚餐，從歌劇場到意大利戲院，經過這兒順便溜來觀光一下的。還有一大羣身份不明的人物，那是無從分析的。至於女人却只有一種。早在十年以前，我們就已經認識她們了；整個年頭的每天晚上，我們都看見她們在這兒旋來轉去，除非那一晚她們留在聖、拉薩爾或者路得寺。』

杜洛伊懶得聽下去，一個這一路的女人爬在他的包廂，騷擾他。她是一個胖胖的淺黑色的女人，她的皮膚敷了白粉；黑色的眼睛用鉛筆在眼角那裏添了一節，上面畫着兩道粗大的刻畫的眉毛；兩唇塗上胭脂，紅得像一個傷口，給她一種熱狂的不自覺的儀

表。

她的一個朋友打這兒經過，是一個白臉紅髮的女人，像她一樣胖。她對她點頭，并且用一種聽得見的聲音說：「這裏有一個漂亮的漢子。」

福勒斯特爾掉過頭來，面帶微笑，拍拍杜洛伊的膝頭，「這是說你；老朋友，你是成功的。我慶賀你。」

這位退伍的軍人臉紅起來了，無意識地摸着背心口袋裏面的兩個金幣。

前幕垂下了，樂隊奏起了華爾滋。

杜洛伊提議：「我們到散步場上打個轉吧？」

「隨便！」

他們離開了包廂，馬上捲到人流裏去。他們走着，推呀，擠呀，碰呀，撞呀，眼前只見一羣帽子。姑娘們一對對的，在人羣裏面一下子便穿過去了。她們若無其事地往來在男人的漩渦裏面，好像魚兒游泳在水裏一樣。

杜洛伊給迷住了，索性讓人家推着走，癡狂地吸着給香煙和人氣弄得渾濁的空氣。但是福勒斯特爾却淌了一身大汗，喘噓噓的，而且咳起來了。

「我們到花園裏去吧，」他說。

他們轉到右邊，走進一所雨蓋花園，那裏有兩道怪模怪樣的噴泉。長在花盆裏的常春藤下面擺着許多鉢抬，男男女女便在那兒喝着飲料。

『再來一杯薄克，怎麼樣？』福勒斯蒂爾說。

『贊成！』

他們坐了下來，望着過往的人羣。

起先爬在他們包廂上的肥姑娘，現在又出現了，同那個白臉的胖姑娘手挽手地，昂然地走了過來。

她看到杜洛伊，馬上笑一笑，似乎他們的眼睛早已交換過秘密。她坐了下來，恰恰面對着杜洛伊，一面要她的朋友坐下，然後便用一種清晰的聲音，叫道：『茶房，兩杯柏林諾丁。』

福勒斯蒂爾有點驚訝，他說：『你沒有一點拘束。』

她答道：『那是你的朋友迷了我。我相信我會給他弄得顛倒的。』

杜洛伊寧得厲害，說不出一句話。他捻着卷曲的鬚子，臉上浮出獸氣的微笑。招待端來了兩杯東西，她們一口喝光了，她們站起來，淺黑色的女人望着杜洛伊點點頭，用扇子敲着他的肩膀，說道：『你是不大饒舌的。』

她們走了，擺動着她們的衣裙。

福勒斯蒂爾笑起來了。「我說，老朋友，你在女人身上，算是大克成功了。你一定要知道這一點，這會幫助你的。」停了一會，他又自言自語地接着說，「一個人爬得頂快的，也就是通過她們的。」

杜洛伊只是笑笑，沒有答覆。於是他問道：「你還想再待一會麼？我已經待夠了，我想回去了。」

杜洛伊說：「是的，我還要待一會。現在還不算太晚。」

福勒斯蒂爾站起來：「好，那麼，晚安。明天見。不要忘了，噴泉十七號，七點半鐘。」

「說定了。明天見，謝謝你。」

他們握手。之後，福勒斯蒂爾走了。

他一走，杜洛伊便覺得解放了。

他馬上看到那兩個姑娘，白的和黑的，她們還在人羣裏擠來擠去。

他迎着她們走，但走到十分迫近的時候，他又畏縮起來了。

黑姑娘說：「你找到了你的舌頭吧？」

他扭扭怩怩地說：『見鬼！』再說不出第二句了。

他們三個人站在一道，擋住了人羣，人羣便從他們的身邊湧過去。

她問道：『你願意陪我走走麼？』

當他們走了出去的時候，他想他不難租一套禮服，應付明晚的宴會。

二 重要的宴會

「福勒福蒂爾先生？」

「三樓，右邊一家。」女司閩答道，聲調十分和藹，表示出她對她的房客的態度。於是杜洛伊上樓去了。

他覺得有點侷促。他生平第一次穿了禮服，覺得他的打扮不怎麼合適。他覺得從皮靴到襯衫都不對勁。他的皮鞋不是頂好的質料，雖然也還乾淨，因為他總會收拾，他的襯衣是今天早晨花了四法郎五十生丁，在皇宮白貨商店買到的，胸前已經弄縲了。

他的褲子似乎太大了，垂在小腿上，叫他的兩腿顯得很難看，看得出來是一種二手的貨色。只有上衣還不見很壞，靠運氣，算是找到完全合身的。

他慢慢地走上樓去，心房跳得很厲害，心裏也有點慌張，生怕要丟醜，忽然，他看到一個盛裝的紳士站在他的面前望着他。他們彼此靠得太近，杜洛伊只好往後退一步，之後便站住注視他。原來這就是他自己，照在一樓梯口的一面長鏡裏。當他發現自己比自己想像的要漂亮得多的時候，他渾身感到了一陣歡悅。

因為家裏只有一面小鏡，他無法看見自己的全身，同時因為他只略略看過他的臨時服裝，他藉以為有許多缺點，老是担心會露出怪相。

所以陡然看到鏡子裏面的自己的影子，他才會認不出就是他自己，以為是另外一個人，以為是一個盛裝的時髦的紳士。現在他細心地觀察他自己，他覺得他的樣子的確還可以。

他研究他自己，好像一個演員練習扮演一個角色一樣。他笑笑，伸出一隻手，裝各種姿勢，表現驚奇，歡樂、贊許的表情，浮上一陣微笑同時丟幾個眼色，好像要對女郎獻媚，讓她們知道他喜歡她們，願意結識她們。

到了二樓，他又看到另外一面鏡，他又放緩了步伐看了一會。他覺得他的儀表很堂皇。他昂然地走着。現在他已經滿有自信了。能夠有這樣的儀表，又有成功的願望以及天生的果決和大胆，他當然一定會成功的。當他走上最後一級樓梯的時候，他真想跑上去，跳上去。他站在第三面鏡子面前：他捻捻他的鬍子，這是他的習慣；之後便脫下帽子，用手指順順頭髮，同時含糊胡地說了一句常說的話：『該死的想頭。』於是，他抬手拉一下門鈴。

門幾乎馬上就開了。他發現面前站了一個穿着便服的僕役，面孔板板的，刮得很干

淨，裝束也挺整齊，杜洛伊又覺得不安了——不知道是甚麼道理，也許是因為無意識地比較了彼此的服裝的剪裁。這個男僕，穿着一雙品亮的皮鞋，一邊接過杜洛伊爲了避免弄髒而吊在手臂上的大衣，一邊問道：「請問尊姓？」

僕人在微開的門帘外面通報了來賓的姓名之後，便引他走進一間客廳，

杜洛伊忽然又失掉自信了，心裏害怕得透不出氣來。他正要第一次踏進他自己所渴望世界裏面。他到底走進去了。一個漂亮的少婦，十分出衆的，站在一間燈光明亮的大房間裏面迎接他。房間裏面陳列了許多盆景，好像是一間溫室。

他陡然站住了，心裏十分慌亂。「這個對他微笑的女郎是誰呢？」他記起福勒斯蒂爾已經結過婚，心想這個標緻伶俐的女人一定是他的朋友的太太；這才放心下來了。

他結結巴巴地說道：「夫人，我是——」

她伸出一隻手，一邊說道：「我知道，先生；查利已經告訴我你們昨晚的會面，我非常高興他會想到請你今天來吃飯。」

他臉紅了，一直紅到了耳朵，不知道說甚麼，覺得自己正在給人從頭到腳地觀察着，衡量着，品評着。

他想替自己辯解：想找出一種理由，解釋自己的服裝爲甚會弄得不頂合身。他想不到

出一個理由，於是也不敢提到這個難題。

她坐到他指定給他的一張靠椅上。他覺得自己坐下之後，絨氈的彈簧沈沈下去了，自己好像只是給椅背和椅臂撐着。他覺得自己正在走進一種新的樂意的生活，正在取得可愛的甚麼，正在變成一種人，他得救了。他望着福勒斯蒂爾夫人，她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他。

她穿着淺藍色的喀什米爾緞的衣服，倩托出了她的豐滿的胸部和苗條的腰身。她的頸子和手臂，從接在圓領和短袖上的白色的花邊下面，透露出來。她的美麗的頭髮梳得很高，留下一些細髮像一縷輕雲一樣覆在頸背上。

看到了她的眼色，杜洛伊恢復了自信。這種眼色，不知道甚麼道理，使他憶起了他弄福刺培基遇到的那位姑娘。她有兩只灰色帶藍的眼睛，和她們的完全兩樣；一隻玲瓏的鼻子，兩頰隆起的櫻唇，一個比較豐滿的下巴，一副不真周整却也惹人愛慕的姿容，流傳出了伶俐和嬌媚。這是一張這樣的臉孔，那上面的每個部位都有特殊的格調而且似乎都含有深意，一舉一笑似乎都說出了甚麼或者隱隱了甚麼。

經過短促的沉默之後，她問道：「你在巴黎已經待了很久吧？」

他冷靜下來，徐徐地答道：「不過幾個月，夫人。我在鐵路公司裏還擔任了一份差

學，但是福勒斯蒂爾，謝謝他的好意，却希望我加入密爾界。」

她笑得更加明朗，更加親切，同時輕輕地說道：「是，我知道。」

鈴又響了。僕人喊道：「瑪勒爾夫人。」

瑪勒爾是一位嬌小的淺黑色女人，走得很活潑，穿着一套黑色的十分樸素的衣服，從頭到腳似乎勻勻輸出來的一個輪廓。一朵大紅的玫瑰扣在黑髮上面，非常奪目，同時也似乎顯示了她的特徵，強調了她的性格，而且抒露了動人的情調。

一個小姑娘，穿着小毛的皮衣，跟在後面。

福勒斯蒂爾夫人奔了過去，喊道：「晚安，克羅泰爾。」

她們彼此對吻着。之後，小姑娘伸出她的前額，同時用一種成人的口氣說道：「晚安，表姊。」

福勒斯蒂爾夫人吻了她，之後便介紹他們，說：「喬治。杜洛伊先生，查理的一位老朋友；戴。瑪勒爾夫人，我的朋友，也算是親戚。」跟着，她加上一句：「你知道我們這裏是不用甚麼客氣的。你完全明白，是吧？」

青年人鞠了一躬。

門又開開了，一個矮矮胖胖的紳士現了出來，手臂上搭着一位苗條的大方的女人，

比他年青得多，臉上現出高貴的端莊的態度。他們一位是華爾特先生，一個生長在法國南部的猶太人，國會議員，金融家，法蘭西生活日報的老闆兼經理；一位是他的太太，銀行家賴伐羅先生的小姐。

之後，一個跟着一個進來了：傑克·賴伐爾，十分文雅的；諾伯特·戴·瓦倫，他的衣領給垂到肩膀上的頭髮摩捺得已經有點發亮，兩肩上也沾了髮塊油垢。他的領結看來好像早已完成了他的任務。他帶着一種風流老人的神氣和感動，上前握住福勒斯特爾夫人的一隻手，並且在她的手腕上吻了一下。當他彎身下去的時候，他的長髮像水一樣散在她的光臂上。

福勒斯特爾最後進來了，表示抱歉回來得晚了。他因為摩勒爾事件在報館裏面耽擱了一下。摩勒爾先生，一位極端派議員，剛剛向政府提出質問，為的是關於拓殖阿爾及里亞借款的決議。

僕人大聲喊道：「晚餐已經開好了，夫人。」於是他們都到膳廳去。

杜洛伊發現自己被位置在瑪勒爾夫人和她的小姐中間。他又覺得十分不安，生怕會弄錯刀叉，湯匙，和酒杯的習慣用法。檯上一共有四個玻璃杯。一杯是淡藍色的。一個人怎麼能夠喝得了呢？

他們接着討論那件財政案件。他們談論這件事，不像一般私人家庭裏面談論報紙上的新聞那樣，而像醫生討論一種疾病，或者藥販討論各種膏藥。他們對於事實一點也不表示驚訝，只是用一種內行人的好奇心，想要發現裏面隱存的祕密的動機。女人們對這種考究也帶有興趣。他們還討論最近的許多事件，每個人都用實際的眼光，站在獨特的立場，面面周到地觀察這些事件，衡量這些事件，好像商人觀察，檢查而且衡量一些買賣的貨色一樣。

之後，他們講到一個決鬥的問題，於是傑克。賴伐爾發言了。這是他的專業，沒有一個人能夠插嘴進去的。

杜洛伊不敢說一句話。他時時注視他的鄰座，她迷住他了。一粒鑽石，吊在一根金絲上，垂在她的耳朵下面，好像是從耳朵上流下的一滴水珠。她時常發表議論，總叫她的聽衆的兩層浮上了笑影。她有一種超羣出衆的機敏，一種滿有見識的女人的機敏，她平心觀察事物并且用一種樸素的溫和的懷疑態度下一個判斷。

杜洛伊想對她表示感謝，却偏偏找不到機會，只好忙着招呼她的小姐，給她飾酒，替她端盤子，幫她忙。這位小姑娘比她的母親還要沉着，她對他頓個頭，用一種端莊的聲調向他道謝，說：『你太好了，先生，』之後便帶着若有所思的神氣，注意大人們說

話。

晚餐非常豐美，每一道菜都叫人滿意。華爾特先生像餓鬼一樣地吃着，難得說話，從眼鏡底下望着端給他的盤子。諾伯特，戴。瓦倫算是他的一伙，時時讓湯汁滴在襯衫上面。福勒斯蒂爾，沉默而好奇，留意一切事情，同自己的太太眉來眼去，好像是一對同謀者應付一件困難的工作而現在這件工作正在順利地進行下去。

杜洛伊覺得這裏的酒很合他的口味，每一次都讓他的杯子給斟得滿滿的，一種愉快走遍了他的全身，一種溫暖的愉快從胃裏升到頭上，再流到四肢，滲透到渾身的骨髓裏。他覺得自己渾身沉浸在幸福的感覺裏。

他想說話，好引起人家注意，讓人家傾聽他，好像那些人只要說出一言半語便博得了人家的喝彩。

但是席間的談話是滔滔不絕的，一個接着一個。往往因為偶然的一句話或者細小的一件事，便從一個話題跳到另外的一個話題，牽涉到了成千成百的事情，之後又轉到摩勒爾先生引起的大問題，關於開發阿爾及里亞的事件。

華爾特先生不加可否，只說了幾句笑話。福勒斯蒂爾說到他的明天的社論。傑克，賴伐爾主張組織一個軍政府，把土地分配給那些在殖民地服務過三十年以上的公務人

員。

『利用這種計劃，』他說，『你會造成一大批努力的殖民者，他們會知道去愛護去瞭解那個地方，熟習那裏的語言以及當地的各種重要問題。這些東西對於所有的新來者都是一種障礙。』

諾伯特·戴·瓦倫打斷了他的話，說：『是的，他們會熟習所有的東西，只是却不會耕種。他們會說阿拉伯話，却不知道栽甜菜，也不知道種麥子，他們甚至會舞劍，却不知道施肥。相反的，這些新的土地却應該開放給每一個人。聰明能幹的會在那裏起家立業，其他的人會沒落下去。這是社會的定律。』

接着是一個短時間的沉默，全座的聽衆都在微笑。

杜洛伊闕口了，他聽到自己的聲音覺得非常驚奇，像是他從來沒有聽見自己說過話。他說：『主要的缺憾就是那裏並沒有好的土地。真正肥沃的土地貴得同巴黎的一樣，而且已經給巴黎的富翁投資買光了。真正的殖民者，那些窮人，他們在國內討不到飯吃，跑到那裏去，迫得只好望沙漠上跑，那些地方因為沒有水，却甚麼也長不起來。』

每個人都望着他，他覺得臉上有點發燒。

華爾特先生問道：『你很熟悉阿爾及里亞吧，先生？』

喬治，杜洛伊答道：『是的，先生；我在那裏差不多有兩年半，我陸電過那邊所有的三個省份。』

諾伯特，戴。瓦倫忘記了摩勒爾的問題，陡然問了一些他曾從一位官員叫到的關於那裏的風土人情。他問的是關於麥哲布的情形，這是一個奇怪的阿拉伯共和國，建立在薩哈拉的中部，一塊頂乾燥的地區。

杜洛伊曾經兩度到過麥哲布，他說了一些關於這個奇怪國家的風俗習慣，那裏的一滴水貴重得就像黃金；那裏的人民都徵服行公役，那裏的商業道德還高過文明的國家。他喝過酒同時又希望討人喜歡，所以他說得滿有興趣，他說了一些軍隊的軼事，阿拉伯的生活情形以及軍事上的冒險。他甚至還想出一些恰當的詞句，來描繪那些不毛的焦土，那些土地由於太陽的烈火只好永遠異置着。

全體女人都望着他，華爾特夫人用一種徐緩的語調說了一句：『你可以把你的回憶寫成一套動人的文章。』

華爾特先生從眼鏡的框子上望着杜洛伊的面孔，這是他的習慣，他想仔細看過一個人的面孔的時候，他總是這樣看法的。他看盤子的時候却是從眼鏡下面看下去。

福勒斯特爾抓住了這個機會：『親愛的先生，我已經向你提過喬治，杜洛伊先生，

請你讓他幫助我搜集政治消息。自從馬爾孫德走了以後，我就找不到一個替我探訪緊要的可靠的消息，結果，我們的報紙吃虧不少。」

華爾特參政容變色了，他把眼鏡推到前額上，細看杜洛伊的臉孔。之後，他說道：「杜洛伊先生的確是有思想的天才。如果他願意在明天下午三點鐘來同我談話，我們就可以把這件事情決定下來。」經過一會兒的沉默之後，他又轉到右邊對杜洛伊說道：「就替我們寫幾篇關於阿爾及里亞的文章。就像你剛才說的那樣，一面敘述你的經驗，同時也夾進開發的問題。這些都是事實，實在的事實，我相信一定會得到我們的讀者歡迎的。第一篇，我一定要在明天或後天得到。這兩天，這問題就會在國會裏面討論到，我們要抓住社會的注意。」

華爾特夫人補上一句：「你還可以用一個動人的標題，『非洲狩獵記。』不是麼，詩伯特先生？」

這位老詩人成名得很晚，他害怕而且厭惡新人。他冷淡地答復道：「是的，很好的，如果能夠遵循着主題。可是這就頂難；所謂主題，在音樂上就叫做調子。」

福勒勒蒂爾夫人對杜洛伊丟了一個愛撫的眼色，一種賞識着的眼色，似乎說道：「是的，你會做得到的。」瑪勒爾夫人好幾次轉到他這面來，挂在耳朵下的鑽石不斷清潔

着，似乎那一滴水珠就要掉了下來。

那位小姑娘還是一聲不響，把頭俯在盤子上。

那個僕人繞着桌子跑來跑去，忙着把酒斟在藍色的杯子裏。福勒斯蒂爾提議乾盃，對華爾特先生彎個身，說道：「祝法蘭西生活日報前途無量。」

每個人都對這位股東鞠躬，他笑笑。杜洛伊高興自己的成功，一口便把自己的一杯喝乾了。在這種情境之下，他會喝乾一整罇，他似乎可以吃下一隻公牛或者勒死一頭獅子。他覺得他的四肢上具有超人的力量，而他的腦子裏面却有不可戰勝的果決和無限的希望。他現在已經沒有拘束了。他已經取得了地位，贏得了地位。他的眼睛停留在每個人的臉孔上，帶着復活的自信。他第一次冒昧地招呼他的鄰居。

「你的耳墜好看極了，我從來沒見到這麼好看的，夫人。」

她掉過頭來，笑了一下。「這種挂法是我自己想出來的，鑽石恰恰吊在鏡頭上。看起來真像露珠，是麼？」

他對自己的冒險覺得有點怪呢，而且也怕會有甚麼失態，他說道：

「這是勸人鈞，不過耳朶也給牠增加了光彩。」

她用一個疑視答謝他，這種女人的疑視會透進到一個人的心坎裏的。他把頭掉回來

的時候，他又碰到了福勒斯蒂爾夫人的眼光，那始終是和藹的，不過現在由他看來，却浮耀着一種更高的愉悅，一種機敏和一種鼓舞。現在全座的人都同時談起來了，提高嗓子，做出各種手勢。他們現在談到了首都鐵道計劃。這個題目老是談不完，一直談到吃過了水果之後，每個人都有一大套意見，有的說巴黎交通工具太笨，有的說電車不頂方便，有的說坐公共汽車很費時間，而司機又沒有禮貌。

之後，他們便離開膳廳去飲咖啡。杜洛伊開玩笑的把手臂遞給小姑娘。她鄭重地向他道謝，登起脚尖，把一隻手搭在他的手臂上。

一回到客廳，杜洛伊又覺得好像走進了溫室。客廳四角的漆欄都展開着整齊的葉子，一直伸到天花板上頭，再從那裏垂下面撒開。

壁爐兩邊有幾棵印度的橡樹，像幾根圓柱，深藍色的葉子一個挨着一個。翠銅翠那裏有兩棵灌木，叫不出名號，一棵開滿了火紅的花朵，另一棵都是藍白的小花。那樣子的葉子不會是真樹，倒像是人工造成罷。

空氣很涼爽而且還飄溢着一種說不出的清香。這香氣實是這座屋宇在下午不注意地察看整個房間，房間并不大，除了兩棵灌木以外沒有什麼別的人造物的東西，也沒有甚麼刺眼的顏色，可是却叫你覺得舒服。

『你要咖啡嗎？杜洛伊先生？』福勒斯蒂爾夫人把一個杯子遞給他，臉上帶着永遠挂在嘴巴上的笑態。

『謝謝你，夫人。』

他接過杯子，伸手向前，在小姑娘手裏輪着的糖盆裏撿了一塊糖。就在這個時候，福勒斯蒂爾夫人用了很小的聲音對他說道：『要招呼華爾特夫人。』

他還不及回答，她就走開了。

他首先喝了咖啡，他怕牠會灑到地毯上，之後他的腦子較比輕鬆了一點，便想找一個機會接近新的上司的太太而且同她談談。陡然，他發現她手裏拿着一個空杯，因為離椅子稍遠一點，不知道把牠擱在那兒。他搶上一步，說，『讓我來，夫人。』

『謝謝你，先生。』

他拿走了杯子，又走回來。

『你知道，夫人，』他開始說話，『我在沙漠的時候，法蘭西生活日報幫助我愉快地消遣了許多時光。這是全國唯一可看的報紙，比其他報紙都生動活潑，不像牠們那樣的呆板單調。那裏面真是應有盡有。』

她冷靜地笑了，同時莊重地答道：

「華爾特先生費了很大的力量創立這種型式的報紙，這適應了現在的需要。」

他們開始閒扯了。他滿有閒扯的本事，聲色都能夠動人，而他的鬍子更有不可抵抗的魅力。他的鬍子彎彎地貼在上唇上，棕仁的顏色，兩端淡了一點。

他們閒話巴黎，巴黎的四郊，塞納河的沙灘，游泳場，夏季的各種消遣，以及許許多多誰也不會談得感到疲倦的題目。

諾伯特·戴·瓦倫走過來了，手裏擎着一只杯子，杜洛伊當心地走開了。

瑪勒爾夫人剛剛同福勒斯蒂爾談了一會，招呼他道：

「喂，先生，」她說得很隨便，「你想在新聞界試試身手麼？」

他含糊地說了他的計劃，之後便把剛才同華爾特夫人談過的一套，向她重複了一遍。因為他現在知道得更清楚，所以他也說得更中肯，他把剛才聽得的也貫徹了自己的意見。他老望着對手的眼睛，似乎要讓她知道他的話裏的深意。

另一方面，她也生動活潑地說了一些珍聞軼事，好像要賣弄自己的聰明才氣一樣。同時因為彼此已經很熟了，她這時時把手擱在他的手臂上，低聲低氣地說了一些話，表示一種親切。他滿想當場對她表示他對她的傾倒，他願意為她犧牲一切；他延宕他的答語，表示他的心裏另外有一個想頭。

陡然，不知道甚麼道理，瑪勒爾夫人喊道：「羅林！」於是那位小姑娘進來了。

「坐在這兒，乖乖；你站在窗子旁邊會受涼的。」

杜洛伊按耐不住，極想吻一下小姑娘，似乎這樣的接吻會傳到她的母親的身上。

他用一種情人的同時也是父親的口氣問道：「你願意讓我吻你麼，小姐？」

小孩子驚訝地望着他。

「答應吧，寶寶！」瑪勒爾夫人笑着說。

「好的，先生，光是這一回；以後不行的。」

杜洛伊坐下了下來，把羅林擱在膝蓋上，用口唇撫摩着小孩子覆在前額上的卷曲的頭髮。

她的母親驚訝起來了。「怎麼！她沒有跑掉；這才怪啦！往常她只讓女人們吻她。你真有魅力，杜洛伊先生。」

他撫摩着小姑娘，沒有答話，輕輕地在膝頭上籤着她。

福勒斯蒂爾夫人走了過來，奇怪地喊道：「甚麼！羅林屈伏了！多大的本事！」

傑克·賴伐爾也走來了，嘴裏嚼着雪茄，杜洛伊便站了起來同大家告別，他生怕甚

麼不幸的閒話會被壞他已經完成的工作，已經開始的征服工作。

他彎着身子，輕輕地握着女人們伸出的纖手，之後便熱烈地拉拉男人們的手。他注意到傑克，賴伐爾的手是熱的，乾燥的，握得也很親切；諾伯特，戴，瓦倫的手是潤的，冷的，從他的手裏滑走了；華爾特爹爹的手是冷的，鬆弛的，沒有表情也沒有力量。福勒斯蒂爾的手是豐滿的，潤澤的。他的朋友小聲對他說：「明天早點，別忘了。」

「唉，不，別擔心。」

走到梯口的時候，他極想跑下去，他高興得很，他奔下去，一步便是兩級，但是他忽然看到二樓的一面長鏡，一個紳士匆匆地跑着，他馬上停下了下來，覺得難爲情，好像給人家看到了自己的失態，

他對着鏡子望了一會，奇怪自己居然是這麼一個俊秀的人物，他得意地笑了。他向自己的照影告別，深深地鞠一個躬，好像一個人對一個要人鞠躬一樣。

三 第一步

喬治、杜洛伊走到街上的時候，他決定不下自己應該做甚麼。他吸着晚間的涼爽的空氣，他想跑，想做一個夢，想隨便走走思量思量自己的前途，但一想到華爾特先生要他寫的連載的文章，他又決定馬上回家去動筆。

他匆匆地走着，走到外林蔭道，再順着這條路一直走到他住的坡上路。他住的那一棟房子一共六層，住了幾十家小商人和工人的小家庭。上樓的時候，他擦着火柴照着垃圾場的樓梯，上面盡是爛紙頭，爛屁股乃至廚房裏面的垃圾。他感到極端的厭惡，想撥個地方，找一所像小康人家居住的干淨的住宅。

他的房間在五樓上面，所以一直望到西方鐵路的無際的一端，下面就是巴提諾爾車站附近的隧道。杜洛伊打開窗子，爬在生綉的鐵十字的格子上。

在他下面，在這黑暗的洞底，有三個不動的紅光，好像是巨獸的眼睛，遠一點可以看到一閃一閃的燈光，一直連到很遠很遠去。不時不刻都有拖長的或是短促的汽笛的叫號，打碎了夜間的寂靜，有的很近，有的是隱隱約約的。他的聲調好像人類的聲音；有

一個聲音正朝着這邊走來，單調的叫號越聽越大了。一會兒，一個大的黃光出現了，帶着巨大的聲音奔上前來。之後，杜洛伊便看見一列火車給隧道吞嚥進去了。

之後，他對自己說道：『來，開始工作。』

他把燈光放在檯上，但是正要開始的時候，他發現手邊只有一刀信紙。尤其遺憾，他得把每一張寫得滿滿的。他把鋼筆望墨水裏蘸了一下，用藍本領在紙頭寫下了『非別狩獵記。』

於是他開始構思起句。他靜靜地坐着，把頭托在兩手上，眼睛盯着展開在面前的白紙上面。他應該說甚麼呢？他全記不起自己剛才說過的事情，想不起那些談話，也想不到那些事實，總之甚麼也想不到。

忽然，他想到：『我應該從我離國的那一天說起。』

於是他寫道：『那是一八七四年五月中旬左右，那時候，筋疲力竭的法國經過了可怕的一年，正在那兒喘息。』

他馬上停下了，不知道接着應該說些甚麼——他的坐船，他的旅程，他的第一個印象。

經過十分鐘的考慮之後，他決定把這段引言，擱到明天再寫，現在要先寫阿爾及里

並。

他在紙上寫了幾個字：「阿爾及里亞是一個白色的城市，」但底下又接不上了，他的腦子裏浮起了這個美麗的白色的城市，那裏的平頂的屋宇好像一道瀑布，從山嶺一直滾到海裏，但是他想不出字眼來表現他看過的或者說是想起的東西。

經過了一番艱苦的努力之後，他加上道：「那裏住的，一半是阿拉伯人。」之後，他便丟下鋼筆，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在那中間凹陷的鐵床上，他看到了自己每天穿着的衣服，襪襪襪襪的擱在那兒，醜得就像驗屍所的衣服。在一張草薦的椅子上放着他的高帽，唯一的一頂高帽，帽邊翹起的，似乎在期待人家丟下一些施捨的東西。

壁上裱着的藍花的紙頭，點綴着許多陳舊的難看的斑點，多得同上面的花朵一樣；這些斑點的來源很難說個清楚：壓死的昆蟲，沾上的油滴，油污的指紋以及洗臉時候濺到上面的皂水。這顯出了一種破落戶的窮酸的氣象，一種巴黎的寄宿舍的窮酸的氣象。想到自己生活的潦倒，他冒起了一股怒火，他對自己說，他一定要馬上改變一下生活，他明天就得結束這個討厭的生活。

陡然，他又想動手工作了，他重新坐下來，開始搜尋一些字眼來描寫奇特動人的阿

爾及里亞，這一所神祕的非洲的會客室；描寫非洲的遊牧的阿拉伯人民和叫不上名字的
黑人部落；描寫那些有時在動物園裏可以看到的，有似神話裏面說到的稀奇古怪的動物
：那些龐然的巨禽，駝鳥；那些神聖的山羊，瞪羚；奇形怪狀的長頸鹿；沈着穩重的駱
駝；可怕的河馬；難看的犀牛；以及人類的莽獍的血親——大猩猩。

他朦朧地覺得心裏有滿多的意思，他也許說得出來，却不能寫成文字。他的無能平
添了他的憤怒，他又站立起來，兩手全是汗潮，兩塊鬚角一起一伏地動着。

他的眼光落在一張洗衣的帳單上，那是門房晚上送來的。他忽然感到了無限的絕望
。所有的歡娛與同自信以及將來的希望，一下子通通消失了。甚麼都完了，他幹不出甚
麼，他當不了甚麼角色；他感到幻滅，無能，一無所長、永遠沒有出息。

他又走去爬在窗口上，一列火車恰恰從隧道裏奔了出來，發着巨大的叫聲。牠穿過
平原和田野，一直望海邊駛去。於是杜洛伊想起了他的父母。這一列火車會經過他們那
裏，距離他們的房子只有幾里路。他又看到那間房子了，那一間小小的房子蓋在康迭盧
村的入口，恰好在高坡的頂上，可以望見盧昂以及塞納河流域的無邊無際的平原。

他的爸爸和媽媽經營着一間小飯店，盧昂四郊的小商人碰到星期天，便會上那兒去
吃點東西，而且喊道：「好景色喲！」他的父母希望他會成爲一個上流人物，送他上過

大學，他修滿學業而在學士的考試上失敗了之後，他便投身到軍隊裏去，希望弄到一個官，將官或是校官。可是在距離五年服役期還差得很遠的時候，他就已經厭倦了軍隊的生活，想到巴黎去成家立業了。

服役期滿的時候，他便到巴黎來了，不理會他的父母的意見，他們對他已經不抱甚麼希望，只要他同他住在一起，而且他這方面，他却想弄出一個前途；他自信憑着自己的辦法，一定可以達到目的，雖然所謂辦法也還是渺茫的，但他却相信自己會找得出來。

他的同伴常常說他，「他是一個精明的傢伙，一個陰謀家，他會安排自己的，」而他自己也發願要做到這一點。

他的良心給天天一律的部隊生活得遲鈍了，此外還受了在非洲時候的無法無天的行為鍛鍊，再加上軍隊裏面尊貴的觀念，軍人的橫蠻，愛國意識以及在下士裏面流行的奇險等等的刺激，却變成了一種罪惡的淵藪，一切花樣應有盡有。

成功的願望在那裏面統御了一切。

他又不期然地開始幻想了，有如他每天晚上做過的那樣。他們想到一種美麗的戀愛，一下子就實現了他的希望。他娶了一位財主或者貴人的小姐，這位小姐是他在街上過

對的，而且對他一見傾心。

一座火車頭從隧道裏奔了出來，像一隻大兔從洞裏跳出來一樣，飛快地望車庫駛去，準備那兒休息。牠的尖銳的叫號驚醒了他的幻夢。

之後，他又滿懷着朦朧的快活的希望，向夜空拋了一個飛吻，寄與他所期望的女人，寄與他所貪圖的財富。然後，他便關上窗子，一邊脫下衣服，一邊喃喃道：

『明天我會幹得好一點，今晚，我的思想不清楚，也許因為我剛才喝多一點酒。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人不能做出甚麼的。』

他躺到床上，吹滅了燈光，幾乎馬上就睡着了。

第二天，他一早就醒，有如一個人在那些有所希望或者有所焦急的日子裏，醒得那麼早。他跳起來，打開了窗子，喝一杯新鮮的空氣——據他的說法。

對面，在鐵路那邊，羅馬路上的一帶房子，披著初上的太陽的光輝，好像給罩上了一層白光，遠遠的右邊，淺藍色的朝霞像一幅懸空的透明的帷幕，籠罩在地平綫上面；遙遠這裏，可以望見阿戎忒厄的斜坡，聖諾時的丘崗以及奧志曼的風車。

杜洛伊繼續望了一會，之後喃喃地說道：『像這樣的日子，到那兒消磨一天，真是妙極了。』可是他想起了他必需着手寫作，於是他馬上開始工作，並且花了十蘇的代價

，派房東的使女到公司裏去，說是他病了。

他坐在檯前，把鋼筆插在墨水裏，把額頭頂在左手手，在那裏發思。一切全是枉然——甚麼也想不起來。

但是他并不灰心，心想：『傻，我沒有弄懂這件事。這一行業也怪別的行業，是要學習的。第一次，我一定要找人幫忙一下。我要去找到福勒斯蒂爾，要他花費十分鐘給我起個頭。』

於是，他穿起了衣服。

他走到街上的時候，心想這個時候到他的朋友家裏去，未免太早了，他一定是一個睡夢覺的傢伙。於是他沿着外林蔭道的樹下慢慢地走去。他走到孟撥牧場的時候，時間還不到九點。他坐在一條長凳上，又開始夢想了。一個穿着講究的青年，在不遠的地方，走來走去，無疑的正在等候一個女人。不錯，她出現了，緊緊地覆着面紗，急急地走着，抓了他的手臂；他們匆匆握過手，便一起走了。他的心裏湧起了一種慌亂的愛的要求。他站起來，再走他的路，一邊想到福勒斯蒂爾。這傢伙多麼運氣！他走到門口的時候，他的朋友恰好走了出來。

『你這個時候來！有甚麼事找我？』

迎面走了過來，杜洛伊望後退了一步，吱吱唔唔地說道：「你看，你看，我寫不出文章；你知道華爾特先生要我寫阿爾及里亞。這并不奇怪，你知道我從來沒有寫過東西。甚麼事情都要有經驗，寫文章也要經驗，我相信我不久就會弄慣的，只是我不知道怎樣起頭。我有許多意見，可是無法表達出來。」

他猶豫地停了一下，福勒斯蒂爾便帶着奸滑的微笑，說道：「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杜洛伊又說下去：「每個人第一次開始的時候，都會碰到這種情形的。唉，我來，我來請你幫幫忙。只要十分鐘，你就可以替我開個頭，指示我應該怎樣寫下去。這會給我很大的啓示；而且實在說，不是你，我就寫不出來的。」

福勒斯蒂爾還是笑笑，同時拍拍他的老友的手臂，說道：「進去看我的太太；她會解決你的問題，同我一樣的。我訓練過她。今早我沒有時間，不然，我一定願意替你做這件事情。」

杜洛伊陡然侷促起來，毫無主意，感到恐慌。

「但是我不能夠在這個時候去會她。」

「唔，她已經起來了。你會在我的書房裏見到她，她正在替我整理一些筆記。」

杜洛伊拒絕上樓去，說：『不，我沒有想到這種事。』

福勒斯蒂爾抓住他的臂膀，扭他打個轉，推他到梯口去，一邊說道：『叫你去，你就去，你這個大傻瓜。不要叫我再跑上樓去，替你介紹解釋噯。』

於是，杜洛伊才下了決心。『那麼，謝謝你，我上去，』他說。『我要告訴你追我，一定要強迫我上來看她。』

『好吧，她不會挖你的眼睛。頂要緊的，別忘了三點鐘的約會。』
『不會的，放心。』

福勒斯蒂爾他匆匆地走了，杜洛伊便慢慢走上樓去，考慮着要說些甚麼話，擔心不知道會受到怎樣的款待。

男僕穿着一件藍色的圍裙，手裏拿着一把掃帚，替他們開了門。

『先生出去了，』他說：『沒有等人家告訴他甚麼。』

杜洛伊站着不動。

『問問福勒斯蒂爾夫人願意不願意接見我，』他說，『同時告訴她我見過她先生來的，我在街上碰到他。』

僕人開了右手的一道門，進去一會又出來，說道：『夫人願意見見你，先生。』

她坐在一間小房間裏的一張辦公的靠椅椅上。四周圍盡是圖書，整齊地列在烏木的書架上，把牆壁全遮住了。各色的封面，紅的，黃的，綠的，紫的，藍的，把那單調的一列一列的書籍弄得活潑而醒眼。

她轉一個身，照樣地笑着。她穿了一件嵌着花邊的白色的寢衣，她伸手出來的時候，露出了掩在寬大袖子裏面的臂膀。

「這麼早？」她說，接着加上一句，「這不是埋怨，只是問問。」

「呵，夫人，我不想上來，但是你的先生，我在樓下遇到他，一定要我進來。我亂得很，我不敢告訴你我的來意。」

她指着一張椅子，說：「坐下，告訴我。」

他的指頭捻着一枝鋼筆，面前擱着一張寫了一半的稿紙。她坐在工作檯旁邊，樣子也十分安閒，就像坐在客廳裏面一樣。一種暗香，一種新浴過後的清香，從她的寢衣裏揮發出來。杜洛伊陷進了一種幻境，似乎他能夠透過那件柔軟的衣服，看到她的豐潤的肌膚。

因為他沒有回答，她又繼續說道：「來，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她扭扭怩怩地說：「唉，你知道——但是我實在不敢說——爲了華爾特先生要我寫

的那篇阿爾及里亞文章，我昨晚弄得很快，今早又起得很早，但是總寫不出來——我費盡了心思。我沒有做慣這種事；我到這兒來，想請福勒斯蒂爾幫一次忙。」

她打斷了他的話，從心裏笑起來了。「所以他要你來看我？這到是一件妙事。」

「是的，他告訴我說你會解決我的困難，比他還要高明，可是我不敢，我不想——你知道。」

她站了起來，說道：「我高興同你合作這件事。我覺得滿有興趣。來吧，坐上我的凳子，因為他們認得我的筆跡。你一下子就會寫出一篇漂亮文章的。」

他坐下來，拿起一枝筆，在面前鋪了一張稿紙，等着。

福勒斯蒂爾夫人站在旁邊，望他做了這些準備，之後便向壁爐的架子上拿一枝香煙，燃了起來。

「我做起事來，非抽煙不行，」她說。「來吧，你準備說些甚麼？」

他抬頭呆呆地望着她。

「我就不知道要說甚麼，我就是要問你應該說甚麼。」

她答道：「我會慢慢告訴你。我要先得到材料，以後再把他組織起來。」

他還是怔怔忡忡的，最後才吞吞吐吐地說道：「我想從我的旅程的開頭說起。」

她在椅子另一邊坐了下來，望着他的兩眼。

「好吧，你首先把他告訴我；慢慢地說，別漏掉甚麼，讓我來選擇甚麼是有用的。」

但是，他又不知道從那裏說起，於是她只好像一位紳甫對待一位懺悔者一樣，一件件問他，讓他記起忘掉了的細節，碰到的人物以及僅僅見過的面孔。

她讓他這樣說了一刻鐘光景，她便打斷了他的話，說道：

「現在我們要開始了。第一步，我們假定你是對一個朋友敘述你的印象，甚麼都談到，要說得很自然而且又有趣味。開始。」

「親愛的亨利：你知道阿爾及里亞究竟是甚麼樣子麼？現在你就會知道的。我住的是一間小小的土屋，這就算是我的家了，在這裏面做不了別的甚麼，所以我願意把我每天的生活經過，詳悉地告訴你。我的信有時會提到風流願事的，可不要讓你的女朋友们看到了。」

她停了下來，重新燃起香煙，因為嘴已經熄了。她尖銳着紙頭的微弱的聲音也跟著停了。

「再來，」她說。

「阿爾及里亞是一塊廣大的法蘭西屬地，旁邊便是那些神祕的國家，所謂沙漠，薩哈拉，中非等等。

「阿爾及里亞是一道門戶，是這個奇異大陸的一道美麗的白色的門戶。

「但是要到那裏去，却不是每個人都會覺得愉快的一件事。我是一個出色的騎手，我制服過部隊裏面的許多馬匹——這你是知道的。可是一個人可以是一個超等的騎手同時又是一個蹩腳的水手。我的情形就是這樣的。

「你應該記得軍醫少校埃布勒塔斯的，我們老是他老吐根（註），如果我們覺得必需在附屬醫院裏騎上二十四小時，我們總會跑去看他。

「他老是坐在他的椅子上，把穿着紅褲的兩隻肥腿撐得大大的，把兩手擱在膝蓋上，兩肘翹起，轉着兩只眼睛，咬着白鬍子。

「你應該記得他的處方：

「『這個人的胃出了毛病。給他一服第三號吐瀉，照我開的分量，讓他請假十二小時，就會好的。』

「這是一服神效的藥品，那種吐瀉——神效而不可抗抵。你吃了，因為你需要吃。

（註）吐根（Ipecacouanha）是一種植物，可以用爲吐瀉。

老吐根的吐瀉發生反應之後你就可以好好地休息十二個鐘頭。

『親愛的朋友，要到達阿爾及里亞，依照大西洋郵船公司的處方，却先要經過四十小時的另外一種吐瀉的反應。』

她擦着兩手，覺得這一句滿有意思。

她站起來，走了幾轉，又燃了一枝香煙，之後便一邊念着，一邊噴出一團團的煙霧，首先從她的緊閉着的兩唇的間隙裏冒了出來，慢慢地散開，漸漸地消失了，在空中留下了縹緲的灰白色的絲絲，形成一層透的雲霧，好像一面蛛網。有時，她會用手掌揮開這些輕煙；有時，她又用食指把牠割開，出神地看着兩片隱約的煙霧慢慢地消失下去。

杜洛伊的眼睛跟着她的手勢，表情和動作，看她做這種下意識的玩藝。

她現在幻想旅途的經過，描繪她自己發明的旅伴和一件戀愛事件。

之後，她又坐下來，盤問杜洛伊關於阿爾及里亞的風土人情，這些東西她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十分鐘之內，她便知道得和杜洛伊一樣的多，於是她又念出一小段關於政治的和殖民的地理的敘述，讓讀者知道一些梗概，以便瞭解以後的續稿準備談到的嚴重的問題。她接着說到了一次在奧蘭那省的旅行，一次空想的旅行，講的書是關於摩爾的，猶太的和西班牙的婦女的事情。

「這是最會引起興趣的，」她說。

最後她說到一次在高原腳下的賽達的逗留，說到下士喬治，杜洛伊和厄英，海德窩釐草工廠裏的一個西班牙女工的風流故事。她描寫他們夜裏在石山上的幽會，四面巖谷裏一時全是狼嗥狗吠的聲音。

她高興地說出了兩個字：「侍續。」跟着，便站起來，加上一句：「文章就是這麼寫法的，親愛的先生。如果你高興，就簽上名字。」

他躊躇了一會。

「我告訴你，簽上吧！」

他笑起來了，便在稿子的腳上寫上「喬治。杜洛伊。」

她來回地走着，一邊抽着香煙。杜洛伊老是盯住她，找不到話來向她表示謝意，他高興同她在一起，他感激而且喜歡這個新生的友誼。他覺得四周的一切乃至躲在書櫃後面的牆壁，似乎都是她的一部分。椅子，傢具以及和着烟味的空氣，都含有美的，甜的和動人的東西，從她身上揮發出來的東西。

陡然，她問道：「你覺得我的朋友瑪勒衛夫人怎麼樣？」

他吃了一驚，答道：「我想——我想——她很動人。」

「不是吧？」

「是的，的確的。」

她想加上一句說「却不及你自己這麼動人，」可是又不敢。

她繼續說道：「要是你知道她是多麼聰明有趣的。她是一個波希米亞人，一個道地的波希米亞人。所以她的丈夫不怎麼關切她。他只看到她的缺點，而不去賞識她的好處。」

杜洛伊聽說瑪勒爾夫人有一個丈夫，覺得十分難過，雖然這只是一件當然的事情。他說：「呵！那麼，她已經結婚了。她的丈夫怎麼樣呢？」

福勒斯蒂爾夫人微微地聳聳肩，蹙起眉毛，現出一種不可捉摸的姿勢。

「他是北方鐵路公司的稽查。每個月只有八天留在巴黎，他的太太把這個期間叫做「不得已的義務」，或者是「苦役週」，或者是「神聖週」。你同她熟了以後，你就會知道她多麼伶俐動人的。你可以在那樣的日子裏去看看她。」

杜洛伊沒有想到走，似乎他要永遠留在這裏；他覺得舒服。

但是門無聲地開了，一個高個子的紳士沒有經過通報便走進來了。他望見一個生人，便馬上停下了下來。福勒斯蒂爾夫人開始顯得有點慌，但接着她便用一種自然的聲調說

語了，雖然面上已經浮上了微紅。

『進來，親愛的先生，我替你介紹一位查理的老友，喬治。杜洛伊先生，一位將來的新聞記者。』之後，她又用另一種聲調說，『我們頂親密的朋友，服德勃伯爵。』

兩個人彼此鞠過躬，四個眼睛互相對望了一下，杜洛伊便馬上要走了。

主人也沒有留客的意思。杜洛伊結結巴巴地說了一些感謝的話，捏捏福勒斯蒂爾夫入伸出一隻手，也對新進來的人鞠一個躬，那個人却擺出一付有地位的人的冷峻的紳氣。杜洛伊出來了，心裏十分不甯，似乎自己上了一次當。

走到街上的時候，杜洛伊感到一陣悲哀和不安，似乎有甚麼潛伏的苦惱。他走着，一邊自問道，那來的這種憂鬱呢。他說不出來，不過他却不斷地想起服德勃伯爵的板板的面孔，他已經有了相當的年紀，一頭白髮，帶着頂有錢的人的鎮靜傲慢的態度。他發覺這個人打斷了他的一次微妙的談心，讓他感到了冷落和失望。同時，不知道甚麼道理，他也覺得那個人發現他在那裏的時候，也很不高興。

不到下午三點鐘，他沒有別的事情可做，而現在却還不到中午。他身上還剩下六法郎五十生丁，於是他便上杜伐爾餐館吃了一頓小吃。之後，他便在林蔭底下徘徊，到了三點鐘敲過的時候，他才走上法蘭西生活日報的樓層。

差役們交叉起兩手坐在一條長凳上，一個雇員正在一張檯子上檢派剛剛收到的信件。整個情勢給與來賓的印象，可算是完滿的。一切都顯得很夠一個大報館會客室的氣象。

「華爾特先生，麻煩你。」杜洛伊說道：

「經理現在有事，先生，」看門的說道。「坐一會吧？」他指着應接室，那裏已經擠滿來客了。

那裏面的人物，有的很莊嚴，佩着勳章，神氣十足的；有的却穿着軍服，把扣子一直扣到下巴那裏，胸前沾着許多污漬，叫人想起地圖上面的大陸和海洋。裏面有三個人。一個很美麗，滿臉堆笑的，打扮得很妖豔，樣子好像是一個娼婦。旁邊的一個，愁眉不展的，穿得倒也時髦，但也較比樸素，多少有點做作，顯出假年輕的樣子，如同老女僮常常那麼做的。

第三個女人，穿着喪服，坐在角落上，好像是一個居喪的寡婦。杜洛伊認為她是來請求救助的。

沒有一個人得到傳見，二十多分鐘的時間已經跑掉了。

杜洛伊想起了一個主意，便再到看門那裏去，說道：「華爾特先生的我今天下午三

點鐘到這兒來。不管怎樣，請你看看我的朋友福勒斯蒂爾先生在不在這裏。」

他馬上給帶進去了，走過一條很長的甬道，到了一間大房間裏面，四個男人正在一張蓋着綠皮的六樓上寫作。

福勒斯蒂爾站在壁爐前面，正在抽煙。他掉轉頭來，恰好杜洛伊進來了，於是他說：「呵，你來了！見過經理了吧？」

「跟我來。我帶你去見經理。要不然，你就得呆等到晚間七點鐘。」他們又走過應接室，那些人物還是原樣地等在那兒。福勒斯蒂爾出來的時候，那個年青的女人和那個老女僱便馬上站起來，迎了過去。他分別把她們帶到旁邊的窗口，唧唧噥噥地談了一些。杜洛伊覺得他們彼此都是相熟的。

之後，他們走過甬道門，便到了經理室。已經把他牽了一兩個鐘頭的事情，並不是別的甚麼，只是同幾個杜洛伊昨晚見到的戴着平邊帽子的那一類紳士們，現着厄卡特。

(註)

華爾特先生聚精會神地玩，帶着一種老手的熟練和神氣，丟下一張牌，檢起一張牌。諾伯特，戴。瓦倫坐在經理的靠背椅上，正在寫一篇文章。傑克，頓伐爾筆挺地繪畫。

(註)厄卡特 (earth)。一種牌戲。

長椅上，閉着眼睛，一邊抽着雪茄。

房間裏聞到了一種混合的氣味，裏面有皮單的傢具的氣味，發霉的烟草的氣味，以及編輯室裏面特有的而新聞記者全都習慣的油墨的氣味。在嵌着黃銅的烏木的檯上，擱着一大疊的紙頭，信件，卡片，報紙，雜誌，賬單以及種種的印刷文件。

福勒斯蒂爾先跟那些默默地站在牌後的觀衆拉過手，等到華爾特爹爹贏了的時候，才開口說道：「這裏是我的朋友杜洛伊。」

經理從眼鏡的框子上面盯了杜洛伊一眼，便接着說道：

「文章帶來了吧？這正好在今天同摩勒爾的辯論配合起來。」

杜洛伊從袋子裏拿出幾張四疊的稿子，一邊說道：「在這裏，先生。」

經理似乎滿高興，笑笑地說道：「好極啦，好極啦，你真是一個守信的人。福勒斯蒂爾，你得替我看一道。」

但是福勒斯蒂爾搶着答道：「用不看的，華爾特先生。我看他寫的而且還告訴他這一行的許多門檻。寫得滿好的。」

經理一邊檢起由一位高個子的紳士——一位左派議員——發給他的牌子，一邊隨口說道：「那麼，好吧。」

可是福勒斯蒂爾不讓他開始玩新的一牌，卻彎下身子，在他的耳朵旁邊咕道：「你答應我請杜洛伊代替馬蘭播德。我可以給他同樣的待遇麼？」

「可以，當然的。」

新聞記者便抓住他的朋友的手臂：一起走開了，而華爾特却繼續玩他的牌戲。

諾伯特，戴，瓦倫沒有抬起頭，裝做沒有看見或者不認識杜洛伊的樣子。傑克，賴伐爾却剛剛相反，他熱烈地同杜洛伊拉拉手，那樣子簡直可以叫你把他們做一個其得處難的朋友。

他們又走過應接室，每個人都迎着他們，福勒斯蒂爾使用一種大家都聽得見的聲音，對那個頂年青的女人說：「經理就要接見你們了。他現在正在會見預算委員會的兩位委員。」

之後，他便帶着熱有介事的神氣，匆匆忙忙地走開了，似乎馬上就得去寫一篇極關重要的文章。

一同到編輯室，福勒斯蒂爾便對杜洛伊說道：「每天三點鐘到這兒來打個報告，同時我會告訴你當天或者昨晚或者第二天你應該上那兒去。有一件事——我首先要給你一封介紹信，去見見警察當局，他會讓你跟他的一個下屬保持聯絡。他可以從他那兒得到

種種重要的新聞，官方的以及準官方的消息。甚麼東西，你都要送給聖。波丁，他擔任收集這些材料。等一會，或者明天，你就可以見到他。最要緊的就是要練習一種本事，要從我派你去見的那些人物那裏探到消息；要鑽進每個場所，縱使是關得緊緊的門路。你每月可以領二百法郎的薪水。另外，你採訪的新聞每行另結報酬兩蘇，寫的文章每行也給兩蘇。」

杜洛伊同他的各位新同事喝了一杯啤酒，之後便問道：「現在我有甚麼要幹嗎？」

「今天沒有甚麼要你幹的，如果你要走，你就可以走。」

「我們——我們的文章，今晚會排進去吧？」

「可以的，但是你用不着管；我還要修改一下。把明天的續稿寫好，三點鐘到這兒來，像今天一樣。」

杜洛伊同每個人握過手，便帶着一種輕鬆的必需走下了華麗的樓梯。

四 新聞事業的訓練

五八

杜洛伊睡得很壞，急着想看印刷出來的自己的文章。天一放亮，他便爬起來跑到街上巡邏。時間早得很，派報夫還沒有把報紙送到報攤來。

他走到聖，拉薩爾路的盡頭去，因為他知道法蘭西生活日報會先到那兒，然後才會到他住的區域的。但是他還是來得太早了，於是他便在人行道上來回地走着。

他看見報販子來了，開了報攤，接着便有一個人在頭上頂來了一堆報紙。他搶了過去。裏面有菲加羅報，吉爾布拉斯報，高盧日報，紀事報和兩三種別的早報，而偏偏沒有法蘭西生活日報。他心裏感到恐慌，生怕非洲狩獵記沒在今天登出來，或者華爾特參參偶爾認為不妥當。

他又轉到報攤上，他看見法蘭西生活日報已經擺出來了，他起先卻沒有見到。

他搶上去，丟下三個蘇，馬上展開報紙，看一遍第一版上的各篇的標題。沒有。當他在一欄底下讀到大書的「喬治，杜洛伊」的時候，他的心跳起來了，他受了很大的感動。登出來了。多高興呀！

他不自覺地走着，手裏拿着報紙，帽子偏向一邊，滿想攔住過路的，好告訴他們：『買吧，買吧，裏面有一篇我的文章。』他很想盡他的肺部的力量，像夜裏林蔭道上的報販那樣地叫道：『看法蘭西生活日報，看喬治，杜洛伊的文章，弗淵符獵記。』

忽然，他想讀一遍自己的文章，要在一個公共的場所，一間咖啡店裏，當衆讀一遍。他要找了一個已經坐滿了人的地方。他不得不費一點時間。最後，他坐在一間酒店的外面，那裏已經坐下幾個顧客了。於是他開始讀他的文章，時時高聲地說：『好極了，寫得好，』想要引起隔座的注意，惹起他們的好奇。走開的時候，他便把報紙留在櫃子上。

他想：『我現在要做甚麼呢？』他決定上他的機關去，領回這一個月的薪金，而且辭職。想到他的主任和同事會裝出的怪臉，他感到了喜悅。尤其想到主任的驚訝，更叫他覺得高興。

他慢慢走着，這才不至到得太早，因為出納室要在十點鐘以後才開始辦公的。

他的辦公室是一間很大的很陰晦的房子，冬季裏，幾乎整天要點起汽燈。從這裏可以見到一塊狹隘的天井，隔着天井便是別的辦公室，這裏面有八個辦事員，另外有個副主任盤在角落上的圍屏後面。

杜洛伊首先走去拿到一百十八法郎零二十五生丁的薪水。那是用一只黃色的封套袋起，捆在付款員的抽屜裏面的。之後，他便耀武揚威地走進他曾經待過一些日子的房子。

他一走進去，副主任波特爾先生便對他叫道：「啊！你來了，杜洛伊先生？主任已經找你好幾回。你知道，沒有醫生的證明，他是不許人家閒散兩天的。」

杜洛伊站在房子的中間，準備拿出顏色，高聲地答道：

「我管他怎麼樣！」

辦事員們驚動了一下，波特爾從圍屏上面露出了臉孔，顯得驚訝的樣子。最後他支支吾吾地說道：「你說甚麼？」

「我說這對我是一樣的。我今天上這兒來就爲着要辭職。我已經擔任了法蘭西生活日報的工作，每月五百法郎，另外還有稿費。我今早已經第一度表現過身手了。」

這影響實在不小，誰也不敢動一下。

杜洛伊接着說道：「我要去看看伯秀先生，再來同他告別。」

他找到主任。主任望到他，也叫道：「啊！你來了！你知道我不——」
他的驕下屬馬上打斷他的話：「這是值不得這麼吵鬧的。」

伯秀先生是一個強壯的傢伙，紅得就像吐綫雞，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杜洛伊繼續說道：「我在這個牛欄裏已經待夠了。我今早已經在新聞事業上第一次露面了，我可以新聞事業上弄一個頂好的地位。我很榮幸我能夠對你說一聲再會。」他走了出來，他已經洩憤了。

照他說過的，他同他的舊同事握了手，他們都不敢對他說甚麼，因為他們都聽到了他和主任的談話。

他又走到街上，袋裏裝着薪金。他上一家常去的價廉物美的餐室，吃了一頓豐富的早點，又買了一份法蘭西生活日報丟在檯子上。他又上幾家舖子買一些零碎東西，要他們送上家裏，爲的要告訴他們他的名字——「喬治·杜洛伊。」而且還加上一句「我是法蘭西生活日報的編輯。」

之後，他便說出了街名和號數，小心地加上道：「交給門房。」因爲還有許多時間，他便上一家石印舖印一百張名片，印上了他的新頭銜，帶着印好帶走了。

於是，他便到報館去了。

福勒斯特爾傲慢地接待他，好像接待一個下屬一樣。「啊！你來了！很好。有幾件

事要你跑跑。稍爲等一會。我要把我手上的事情弄好。」

於是，他繼續寫他的信。

在大樓的另一邊，有一個矮胖的禿頂的人正在寫作。他的臉孔是蒼白的浮腫的，腦袋是白色的發亮的。因爲近視很了，鼻子恰恰頂在紙頭上。福勒斯蒂爾對他說道：「我說，聖，波丁，你準備幾時去訪問那些人？」

「四點鐘。」

「把小杜洛伊帶了去，同時告訴他那些訣竅。」

接着，他轉向他的朋友說：「關於阿爾及里亞的續稿帶來了吧？今早的開場很成功的。」

杜洛伊退了一步，支支吾吾地說道：「沒有，我以爲下午可以找一點時間。我有許多事，沒有辦法寫出來。」

福勒斯蒂爾現出不滿意的神氣，聳了一下肩膀。「如果你不準確一點，你就會墮闕自己的前途。華爾特參爹算上了你的文章的。我可以告訴他你的續稿明天會寫好。如果你想你可以拿錢不做事，那就想錯了。」

經過簡短的沉默之後，他加上道：「去吧，打鏡要趁熱。」聖，波丁站起來，一邊

說道：「我已經準備好了。」

福勒斯蒂爾掉轉頭，斜靠在椅子上，擺出嚴肅的神氣，準備給他們一些指示，他向杜洛伊說道：「注意，前兩天來了一個中國的將軍李敦復，住在大陸旅館；還來了一個印度的王君巴利，住在大英旅館。你們要去訪問他們。」他接着向聖。波丁說道：

「別忘了我告訴你的要點。要問他們對於英國在東方的行動的意見，他們對於英國的殖民和統治的意見，以及他們對於歐洲的干涉尤其是法國的干涉的希望。」他停了一會，又加上了一句：「把中國和印度對於目前重大事件的意見，同時發表出來，那一定會引起讀者的興趣的。」他又關照杜洛伊：「看看聖。波丁怎樣工作吧。他是一個出色的訪員，你要學他的訣竅，怎樣在五分鐘之內把一個人的意見通通倒了出來。」

他們一出門口，聖。波丁便笑起來，對杜洛伊說道：「那是嚇唬你。他甚至還想嚇唬我們。你會以為他雇我們真爲了讀者麼？」

他們走到林蔭道上，訪員說道：「你想喝一點東西嗎？」

「好的，天氣怪熱的。」

他們轉到一家咖啡店，叫了兩份冷飲。聖。波丁開始談話了。他談到報紙以及和報紙有關的人物，中間夾了許多聽人的敘述。

「老闊？一個道地的猶太人。」

「他倒是一個好好先生，甚麼都不相信，却甚麼都幹。他的報紙可以說是政府的，天主教教的，自由派的，共和派的，保皇派的，你給錢，你就有份兒，這其實只是給利用來幫助他在證券交易所的投機，支持他的其他企圖的。對這種勾當，他是頂聰明的，他不要四蘇的本錢就可以撈到幾百萬。」

「他說的那些不愧和巴爾扎克的比美。有一天我在他的房間裏，在座的還有老木棉諾伯特和堂·吉歌德賴伐爾，恰好我們的營業經理曼特林進來了，腋下挾了一只軟皮的公文夾，那是全巴黎都知道的一只公文夾，華爾特拾起頭來問道：「甚麼新聞？」曼特林簡單地答道：「我剛才把我們欠紙廠的六千法郎支付了。」老闆跳了起來，驚人地跳了起來。他說：「你說甚麼？」曼特林答道：「我付了普萊法先生的帳。」「但是，你瘋了！」「爲甚麼呢？」「爲甚麼——爲甚麼——爲甚麼——」老闆脫下了眼鏡，擦着上面的破片，「爲甚麼？因爲我們想扣他四千或者五千法郎。」曼特林奇怪地答道：「但是，先生，數目全對的，我核了一道，而你自己也核了一道。」於是老闆又一股正經地說道：「你多笨啊！你不知道麼，曼特林先生，一個人總該讓自己的欠帳積壓起來，才好要人家打個折扣。」

聖。波丁狡僧地擺着頭袋，一邊說：「這不是可以和巴爾扎克的比美麼？」

杜洛伊沒讀過巴爾扎克的東西，可是他答道：「真是，真是。」

接着聖。波丁談到了華爾特夫人，一隻老鵝；談到諾伯特。戴。瓦倫，一個老鷹敢；談到賴伐爾，一個非法克的翻版。其次，他談到福勒斯蒂爾。「至於他，他運氣，他討了這個老婆。就是這麼一回事。」

杜洛伊問道：「他的老婆究竟怎樣呢？」

聖。波丁擦着兩隻手。「呵！話長啦，一個能幹的女人。服德勒伯爵給她一筆遺產，把她嫁了。」

杜洛伊渾身感到一陣涼；感到心痛，想迴聖。波丁一個耳光。但是他只岔開他的話，說道：

「你的名字是聖。波丁麼？」

對方簡單地答道：

「不，我的名字是搖馬斯，在報館裏，他們綽號我聖。波丁。」

杜洛伊一邊會帳，一邊說道：「時間快得很。我們還得去訪問兩個高貴的外國人

聖·波丁笑起來了。『你還嫩得很。所以你以為我會去訪問那個中國佬和那個印度佬，請教他們對於英國的觀感。似乎我知道的他們認為可以引起讀者興趣的東西，不比這兩個外國人更清楚一點。我已經見過五百個這一類的中國人、波斯人、印度人、智利人、日本人以及其他的人了。據我的經驗，他們答復的全是一個樣子。我只要把我同先前來過的人的談話，照抄一道就得啦。需要改動的只是關於他們的樣子，他們的名字，他們的頭銜，他們的年齡以及他們的裝束。這些地方決不能弄錯的，否則我就得遭受菲加羅日報和高盧日報的挖苦。不過這些東西，大英旅館和大陸旅館的茶房在五分之一就會清清楚楚地告訴我的。我們可以抽一枝雪茄，慢慢地走到那兒去，回頭向報館報銷五法郎車費。親愛的朋友，你弄熟了，你就這麼幹。』

『這樣說來，當個訪員一定是值得的，』杜洛伊說。

新聞記者神祕地說道：『如果算到偽裝的廣告，那麼最得價的還是稿子。』

他們站起來，沿着林蔭道朝梅德林的方面走去。聖·波丁忽又對他的同伴說：『如果你還有別的事情，我可以一個人去的。』

杜洛伊便同他握握手，分頭走了。想到要寫的文章，他便焦急得很，於是他開始構思。

他在凱旋門附近的一家酒館吃過晚餐，便沿着外林蔭道慢慢地走回家裏，坐下來開始工作。可是一看展在面前的白紙，他想到的所有材料便通通跑掉了，似乎他的腦子早就是空空洞洞的。

他弄了一個鐘頭，糟塌了五張稿紙，每張上面都只有開頭幾句，沒有下文的。於是他自己語道：『我還不能夠控制這一門生意。我一定要再上一課。』於是，他陡然又想同福勒斯蒂爾夫人再弄一個早上的工作。

他拉他的朋友的門鈴的時候，已經是十點鐘以後了。

男僕答覆說：『先生正忙着工作。』

杜洛伊沒想到男人會在家裏，但是他還是堅持着，說道：『告訴我我有一點緊要的事務。』

等候了五分鐘之後，他才給讓進他曾經在那裏消磨過一個愉快的早晨的書房。在他坐過的椅子上坐着福勒斯蒂爾，正在寫作，他的太太穿着同樣的白色寢衣，靠在壁爐上，嘴上含着一枝香煙，一邊念着句子。

杜洛伊停在門口，支支吾吾地說：『我萬分抱歉；我怕我擾了你們。』他的朋友掉過頭來，望着他，滿臉的怒氣，一邊咆哮道：

『甚麼事？快點；我們沒有時間。』

這個不速之客，楞了一下，扭扭怩怩地說：『沒有甚麼。請你原諒。』

但是福勒斯蒂爾動起氣來了，喊道：『來，該死的，不要耽擱時間吧；我想你不至

於光是進來對我們請安吧？』

杜洛伊弄得張皇失措了，他下了一個決心。

『不——你知道——事實是——我寫不出文章——你在——上一次——那樣費心——所以我希望——我冒昧跑來——』

福勒斯蒂爾馬上打斷了他的話『虧你有臉。所以我想我可以替你做事，而你要做的就是月底到出納那裏領你的薪水。不會有這樣事，那是太好了。』

那位少娘繼續抽她的香煙，不說一句話，臉上挂着曖昧的笑容，好像一副可愛的假面，隱住了心裏的譏笑。

杜洛伊變了顏色，斷斷續續地說道：『原諒我——我想——』忽然他又用一種清晰的聲調繼續說道：『我請求你原諒，一千次請求，夫人，同時我也要誠懇地向你道謝，謝謝你昨天替我寫了那一篇動人的文章。』他鞠一個躬，又招呼福勒斯蒂爾道：『三點鐘，我到報館來，』就走掉了。

他急急地跑回家去，悻悻地說道：『好吧，我就一個人幹，讓他們看看——』

一到家裏，他就開始寫起來。他繼續敘述福勒斯特爾夫人開過頭的故事，堆上許多庸俗小說上面的瑣碎的情節，小學生慣寫的奇聞和怪誕以及軍隊裏面的俚語。不到一小時，他便寫好了文章，簡直是胡說八道。他帶着稿子，滿有自信地到報館去了。

他第一個碰到的便是聖·波丁，他用一個同伙的熱烈同他握手，而且說：『你讀過我同那個中國人和那個印度人的談話了吧？不是很有趣吧？誰都覺得高興。而我就沒有看過他們一眼。』

杜洛伊沒有看過報，馬上拿起報紙，讀那篇標題「印度與中國」的長文章，訪員就在一邊指出頂有趣味的幾段。

福勒斯特爾匆匆忙忙地進來了，說道：

『好極了；我要你們兩個，』接着他舉出一些當天下午就得採訪的政治消息。杜洛伊拿出了自己的文章：『這裏是關於阿爾及里阿的續稿。』

『很好。給我，我要送給老闆。』
就這樣完了。

聖·波丁帶走了他的新同事，走到甬道上的時候，他便對杜洛伊說：『你會過出納

「甚麼？」

「沒有；爲甚麼？」

「爲甚麼？傾錢囉！你知道，你一定要預支一個月。誰知道會發生甚麼事情呢？」

「唉——我還是不借吧！」

「我可以給你介紹認識出納員。他不會爲難。他付錢滿痛快的。」

杜洛伊走去領了兩百法郎和昨天的稿費二十八法郎多一點，加上剩下的鐵路公司的薪水，他的袋子裏一共有三百四十法郎。他從來沒有袋過這麼多的錢，他以爲這就夠開消一生了。

到了夜裏，杜洛伊沒有事情，便想再上福利培基去，他滿神氣地走到包廂售票處。

「我是喬治·杜洛伊，法蘭西生活日報記者。有一天我同福勒斯蒂爾先生來過這裏，他答應替我要一張長期免票。不知道他已經辦了沒有。」

售票員看了一下名單，沒有他的名字。但是售票員是一個和藹的人物，馬上說道：「你一樣的可以進去，先生，寫一封信給我們經理，我相信他一定會照辦的。」

他進去了而且幾乎馬上就碰到了他第一晚見到的女人，拉拆爾。她跑了過來，說：「晚安，親愛的。你好吧？」

「很好，謝謝你。你呢？」

「還好。你知道，上次以後，我已經夢你兩次了。」

她望着他的鬍子，扣住他的手臂，親暱地偎在他的臂膀上。

「我們先喝一杯格林諾丁，」她說，「然後我們再一道散散步。我很想像這個樣子同你到歌劇場去，讓他們看看。」

第二天他起身的時候。已經是大白天了。他又想買一份法蘭西生活。他急忙地打開報紙，找不到他的文章，他站在人行道上，焦急地看過每一段，希望最後會找到他要找的文章。他的心陡然像給吊上了一塊石頭。

過了幾個鐘頭，他到了報館，他走去找到華爾特先生。

「我很奇怪，我的第二篇文章今天沒有登出來，先生。」

經理抬起頭，冷冷地說道：「我把牠交給你的朋友福勒斯蒂爾，要他看一看。他認為不夠標準；你要改寫過。」

杜洛伊，一肚子的氣，不說一句話就走了出來，闖進他的舊同事的房間，說道：「爲甚麼不把我的文章排進今天的報紙呢？」

「老闆認爲不好，要我給你重新寫過。在那裏。」他指着壓在低鏡底下的一份展

關的稿子。

杜洛伊狼狽不堪，答不出一句話。當他把文章塞進袋子的時候，福勒斯蒂爾又接着說：『今天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上警察局裏去，』跟着便說了許多要辦的差事和應該採訪的消息。

杜洛伊走了出來，他想不到他要說的激烈的話。第二天他又把文章帶來，又給退回
了。

他重寫了三次，結果還是不行，這他才知道他走錯了路數，只有福勒斯蒂爾幫助他才有辦法。於是，他再也不寫甚麼「非洲狩獵記」，決心做一個稱職的訪員，一面等待着更好的事情。

他漸漸熟悉戲劇式的政治生活的秘密，熟悉那些政治家的應接室和議會的休息室，熟悉政府官員的面目和睡眼朦朧的門房的嘴臉。他經常和部長、看門、將軍、偵探、王公、王八、妓女、公使、主教、神父、冒險家、名流、賭棍、車夫、招待以及各種各色的人物來往；他成爲這些人物歡迎的也也沒有交情的朋友；他對他們一視同仁，用同樣的尺度衡量他們，用同樣的眼光判斷他們，儘管每一天每一點鐘都要看到他們，他却沒有變過他的觀念，他同他們談同樣的事情，有關他的業務的事情。他把自己比做一種人

，要挨次喝下各色的酒樣，不久就會分不出東南西北了。

他不久便成了一個著名的訪員。但是，除了兩百法郎的薪水以外，他另外只領一些每行寸生丁的稿費，而在林蔭道上在咖啡店和餐館裏面的生活却很費錢，所以他總是剝不了一個銅子兒，窮得嘔氣。他看到別的同輩老是有大把的錢，却不知道他們弄錢的方法，他認為那裏面一定有些訣竅。他嫉妬地設想那些可疑的勾當。他一定要揭穿這種神祕，加入這種密謀，參預他們的分贓。

一天晚上，當他在窗口上望着火車走過的時候，他會想到一個最妙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的。

五 第一次戀愛事件

兩個月過去了，轉眼就是九月。但是杜洛伊希望牠趕快到來的幸運，却老是不來。他最苦惱自己社會地位的卑下，却又不知道要使用甚麼方法爬上去，弄到榮譽，權力和金錢。他覺得自己給困在中等階級的訪員的職業上，再也爬不上去了。人家只是把他當做了訪員。他幫過福勒斯特蒂爾無數次的忙，可是福勒斯特蒂爾甚至也不再請他吃飯，總是把他看做下屬，雖然還拉他當一個朋友。

不錯，杜洛伊時時也抓個機會，寫一些短文，而且從新聞的寫作上也學到了使用筆桿，學到了他以前不知道的技巧，不至於再碰釘子，讓自己的紀寫的文章給人家退了回來。但是，這和寫一篇架空的故事或者寫一篇有力的政治論文，這中間却有很大的距離。頂教他難堪的就是他不能走進上流社會，不能同人家平等，不能同異性發生親密的友誼。雖然有幾個著名的女僑偶爾也會親暱地接待過他。

他常常想去拜會福勒斯特蒂爾夫人，但是他們上一次會見的印象教他覺得難堪；同時他也期待福勒斯特蒂爾會請他上他的家裏。於是他想到瑪勒爾夫人，記起她曾經請他到她

那裏去。

她曾經說過：『三點鐘以前，我總在家裏的。』

一天下午，他沒有別的事情，便上她家裏去了。

兩點半鐘的時候，他到了她的住處，那是在芬紐爾路一間大廈的四樓上。

門鈴一響，一個僕人便開了門。出來的是一個不大整齊的女僕，一邊結着帽帶，一邊答道：『是的，夫人在家裏，不過我不知道她已經起來了沒有。』

她開了會客室，杜洛伊進去了。房間相當的大，佈置得很簡單也很貓虎。

杜洛伊馬上坐下來。他等了很久。後來門開了，瑪勒爾夫人跑着進來，身上穿着一件紅綢的日本式的寢衣，繡着金黃色的山水，藍色的花朵和白色的飛鳥。

『多好啊，你來囉！』她喊道。『我以為你把我忘了。』

她高興地伸出了雙手，杜洛伊照他見過的諾伯特·戴·瓦倫的樣子，吻了她的一隻手。

她要他坐下，從頭到腳望了他一遍，接着說：『你變得更多啦！更好看了。巴黎給了你好處。來，說一點新聞。』

他們馬上開談起來了，似乎是老相識一樣。

陡然，瑪勃爾夫人驚訝地喊道：「我怎麼這樣接待你呀，好像我認識你已經十年了。無疑的我們會成爲一對好朋友。你願意吧？」

他答道：「當然的，」一邊還裝了一個笑臉，那上面却說出了更深的意思。

她繼續談着，每一句話都說得非常俏皮。她擅長說話就像一個工人擅長手藝一樣，你覺得難辦的事情，他却能夠做得滿好的。杜洛伊一邊聽，一邊想：「這些話全值得記下。如果跟她細談日常的事件，一定可以寫一篇動人的巴黎的對話的。」

在她進來的那個門外，有一個人的達的達地走着，脚步很輕很輕的。於是，她喊道：「你可以進來，乖乖！」

她的小女兒進來了，一直望杜洛伊走來，伸出一隻手。驚訝的母親說道：「這是全面的征服。我再不認識她了。」

杜洛伊吻過她，讓她坐在身邊，一股正經地問她許多有趣的問題，問她上一次見面以後她做了一些甚麼等等。她帶着端莊的神氣，用一種如簧的聲音答復他。

時鐘敲了三下，新聞記者起身告辭了。

「常來吧，」瑪勃爾夫人說，「我們可以像今天這樣的談談。我總是高興的。爲甚麼老不見你上福勒斯蒂爾那兒去呢？」

他談：「呵，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我忙得很。我希望有一天會在那裏見到你。」他走了出來，心裏滿懷着希望，但不知道是甚麼緣故。

他不對福勒斯蒂爾提到這一次的訪問，但是接着好幾天心裏總念念不忘這件事，甚至還不止於念念而已。

幾天以後，他又做了第二次的訪問。

女傭領他進了客廳，羅林馬上出來了。她不再向他伸手，却對他伸出前額，同時說道：「媽媽要我請你坐一會。她只要一刻鐘就會出來的，因為她還沒有穿起衣服。我來陪你。」

杜洛伊給小姑娘的嫵雅的態度逗得挺開心，便對他說道：「好的，小姐。我高興同你消磨一刻鐘，但是我要告訴你，我是一點也不尊重的，我整天的要，所以我提議來一個捉人戲。」

小姑娘呆了一下，接着又笑了一笑，樣子就像一個女人聽到了一句叫人又驚又喜的話。她說：「房裏不好玩這個吧。」

他說：「對我是一樣。我甚麼地方都玩。來，捉我。」

於是他便繞着棹子跑，逗她在後面追。她一邊追着，一邊便彎着肚子笑。她正想她

該捉到他的時候，他忽然抓住她的兩臂，把她舉到空中去，一邊喊道：「捉到了。」

小姑娘抖動着兩隻腿，想逃掉，同時拚命地笑着。

瑪勒爾夫人這時進來了，大為驚訝：「甚麼？羅林，羅林玩啦！你真是一個魔術家，先生。」

他放下小姑娘，吻了她的母親的手。於是他們都坐下來，讓小孩坐在中間。他們圓談起來了。但是向來緘默的羅林，今天却說個不停。只好給趕回她的房裏去。她一聲不響地走了。但兩隻眼睛却裝滿了眼淚。

羅林一走，瑪勒爾夫人便放低聲音說：「你不知道，我有一個計劃，同時想到你。那是這樣的。因為我每星期都要上福勒斯蒂爾家裏吃飯，我常常在館子回請他們。我不想在裏面招待朋友，家裏不方便，而我又完全不會料理。我要憑我自己的高興生活。所以我總是在館子裏招待他們，但是只有我們三個人往往覺得不夠熱鬧，而我自己的朋友又很少跟他們氣味相投的。我說了這些，只是想對他解釋一次非正式的邀請。你知道我希望你來一個，星期六七點半鐘，在利吉酒家。你知道那個地方吧？」

他高興地接受了，她又接着說：「只有我們四個人。」

他走了，以後又是老記着她的模樣。他忍耐不住地挨到請客的那一天。

他又租了一次晚服，因為他還沒有辦法買一套。他第一個到達約會的地點，比預定的時間早了幾分鐘。他被領到二樓的一間小室裏，裏面懸着紅色的和白色的帘幕，對着街樹開着一面單窗。一張四仙的方棹，罩上一幅白色的棹罩，亮得像漆過的一樣。玻璃和銀器在燃在高燭台上的兩枝燭光下面，發着閃光。他聽見整座大廈都是喧擾的聲音，一種大飯店的聲音；玻璃和金屬的敲擊的聲音；宦官走在走道地氈上的急促的脚步的聲音；人家在裏面吃飯的各間房間，在房門打開時候送出的說話的聲音。福勒斯蒂爾來了，並且親切地和他拉拉手，那種親切從來沒見他在報館裏面表示過的。

『太太們一道來了，』他說，『這種小餐會滿有趣味的。』
之後，他向棹面上望了一眼，關了一隻汽燈管，關上一面窗門，找一個避風的位子坐了下來，一邊說：『我一定要小心；我好過一個月，可是這幾天又壞了。星期二從戲院出來的時候，我一定受了涼。』

門開開了，兩位太太現在門口，後面是一個侍役。

當杜洛伊向福勒斯蒂爾夫人鞠躬的時候，她埋怨他老不再去看她。之後，她便帶着笑容，面對瑪勒爾夫人，加上一句：『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喜歡瑪勒爾夫人；你會找到時間去看她。』

他們圍着棹子坐下來，堂倌便把酒牌遞給福勒斯特爾，瑪勒爾夫人喊道：「先生們隨他們要甚麼，我們要冰凍的香檳，頂好，頂甜的香檳。」

奧斯滕的牡蠣端進來了，又小又肥，好像裝在壳子裏面的小耳朵；一到嘴便溶化了，又好像鹹的蓬蓬糖。接着來過一道湯，以後便是一道鱈魚，紅得就像少女。客人們開始談話了。

他們先談到一件醜穢的新聞，接着便談到戀愛問題。杜洛伊不承認愛情是不朽的，但他却認為愛情可以耐久，可以造成一副綉褂，一種純潔的友誼，一種信心。情投意合只是心心相印的印記，但是他嫌惡吃醋，爭風和不愉快，這往往會引起愛情的破裂的。他停止說話的時候，瑪勒爾夫人便接着說道：「是的，這是人生唯一的樂事，但我們常常無理胡鬧，把他摧毀了。」

福勒斯特爾夫人正弄着餐刀，也說道：「是的，是的，被愛是愉快的。」

她似乎正在夢想，夢想她不敢說出的一些甚麼。

因為第一道小菜來得很慢，他們便時時啜一口香檳，嚼幾塊麵包皮。美酒一滴一滴地咽下了他們的喉嚨，燃燒他們的血液，攪暈他們的頭腦；於是戀愛的心思也慢慢地陶醉着他們的靈魂。

堂倌端進了一盤羊肉片，又好又嫩，下面墊了一層很厚的蘆筍尖。

「啊！這個好，」福勒斯蒂爾喊道。他們慢慢地吃着，領略這一道美肴和嫩蔬的味
道。

杜洛伊繼續說道：「至於我呢，我一旦愛上了一個女人，世界上別的一切就全可以
不管了。」他說的時候用了一種堅決的聲調。

福勒斯蒂爾夫人從容地說：「挺快活的事情就是第一次的握手，那時候一個問道：
「你愛我吧？」另一個答道：「是。」」

瑪勒爾夫人剛剛乾了一杯香檳，一邊把杯子擱在棹上，一邊放緩地說道：「我對於
戀愛，倒不是這麼精神主義的。」

大家聽到這句話，都笑起來了，眼睛裏發出了閃光。

福勒斯蒂爾伸個腰輪在長椅上，把兩臂擱在椅墊上面，用一種嚴肅的聲音說：「這
種坦白增加了你的高貴，這證明你是一個實際的女人。」

他們從高超的戀愛理論，談到粗俗的猥褻問題。一道烤松雞和烤鴿鶉的拼盤端來了
，接着又來了一道青豌豆，又來一道肥肝，上面擱着一根彎曲的生的莖苜。他們都分別
不出這些東西的味道，全副精神全放在他們談論的問題上面。

最後一道菜上過了，以後便是咖啡，他們的幻想給烈酒弄得更加狂熱了。

香烟燃着了，福勒斯蒂爾忽然咳嗽起來，咳得非常凶，似乎要撕破他的胸膛，他用餐布掩着嘴巴，咳得透不過氣，紅紅的臉上和額上滿是汗潮。咳嗽過了之後，他暴躁地咆哮道：「這些東西對我都是頂不好的，全是壞東西。」他的優雅的風度消失了。「我們回去吧！」他說。

瑪勒爾夫人叫宦官開帳。帳單幾乎馬上就送了上來。她想看一遍，但是那些數字却在她眼前跳起舞來了。她把帳單遞給杜洛伊，一邊說：「替我付一下，我看不清楚。」

同時，她把錢袋丟給杜洛伊。帳目共計是一百三十法郎。杜洛伊核了一遍，之後便交出兩張鈔票，收回找頭，一面低聲說：「應該給多少小費？」

「隨你高興，我不知道。」

他放了五法郎在盆子裏，同時交回錢袋，一面說：「要我送你回去麼？」

「當然，我已經找不到路了。」

他們同福勒斯蒂爾夫婦握過手，杜洛伊便叫了一部馬車。他覺得她的肩膀上的熱氣，透進了他的衣袖，他找不出話來對她說，一句話也找不出來，他渴望抓着她的雙臂。

她也不說甚麼，一動不動地坐在一邊。如果不是外面時時漏進車裏的光線，讓他看

詢她的兩眼的閃光，他會以爲她已經睡覺了。

『她在想些甚麼呢？』他覺得他一定不要說話；一句話，一句簡單的話，打破了這種沉默，都會毀破他的機會的。

車子不久便在她住的房子面前停下了。杜洛伊不能從容地想出一些熱情的詞句來向她道謝，表示他的高興。她還坐着不動，杜洛伊便先走出來，扶她下車。

最後她下來了，他不說一句話，拉了門鈴，等到門開了之後，才戰兢兢地說道：『甚麼時候我還可以見到你？』

她用一種他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溫柔的聲音說：『明天來同我吃早餐。』她推着大門走進去，門就像放礮一樣，砰的一聲關上了。他付了車夫五錢，便舉起輕快的勝利的步伐走開，心裏洋溢着歡樂的情緒。

第二天他走上瑪勒爾夫人寓所的樓梯的時候，心裏有點緊張。她會怎樣款待他呢？也許她會根本不理他？

小丫頭開了門，她的樣子和平常一樣。他又覺得安心了，好像他起先以爲女傭也會給他難看的。他問道：『你的太太很好吧？』

她答道：『呵，是的，先生；和平常一樣，』便讓他進了會客室。

他一直走到鏡子面前，端詳自己的頭髮和打扮。他正在整頓領帶的時候，他從鏡子裏面看到了那位少婦站在通到她的房間的門口，望着他。他裝做沒有看見，這一對便在鏡子裏彼此對望了幾分鐘。他轉一個身。她還沒有動，似乎在等他。他便搶了過去，結結巴巴地說道：『我的親愛！我的親愛！』

她展開兩臂，投在他的胸抱；之後，她抬起頭來，他們的嘴碰在一起了。

『這比我設想的容易得多了，』他想到。『一切都順利極了。』

他笑着，不說一句話，想讓自己的表情浮現出一個愛情的境界。她也笑着，在笑裏表示了她的承諾，同時說道：『只有我們兩個。我已經打發羅絲同她的一個小朋友吃早飯去了。』

『謝謝你，』他說。『我崇拜你！』

我們并非地坐在一張沙發上。他想引起一個巧妙的談話，却不能如意地做到，只是結結巴巴地說：『那麼，你不會頂討厭我吧？』

她用一隻手掩住他的嘴巴，說道：『別說。』

他們默默地坐着，兩對眼睛對望着。

門關開了，僕人報告早餐已經備好了。杜洛伊正經地把手臂遞給她。

他們面對面坐下來，不斷地對望，對笑，完全給對方陶醉了。他們吃着，却不知道吃的是甚麼。他發現一隻腳，一隻小腳，在棹下探索着。他使用自己的兩腳夾他，把他夾住。僕人來來去去，漠不關心地把幾個盤子端進來，又把另外的幾個盤子端出去，似乎甚麼也沒有看到。

吃過之後，他們回到客室，又并排地坐在沙發上。他慢慢地坐攏過來，想抓住她的兩臂。但是她却和氣地推開他，一邊說：『小心；有人進來的。』

他低聲低氣地說道：『甚麼時候我能夠同你一個人在一起，讓我告訴你我是怎樣愛你的？』

她彎身過來，對他耳語道：『那一天，我來看你。』

她說出下半個星期的一天。他要她提早幾天，一邊壓捏着她的雙手。她喜歡他那種苦苦央求的神氣，故意每次只答應提早一天。但是他總是一再地說：『明天，只許說明天。』

最後她答應了。『好吧，明天。五點鐘。』

門鈴的聲音把他們嚇了一跳，他們馬上坐開了。她低聲說道：『一定是羅林。』小孩子進來了，楞了一下，之後便望杜洛伊跑來，高興地拍着兩手，一邊喊道：『

啊！迷人兒。」

瑪勒爾夫人笑起來了。「甚麼！迷人兒！羅沐給你命名啦！這個渾名對你很合適，我也要叫你迷人兒了。」

他把小孩子攔在一個階頭上，同時教她玩各種把戲。兩點四十分的時候，他便起身告辭，要上報館去了。走到梯口的時候，他還對着半開的門，小聲地說道：「明天五點鐘。」

她答應一聲「是，」便笑着一下不見了。

他做過了日間的工作之後，馬上打算要怎樣佈置一下他的房間，盡可能把那寒儉的景象掩飾起來。他忽然想在壁上貼一些小玩藝，便花五個法郎買來了一大堆紙製的裝飾品，小扇子和小條幅等等，遮掉了壁上頂刺目的污斑。他在窗門的格子上裱上透明的圖畫，有畫着幾葉扁舟泛在江流上面的，有畫着一羣飛鳥掠過紅霞的天空的，有畫着少女們在亭台上的遊憩的，有畫着黑色的人物在雪地裏屹立的。房子馬上改觀了，看來好像一盞中國的掛燈。他認為結果很滿意，於是又花了一晚的工夫把剩下的色紙剪成飛鳥，黏在天花板上。之後，他便睡了。

第二天，他回得很早，帶回了一紙袋的餅干和一瓶馬得拉，（註）那是在一家乾貨

店裏面買到的。

於是他等着。

她在五點一刻左右來到了。圓畫的鮮明色彩引起了她的興趣，她喊道：「你的地方多麼漂亮呵！但是樓梯上面人多極了。」

這是一次短時間的過從，半點鐘以後，他便護送她走到羅馬路的停車場。她坐上車子，他低聲地說道：「星期二這個時候。」

車夫趕馬起步的時候，她喊道：「再會，迷人兒，」舊車廂便在老白馬的後面走動了。

有三個星期，杜洛伊每隔三兩天便這樣招待瑪勒爾夫人一次，有時在下午，有時在上午。一天下午，他正在等她的时候，樓梯上的一陣吵鬧把他引到了房門口。一個小孩正在哭，一個男人咆哮道：「爲甚麼那小鬼現在又哭啦？」一個女人的凶神惡煞的聲音答復道：「那個我樓上半吊子文人的女人：她把尼古拉撞倒了。這種人好像就不看樓梯上面的孩子。」

杜洛伊慌張地縮了回來，因爲他聽到了下一樓的樓梯上有一陣衣裾的沙沙的聲音和

(註)馬得拉島出產的白葡萄酒。

急促的脚步的聲音跑了上來。馬上在他關上了的門外有人叩着門。他開了門，瑪勒爾夫人便衝了進來，嚇得透不出氣，斷斷續續地說：「你聽到了吧？」

他裝做不知道的樣子。「沒有；甚麼事？」

「他們那麼侮辱我。」

「誰？誰？」

「住在底下的賤傢伙。」

「怎麼回事？你告訴我。」

她嗚咽起來了，說不出一句話，他只得替她取掉帽子，用一條濕面巾沾潤她的前額。她透不過氣，等到她的情緒稍為緩和下來時，她的氣憤發作了。她要他馬上下去殺他們，殺死他們。

他一再說道：「但是他們都是工人，農民。只想想看，你要上法庭去。一個人決不能降低自己同這種人物計較的。」

她想到了另一個想頭。「我們現在怎麼辦呢？我是不能再上這裏的。」

他答道：「這簡單得很；我可以搬家。」

她細聲說道：「對的，但是這得花一點時間。」她忽然想到了一種計劃，於是滿有

把握地和聲和氣地接着說：「不，我知道怎麼辦。讓我來，不要你麻煩。明早我會給你一封電信。」

他照例起得很晚，第二天大概是七點右左，他還沒有起床，便收到了約定的電信。

他拆開讀道：

「五時在君士但丁堡路一二七號會我。杜洛伊夫人租賃的房間。克羅……」

正五點鐘，他走進了一家大公寓的門房間道：「杜洛伊夫人在這裏租了幾間房子吧？」

「是的，先生。」

「請你告訴我那幾間。」

那個男人無疑地很知道小心，直望着杜洛伊的兩隻眼睛，接着便遞出一串鑰匙，一邊說道：「你是杜洛伊先生吧？」

「是的，當然。」

那個男人開了對面的一道房門，那是在樓下的一間雙間的房子。會客室漆着花紙：陳列着桃花心木的傢具，上面罩着綠地黃紋的織物：地面舖上一張薄花氈，你走在上面就會感覺到下面是一層木質的地板。

杜洛伊覺得不受用，心想：「誰知道這要花多少錢。我又得借錢去了。簡直胡鬧，她幹了甚麼事？」

門開了，克羅泰爾像一陣旋風一樣跑了進來，兩臂伸開，衣裾沙沙地響着。她一股高興：「唉，這不是很妙嗎？不是很妙嗎？又在樓下，免得爬樓梯。」

杜洛伊冷淡地吻了她，不敢提出已經浮到嘴巴上的問題。她在房子中間的小圓台上面放下一只大提包。她裝做新搬一個地方而發現這個新居一切都很周全因而覺得十分高興的樣子：

「這方便極了。比方說，如果我出去把一身弄濕了，我就可以跑到這裏來烤乾。我們一個人帶一把鑰匙，另外給看門一把，準備我們萬一忘記了帶來。我已經租定了三個月，當然用你的名義，因為我不能用我自己的名義。」

於是他說道：「你得告訴我幾時付租。」
她簡單地答道：「已經付過了，親愛的。」

「那麼我賤你。」

「不，不，親愛的；這算是我自己的一點小玩藝。」

他裝做不高興的樣子。「呵，不，老實說：我不許這樣做。」

她懇求他，他擺出一副堅決的神氣拒絕了，後來他讓步了，心想這究竟也是公道的。她走了之後，他擦着兩手，自言自語道：『她真有趣。』

幾天之後，他又收到了一封電報：

『我的丈夫出巡六星期，現在回來了，我們得闊別一個星期。克羅。』

杜洛伊感到惶惑，他不以為她已經結過婚的。但是現在却來了一個男人；他很想看他一面，好知道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他忍耐地挨到她的丈夫走開，不過他會到福利培基消磨了兩晚，并且和拉拆爾重申了舊好。

一天晚上來了一封電報：

『今天五點鐘。克羅。』

他們見面之後，她說：『如果你高興，你可以隨便帶我上一家館子。我沒有別的約會。』

今天是月頭，雖然杜洛伊以往總是預支薪水，天天都要靠東挪西借過活，今天恰好倒剩下一點錢，而且也高興有這麼一個機會在她身上花點錢。

於是他們便在七點鐘左右出發了。他們沿着外林蔭道走去。她靠在他臂膀上，咬着他的耳朵說，『你知道我多快活呵！我高興你在身邊。』

他說：『你高興上 Pere Lathuille's 嗎？』

『呵，不：那太堂皇了。我喜歡別的地方：一家小販和女工上的館子。我高興上一家鄉村的酒店吃飯。呵，我們頂好能夠到鄉下去。』

因為他知道附近找不到這種館子，他們便沿着林蔭道一直走去，最後走進了一家酒店，裏面有一間餐室。她從窗口看見裏面有兩個科頭的姑娘，陪着兩個士兵，佔了一張枱；三個車夫，坐在狹長的餐室的一頭，正在吃飯：一個單身漢，說不出是甚麼腳色，躺在椅子上，伸直兩腿，兩手插在褲帶裏，把頭吊在椅背的橫果上，嘴裏抽着烟。他的短褲滿是斑頭，鼓起的衣袋露出一只瓶頸，一塊丐包，一個報紙包，一段繩子。他有一頭零亂的卷髮，撒着許多頭皮，而他的小帽却仍在坐位下面地板上。

由於她的高貴的打扮，她的進來引起了大家的注目。那兩對男女暫停了私語，那三個車夫也擱下了談論，那個正在抽烟的漢子，拿掉嘴裏的烟斗，吐一口口沫，微轉一下頭看了一會。

瑪勒爾夫人細語道：『好極囉；這裏滿舒服的。』下一次，我要打扮得像一個女工，她坐下來，對着油膩的，用招待的圍裙匆匆抹過的木枱，沒有感到不安和厭惡。杜洛伊多少有點狼狽，有點難為情，想找一個釘子挂挂帽子。他找不到釘子。只好把他放在一

張椅子上。

他們吃了一道燉肉，一片西瓜和一份生拌。克羅泰爾一再說：『我喜歡這裏。我有低級的趣味。我喜歡這裏有過於英吉利酒家。』她接着說：『如果你願意讓我盡歡，你便帶我上一家舞場。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好玩的舞場，叫做皇后舞場。』

杜洛伊覺得驚奇，問道：『誰帶你上過那裏？』

他盯住她，看她臉紅了，而且多少有點慌亂，似乎他的突然的問語喚起了她的內心的美妙的回憶。經過一陣短暫的女性的遲疑之後，她答道：『我的一個朋友，』停下又說，『他已經死了。』她低下眼睛，現出一種十分自然的哀感。

杜洛伊第一次發現自己不知道這個女人的過去歷史。他心裏湧起了一種強烈的嫉妬，一種敵意，一種對他所不知道的人們的敵意。他盯住她，對於隱匿在漂亮而沉默的頭面裏面的祕密感到憤怒，也許這時她正在傷心地想念着別人和別的人們。他想鑽進她的回憶裏——知道個一清兩楚。

她又說：『你願意帶我上皇后舞場麼？那要算是一次盛意款待的。』

他想：『過去的愛牠幹麼？無爲的煩惱，』於是連忙笑着說：『當然的，親愛。』他們走到街上的時候，她又用一種低沉的神祕的聲音，裏面含着信賴，說：『我一直到』

現在才敢對你做這種請求，你不知道我多麼喜歡婦女們不上的場所。狂歡節的一天，我要扮做一個學生。」

「他們走進舞場的時候，她緊緊地靠着牠，歉疚地顧盼着少壯的人們，而看到了一個板起面孔的一動不動的警吏，又一再說道：『這是一個奇怪的人物，』似乎要逃過可能之危險。待過一刻之後，她就覺得玩夠了，於是他護送她回去。

後來他們便常常出入平民娛樂的場所，杜洛伊發現她十分愛好這種胡鬧的學生們的浪蕩生活。她到他們幽會的地方，往往穿上一件棉外衣，戴上一頂僕役的小帽——戲劇式的僕役的小帽。不管她打扮得怎樣優雅而樸素，她總不去掉戒指，手釧和寶石耳墜，他要求她脫掉，而她却說：『傻！他們會以為這些都是假貨啦！』

她以為自己化裝得滿好，其實不過是掩耳盜鈴。她要求杜洛伊扮成一個工人，但是他反對，一定要保持原來的裝束，甚至不肯把高帽換一頂便帽。他對他的固執只好聊作自慰，心想人家會把她看做一個同紳士戀愛的房下使女，她覺得滿好玩。他們就扮成這種樣子，出入平民的酒店，在烟霧瀰漫的房裏，坐在搖搖擺擺的椅子上面，對着破爛的木頭的椅子。強烈烟草的氤氳夾着炸魚的氣味，佈滿全室；穿着工衣的人們互相叫呼着，一邊乾着「小杯」；驚訝的招待在他們面前放下兩杯可克脫爾，凝神地望着他們這奇

怪的一對。她戰兢兢的，有點害怕，却也高興，開始啜着紅色的酒漿，用不安的良善的眼光環顧四周。她咽下的每滴紅膠都給她一種犯罪的感覺，她喝進的每滴烈酒都給她一種壓伏的歡娛。

這時，她會說：『我們走吧。』於是他們就離開了。她會像一個女僮離開舞台一樣，低着頭面，踏着細步，匆匆地走過酒徒的身邊，他們把手肘支在檯面上，用一種驚奇而又滿意的目光望她走過；走過門限的時候，她會深深地舒一口氣，好像剛剛逃出了一個嚴重的難關。

有幾次她戰兢兢的問過杜洛伊：『如果我在這些場所受到侮辱，你怎麼辦呢？』
他會擺出英武的神氣，答道：『支持你，上帝見證！』

於是，她會高興地按摩他的臂膀，或者渴望受一回侮辱和保護，看看男子們爲了她打架，甚至就是眼前的這一班男人對她的戀人，

這種玩藝廢了兩三個星期之後，杜洛伊開始感到厭倦，他已經籌不到支付糕餅和飲料開銷的十個法郎了。他現在比在北方鐵路局充當辦事員時候，還要窘迫；在從事新聞事業的開頭幾個月，他花錢花得闊綽，滿以爲卽日就會發一筆大財，因而他早已用罄了他的錢源以及弄錢的方法。極簡單的辦法，就是向出滿真借支，却也早已不靈了。他

已經向報館預支了四個月薪水和六百法郎的稿費。此外他還借過馬勒斯蒂爾一百法郎；傑克，賴伐爾三百法郎，這位先生對於錢財是滿慷慨的；同時他也借了許多從五法郎到二十法郎的小債。聖·波丁曾給認為可以借貸一百法郎的，結果卻被發現是一個空有靈的頭腦而不能與人方便的。杜洛伊對於自己的窮困感到憤懣，而且因為他比從前有更多需要，所以對於窮困也更加敏感。他必裏燃起了對於任何人的忿怒，動不動就要冒火。他有時心裏盤算：沒有外快也沒有虛花，何以每個月平均要開銷一千法郎，於是他發覺一頓早餐八法郎，一頓晚餐十二法郎，上一次林蔭道上的大咖啡店又得付出一個路易，利回十法郎零錢——這些零錢，誰也不知道他是怎樣銷掉的——共計起來就是三十法郎。可是每天三十法郎。就等於每月九百法郎了。再則，他還沒有算上衣服，鞋襪，洗衣等等的費用。

十二月十四日的一天，他發現身上沒有一個銅子兒，而且也想不到弄錢的辦法。他沒有吃早餐，在報館裏做了一下午的工作，無精打彩的裝了一肚子氣。四鐘左右，他收到瑪勒爾夫人的一封信。

「我們一道夜飯，飯後玩玩，如何？」
他信手復道：「不能夜飯。」接着他又想：錯過了總會給他的歡娛的時光，未免太

喫了，於是加上一句：『但是九點鐘在我們的地方等你。』爲了省一筆電報費，他派一個跑差把回信送去，然後便計劃怎樣吃到一餐晚飯。

七點鐘的時候，他還沒有想出一種辦法，已經感到餓的難受了。在絕望之餘，他想出了一條妙計。他讓同事們一個個走掉，等到光剩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便緊急地按着鈴子。華爾特先生的聽差留在他的辦公室值班，應聲進來。杜洛伊站着，摸索着口袋，用一種突兀的聲調說：『服卡德，我把錢袋忘在家裏，我要上盧森堡會餐。借我五十蘇車費。』

那個人從背心口袋裏取出三法郎，說：『還要多些吧，先生？』

『不，不，夠了，謝謝。』

一拿到錢幣，杜洛伊便奔下樓去，上一家廉價食堂吃了一餐夜飯，那是他在窮日子裏輕輕光顧的所在。

九點鐘，他坐在會客室裏，把兩腳架在火爐的圍欄上，等候瑪勒爾夫人。她來了，浴過街上的寒氣，顯得活潑而滿有生氣，『如果你高興，』她說，『我們先到外面走一走。這種天氣最好散步的。』

他用怨望的聲調回答：『爲甚麼要出去呢？我們這裏滿舒服的。』

她沒有去掉帽子，說：「如果你知道，月色真美。今晚散步是挺好的。」

「也許這樣，但是我不想散步。」

他說的時候帶着怒意。她覺得受了傷害，問道：「甚麼事情？你爲甚麼擺出這樣的態度。我一定要出去走走，我不知道爲甚麼這會叫你不高興。」

他暴躁地站起來。「這不會叫我不高興。這是一件麻煩的事情，就是這麼一回事。」

她是一個女人，對於這樣的執拗和無禮不免生氣，於是他擺出含怒的鎮靜，壓蔑地說道：「我不慣聽人家這種說話的。那麼我要獨自出去。再會。」

他知道局面嚴重了，於是搶上一步，抓住她的雙手，一邊說道：「饒恕我，饒恕我。我今晚太神經，太激動了。我有點不愉快。你知道——業務上的事情。」

她多少緩和了一點，但還沒有平靜下來，說道：

「這不關我的事，我不是給你洩氣的。」

「聽我說，親愛的。我決不願意傷害你；我沒有想到我說的。」

他按她坐下，跪在她面前，接着說：「饒恕了我麼？你說：你已經饒恕我了。」

她冷淡地說：「好吧，但是以後別再這樣吧，」她站起來，又說：「現在，我們出

去走一走。」

他結結巴巴地說：「克羅，我的小克羅，我有一個理由。」

她站住，歇着他的整個臉，說道：

「你說謊。甚麼理由。」

他攔住她的兩肩，在絕望之餘，爲了避免破裂起見，只好準備說出真相了。他用絕望的聲調說：「我沒有一個銅子兒。這就是理由。」

她望進他的兩眼，想知道內中的實情，緊接着說：「你說甚麼？」

他的臉一直紅到髮根。「我說，我沒有一個銅子兒，你明白吧？沒有二十蘇，沒有十蘇，不夠付一杯茶錢。你迫我說出我着於啓口的話。可是，我不能陪你出去，直到我們坐下來，茶點擺在面前的時候，才默默地告訴你我不能付賬。」

她還是望着他的臉。「好——是真話吧？」

一下子，他把全身的口袋，褲袋、衣袋、背心口袋，通通翻出來，而且說：「現在，你滿意了吧？」

忽然，她伸開兩臂。發出爆裂的情感，攪住他的頸子，叫喊道：「啊！我可憐的孩
子，要是我知道。怎麼弄的呀？」

她讓他坐下，要他告訴她爲甚會弄得這樣窘迫。

他胡謔了一篇感人的故事。他不得不幫助他的父親，因爲他遭遇了困難。他不但盡其所有送給他，而且還背了一大筆負債。他加道：『我最少要挨餓六個月，因爲我已經用盡所有的財源。這是不能希望救援的，每個人都有危機。總之，金錢是值得關心的。』

她低聲低氣地說：『我願意借你一點，你允許我吧？』

他裝模作樣地回答：『你真好心，親愛的。但是，不要想到這種事，我求你。這會傷我的感情的。』

她沉默一會，之後便陪笑說道：『一個人處到你的情境，却發現忘在口袋裏面的錢夾在衣裏裏面的一個鑰幣，那是多少有趣呵！』

他相信地答道：『啊，是，的確的。』

她堅持要走路回去，理由是月色很美；她踏着月色，樂得入迷。這是初冬的一個寒冷的靜靜的夜晚。行人和馬匹逼於嚴寒，從旁匆匆地走過，腳跟和馬蹄在地面敲得發響。

她和他分手的時候，說：『我們後天要再見嗎？』

『當然的。』

『同樣時間。』

『再會，最親愛的。』

然後，他急急忙忙地走回家裏，不知道怎樣度過明天的關。他打開門房，向背心口袋裏摸索火柴，意外發現了一個錢幣。擦亮了一根火柴，他連忙檢視一下。是一個路易。他以為自己陷於錯覺。他把錢幣翻來復去，想不出牠怎麼會跑到他的口袋。這當然不會從天上掉進他的口袋的。

後來，他猛然省悟了：他睡到床上，心裏充滿着怒火和羞恥。

他醒得很晚。他餓了。他想重新睡下去，免得在下午二點鐘以前起床，却又自言自語道：『這不能了結問題。我一定要找一點錢。』一會，他出去了，希望在街上會想出個主意。主意並沒有想成；而走過餐館的時候，想吃的念頭却叫他嘴裏湧出了饑涎。將近中午的時候，他還不能打定計劃，他忽然下個決心：『我要從克羅泰爾的二十法郎裏面先借一點來吃一頓早餐。掃淨明天要還她。』

於是他便小吃一頓，花了兩法郎和五十生丁。進到辦公室，他又給聽差三法郎，一邊說道：『這裏，服卡德，這是你昨晚借我的車錢。』

他一直工作到七點，以後出去吃一頓晚飯，又去了三個法郎，加上兩杯晚間的薄克，這一天的開銷一共就是九法郎三十生丁了。但是，因為他在二十四個鐘頭裏無法借到新債，或另闢財源，第二天他又在準備當天歸還的二十法郎裏面借用六法郎五十生丁，所以當他前去赴約的時候，身上只剩下四法郎二十生丁了。

他陷於^極亂，一下又自感道：他很快就會把事解釋明白的。他要對瑪勒爾夫人說：『你知道，那天我發現你在我的口袋裏塞下二十法郎。現在我不能還你，因為我的情況還沒改變，我沒有時間計較錢的事情。但是下次會面的時候，我要還你的。』

她進來了，滿心不安。他會怎樣款待她呢？

他心裏咕道：『時間尚長，慢慢提到這件事。我要找一個機會再說。』

他并不找機會也不說甚麼，避免談起這一個微妙的題目。她也不說要出去，在禮禮方面都顯得迷人。他們分手很早，約定在下星期三見面，因為瑪勒爾夫人一連幾天都要參加人家的餐會。^參

第二天，杜洛伊付過早點費，數着剩下的四蘇，却發覺裏面有五枚，而一個還是金幣。開始他以爲昨天人家找錯的；後來心裏明白了，他的心在跳動着，對於一再的誤印感到羞辱。他不該不說一句話！如果他堅決表白一下，這就不會發生了。

在四天裏頭，他到處想法，想借到五個路易，但毫無結果，於是又動用了克羅泰爾的第二個金幣。雖然後來他也會粗暴地對她說過：「不要再耍前幾晚的把戲了，不然，我會生氣的，」可是下一次會面的時候，她依然在他的口袋裏撈下了二十法郎。

他發現這些錢幣的時候咀咒詛誓了一陣，因為他身上沒有一個銅子兒，又把錢放在背心口袋裏，以備開支。他自己解慰道：「我要整整歸還她。總之，這只算借來的，而且是能夠還清的。」

後來由於他的逼切要求，報館的出納員同意每天讓他借五個法郎。這數目剛剛夠維持生活，却不夠償還六十法郎。但是，因為克羅泰爾又有臭頭，要到巴黎的各種神感場所裏遊蕩，結果他在每次出遊之後，往往會在口袋裏，甚至靴統裏，有時却在錢兜裏找得到一個金幣，但也不再覺得難堪了。

一晚，她對他說：「你會相信我從來沒有到過福利培甚麼？你願意帶我去麼？」

他遲疑一陣，生怕遇見拉拆爾。隨後想道：「傻，我究竟沒有同誰結婚。如果那個女人見到我，她應該懂得事體，不至同我招呼的。再則，我們可以佔一個包廂。」

他作這種決定，還有另外的原因。他能夠有機會請瑪勒爾夫人享受一個包廂而又必花一個小錢。這可以算是一種報答。

他們走進戲院，而且還承受經型的一再的鞠躬。廳座裏擠滿了無數的觀客，他們好容易才從人山人海裏擠了過去。最後他們走進自己的包廂，坐了下來，前面是靜肅的音樂席，背後是擾攘的後座。

忽然，她說：「有一個黑黑的肥女人老盯住我們。我以為她會來同我們招呼的。你看到她麼？」

他答道：「不，你想錯了。」其實他早已看到了。她是拉拆爾，她在包廂旁邊走來走去，雙眼含瞋，兩唇抿起。

在他們從人羣中擠過去的當時，杜洛伊曾打她身上掠過，她也曾喃喃說道：「晚安，」表示「我知道的。」但是他生怕給瑪勒爾夫人發覺到，沒有理會她的惡意，却又擺出傲慢輕蔑的嘴臉，冷靜地走過了。那女人激於不自覺的嫉妬，轉身再碰他一下，而且用較大的聲音說：「晚安，喬治。」他也沒有理會。於是她決定要他認識她而且接待她，不斷在他們的包廂旁邊徘徊，伺待一個方便的機會。

她一見瑪勒爾夫人的目光落到她的身上的當兒，她便按住杜洛伊的肩膀，口裏說道：「晚安。你好麼？」

他勃然扭動一下，暴聲怒氣地喝道：「這是甚麼用意，你同我招呼？滾開，否則，

我把你扣起。」

於是，她挺胸怒目的叫喊道：「這樣子麼？唉，你這個痞子。因為你今天同別人一起，你就不睬我，這是沒有道理的。我剛才走過的時候，你只要對我點個頭，我就會放你過去的。但是你却要擺出架子。我要懲戒你！唉！你見到我，你不會說一聲晚安麼？」

她還要繼續罵下去，但是瑪勒爾夫人已經打開包廂的矮門，奔到人叢裏，在裏面瞎闖。杜洛伊緊追過去，要想接住她；這邊，拉拆爾望見他們逃跑了，便勝利地呼喊道：

「抓住她，抓住她；她偷了我的情人。」

每個人都笑起來了，兩個上流人物打趣地抓住這個逃犯的肩膀，想拉她轉來。但是杜洛伊已經趕上了，拚命把她放走，讓她出去。她跳進停在門外的一輛街車上。杜洛伊跟着上去了，而當車夫問「上那兒，先生，」他便答道：「隨你便！」

車子慢慢地走動着，碰到碎石便顛簸一下。克羅泰爾受到一種歇私的里亞的襲擊，斷了氣似的坐着，兩手掩住面孔；杜洛伊不知道做甚麼，也不知道說甚麼。最後他聽見她嗚嗚咽咽地哭了，這才結結巴巴地說道：

「克羅，聽我說；容我解釋。這不是我的罪過，從前我認得那個女人，你知道：」

她猛然從臉上揭開雙手，心頭湧起一個在戀愛中受辱的女人的忿怒，一種如火如荼的忿怒，使她不能結構她的詞語，她急速地說出一些斷斷續續的句子：「呵，你這個流氓——流氓——你何等下流！可以這樣麼？多麼丟人！呵，天呀！多麼丟人！」

忽然她伸出窗外，拉住車夫的袖子，喊道：「停下！」便打開車門，跳下去。

杜洛伊想跟着下去。但是她喊道：「我不許你出來。」她說得這樣大聲，以致過路的都圍到她的身邊來了。杜洛伊不敢轉動，怕的是會受到侮辱。她便從口袋裏取出錢包，借着車燈的亮光，檢一些零錢，最後拿出兩法郎五十生丁放在車夫手裏，高聲說道：

「這是車費。我給你，現在送這個壞蛋到坡上路去。」

圍住她的周圍的人們笑起來了。一個上流人搭訕道：「幹得好，小女人。」一個年青的無賴靠車子站着，把頭伸到車門裏，拉起喉嚨歌唱道：

「夜安呀，愛侶！」

之後，車子又走動，後面跟着一陣狂笑的聲音。

六 闊步進前

翌晨，杜洛伊醒來的時候顯得懊惱頹喪。他懶洋洋地穿好衣服，便坐在窗口前沉思。他反想，他到渾身疼痛，就像會挨了一整夜毒打。最後他想到必需去弄一點錢，這才勉強鼓起一股勁。他首先上福勒斯蒂爾的家裏。

他的朋友坐在書房的火爐面前接見他。

「甚麼事情一清早便把你趕了出來呢？」他說。

「一樁非常嚴重的事情，一筆關係名譽的債務。」

「賭錢吧？」

他遲疑一會，然後說：「賭錢。」

「重吧？」

「五百法郎。」

其實他只欠二百八十法郎。

福勒斯蒂爾不相信這一點，盤問道：「賅誰的？」

杜洛伊馬上答不上來。「賅——賅——一位卡勒維爾先生。」

「呵！他住那裏呢？」

「在——在——」

福勒斯蒂爾笑起來了。「子驗街烏有號，呢？我認得這個紳士，親愛的朋友。如果你需要二十法郎，我還可以勉強棉力，但多了是沒有的。」

杜洛伊拿走了奉贈的路易。之後，他便挨家訪問他所認識的人物，約莫經過了五個鐘頭，募集，一共才借到八十法郎。因為他還得籌集二百法郎，於是他打了一個主意，他想自己何必這樣拚湊呢：「優！我並不會死掉。到了能夠還她的時候，我一定還她。」

他有規律地節約地而且不近女色地度過了兩周，老想從此革心換面。但是這種突然的自新并不持久，一晚他走進了福利培基，希望會見到拉拆爾。一進門，他就看到她。因為她難得上別的地方，他走近她，一面帶笑容，伸出一隻手。但她只從頭到腳看了他一下，一邊說道：「你找我幹嗎？」

他想用笑微開這句話，說道：「過來，別給撞啦？」

她向後一轉，一邊說道：「我不結識像你這種的男人。」

她罵出了最難聽的話語。他覺得血液直望臉上一充，只好蹣跚地走向家裏去。

福勒斯蒂爾多病，衰弱，常常咳嗽，老是磨難他，好像故意要給他找些麻煩。一天，他咳了一大場，冒起了無名的怒火，恰好杜洛伊沒有訪到他所需要的消息，他甚至咆哮道：『該死！你比我想的還要蠢。』

杜洛伊幾乎要動手揍他，終於自制了，一邊走開一邊咕道：『總有一天，我要懲戒你一下。』他轉了一個念頭，於是加上一句：『我要耍你一下，老朋友！』他走開了，擦着兩手，對於自己的計劃感到適意。

他決定去訪問福勒斯蒂爾夫人，探探情形。他見她倚靠在一張睡椅上，在讀一本書。她伸出一隻手，沒有起身，只轉一下頭，同時說：『日安，迷人兒！』

他覺得好像挨了一拳。『爲甚麼你叫我這個？』他說。

她笑着回答：『有一天我見到瑪勒爾夫人，而且知道你怎樣在她家裏受了命名。』由於她的愉悅的神氣，他覺得放心了。再說，有甚麼可以叫他害怕呢？

她接着說道：『你毀了她。至於我呢，人家想起了才來看看我——每月的第三十六天或者上下。』

他靠她坐下，帶着一種新的好奇注視他。

他大胆地說道：『我不來看你，因爲這樣比較好一點。』

她沒有聽明白，問道：「甚麼？爲甚麼？」

「爲甚麼？你不會猜麼？」

「不，一點也猜不到。」

「因爲我怕會愛上你。」

她並不顯得驚訝，不顯得駭愕，也不顯發疑；她照樣地笑着，照樣答道：「呵，你可以來，那都是一樣的，誰也不會長久地愛上我的。」

他奇怪她的聲調超過她的語言，於是問道：「爲甚麼不會呢？」

「因爲這是沒有用處的。我一下子就會讓人家明白這一點。如果你早告訴我的愛意，我一定會安慰你，而且反而會請你來玩，儘量常來。」

他用一種感傷的聲調說道：「我們能夠控制我們的感情嗎？」

她轉身對着他。『親愛的朋友，愛上我的人會給我馬上刷出去的。他顯得愚蠢，不但愚蠢而且危險。誰愛上我或者想愛上我，我會同他們斷絕一切關係的——因爲，第一他們叫我厭煩，第二由我看來他們就像一匹瘋狗，總會咬我一口的。所以我要給他一種遠遠的隔離，直到這種念頭除了之後。別忘了這個。我非常明白，在你呢，戀愛不過是一種肉慾，而在我呢，戀愛却是一種——一種——一種靈魂的共鳴，男人不會有這種信

仰的。你瞭解戀愛的字面，而我却瞭解戀愛的精義。看看我的臉色。」她不笑了。她的臉孔是嚴肅的而且冰冷的；她鄭重地接着說道：「現在我們彼此了解了，你贊成我們做一對朋友——好朋友——真朋友麼？我的意思是：不要任何精神上的拘束。」

他馬上決定了，欣幸自己曾在人生的戰鬥裏得到這樣的同盟；他舉起兩手，說道：「我是你的，夫人——迷人兒。」

她從他的聲音裏看出了他的誠意，於是把兩手伸給他。他次第吻着她的兩隻手，之後一邊抬起頭，一邊直率地說道：「如果我曾經遇見過像你這樣的女人，我早會高高興興地跟她結婚了。」

這一回她受感動了——這種表白愛護了她的心坎，於是她向他瞋了一眼，那種瞋法會叫我們變成她的奴隸的。因為他不能引起一個談話的題目，她便把指頭按住他的手臂，溫柔地說：我馬上準備養我朋友的朋友，你是笨的。」她斟酌一會，隨後問道：「我可以坦白地說麼？」

「可以。」

「絕對坦白？」

「絕對。」

『好吧，去看看華爾特夫人，她很賞識你，你要盡意討她的歡心。你要找一個機會表示你的懇誠，雖然她是——你明白我——一個極端純潔的女人。啊！暗偷是沒有希望的。你可以想出更好的辦法，多多過往吧！我知道你在報館裏還不過站了一個低級的地位。但是你不要畏縮；他們款待他們的所有職員，都是同樣客氣的。到那裏去。聽我的話。』

他含笑說道：『謝謝你；你是一個天使，一個守護的天使。』

他們談了這個又談了那個。他逗留很久，意在表明他喜歡同她相處；離走的時候，他又叮嚀一句：『那麼，說定了，我們是朋友。』

『說定了。』

因為他注意到了第一次表白的效果，於是便再來一個，說：『如果一旦你作了寡婦，我是一個候選人。』

之後他便匆匆走掉了，讓她來不及生氣。

訪問華爾特夫人，這對於杜洛伊頗見為難，因為他從來沒有受過邀請，同時也不想去碰一回釘子。

畢竟有一天他起身很早，便到市場上花了十法郎，買到二十個梨子。他小心地用一

隻藍子裝起，讓牠顯得從遠地來的，把牠留給華爾特夫人的閨人，外附一張自己的名片，上面寫道：「今晨接獲諾曼第寄來小果一籃，謹請華爾特夫人哂納。——喬治·杜洛伊。」

第二天，他在他的信件裏找到一封復信，裏面是華爾特夫人的名片，她「讓謝杜洛伊先生；每星期六在舍候光。」

星期六他訪問去了。華爾特先生住在馬爾琴布林蔭路的一座雙層的房子，房子是自己的，一部分租給另外一家。

兩個聽差坐在長凳上打盹。一個接下杜洛伊的大衣，一個拿走他的手杖，先走幾步打開一道門，然後便退到一旁，讓他進去，向一間空房通報他的姓名。

杜洛伊多少有點慌，向四面張望；他看到一面鏡子，遠遠的地方坐着幾個人影。他走過兩間無人的接待室，到達一間懸着藍色絲帷的小小的私室，裏面有四位婦女圍着一張圓檯在閒談，櫃上放着幾個茶杯。雖然他在巴黎居住的期間已經獲得了自信，而訪員的生涯也叫他常常和要人們接觸，但看到屋宇的華麗，同時又得走過幾間無人的接待室，杜洛伊多少覺得有點靦腆。當他望見主婦的時候，他忸怩地說道：「夫人，我很冒昧。」

她伸出一隻手，他彎身接着她；她說：「你真好心，先生，肯來看望我，」之後便指定一張椅子讓他坐下，他幾乎倒了下去，因為估錯了牠的高度。

他們沉默過一下，一位女士又說起來了。

華爾特夫人發現杜洛伊沒有開過口，而別人也沒有對他說話，他似乎有話不說。於是有一位女士還在談論藝術學院的當兒，她說：「你，你一定比誰都知道得更多，杜洛伊先生，你喜歡誰呢？」

他毫不猶豫地答道：「對於這件事，夫人，我決不注重他們的成就，對於候補者人家常常爭論到這一點；我只注重他們的年齡和健康狀態。我決不問他們的證件，只問他們的疾病。我決不想知道究竟他們是否用韻文翻譯過洛普戴維加，我却一定要打聽他們的肝臟或者其他器官的狀況。在我們看來，一種病態，一種營養過量，一種動脈結瘤，最好是一種初期的行動失常，牠的價值會比之五十卷書及愛國思想的著作，例如初民的詩歌，要高過一百倍。」

這種意見引起了一陣驚訝的沉默。隨後，華爾特夫人含笑問道：「但是，爲甚麼呢？」

他答道：「因爲我不注意別的，我只注意女士們對於一件事物的興趣。現在，夫人

，藝術學院引起你們的實在的興趣，只在牠死了一個會員的時候。他們死的愈多，你們就愈高興。爲的他們會死得快些，他們如果顯得衰弱蒼老，便應該給選舉出來。」因爲她們都覺得奇怪，他繼續說道：「我同你們一樣；我喜歡讀到一個學院會員的死訊，我會馬上自問道：『誰要接代他呢？』於是我提出自己的名單。這是一種賭博，在每一個不朽的藝術家逝世的時候，所有巴黎的沙龍都玩着這種賭博，對於『死亡和國十位古人』的賭博。」

女士們依然有點疑惑，可是也開始笑了，他說的實在真確。他站起來，下個結論：「各位女士，實際選舉他們的就是你們，你們選舉他們爲的要害他們死去，所以只要選舉老的，頂老的，越老越好，別的儘可不管。」

之後，他雍容地告別了。他一走開，一位女士便說道：「滿滑稽的，這個青年。他是誰？」

華爾特夫人答道：「我們的一個職員，他担任不重要的工作，我相信他會有前途的。」

杜洛伊昂頭闊步地走下馬爾翠布林蔭路，一邊喃喃道：「偉大的開始。」
當天晚上他和拉折爾和解了。

第二星期，他發生了兩件事。他被任爲新聞總編輯，同時被邀參加華爾特夫人的晚宴。他立刻明白了這兩件事事情的關聯。

華爾特先生十分賞識他，但是他總想委派另外一個人主編「回聲」，因爲他認爲這一欄是報紙的精華所在。這裏面可以散佈謠言，影響輿情和公債。要知道如何透露國家大事，甯可暗示不要直說，要說得兩面討好不要顯出偏袒，事情要說得隱隱約約讓你任意揣摩；駁斥一項謠言却要你更相信那謠言；證實一個消息却要你不相信那個消息。

保伊藍納德先生經驗有餘，可是缺乏氣魄，尤其缺乏天賦的機靈不能體會經理的必事。杜洛伊會弄得盡善盡美，成爲討人喜歡的人手。法蘭西生活日報的後台老闆和實際編輯有半打都是議員，他們都參加這位經理所主持的各項投機。他們在國會裏給叫做「華爾特集團」，大家對他們都覺得眼紅，因爲他們都靠他賺過許多錢。福勒斯蒂爾，政治編輯，不過是這些事業家的傀儡，他們的傳聲筒，他們授意由他寫成關於金融的社論，他總是在家裏寫作，說是在家裏他可以安靜下來。

杜洛伊得意自己被任爲「回聲」編輯，同時又收到一張請柬，上面寫道：「一月二十日星期四準備晚餐，敬請喬治·杜洛伊先生賜光。華爾特先生暨夫人謹啓」這個接連而來的恩寵，使他快樂得發狂，對着請柬親吻，有如吻一紙情書一樣。於是他跑去尋找

出納員，商量嚴重的金錢問題。巴黎報紙的新聞編輯通常有一筆自己的預算，一部分是用來犒賞手下的訪員的，因為他們會對他提供巨細的消息，好像園丁會對商人提供水果一樣。杜洛伊想從中揩一大筆。開口每月要一千二百法郎。在他的懇切要求下，出納員最後加到四百法郎，開始他很想償還瑪勒爾夫人兩百八十法郎，可是他幾乎又馬上想到僅僅剩下一百二十法郎絕對不夠，恰當地應付他的新的職務，於是便把還債的事情推遲到日後去了。

他花了兩天功夫佈署他的新職務，因為他在編輯部的大廳裏，接收了一張個人的樁子和一列樁架。在閒暇的時候，他就打球消遣，他對這一項娛樂發生了興趣，而且不久便成了一個熟手，這應該歸功於聖·波丁的懲戒和指導。

『一——二——三——四——五——六。』他第一次打到了二十下，那就是他要參加華爾特夫入晚宴的一天。『好天氣，』他想，『一切都會成功的。』因為精於打球，他的確在報館裏佔了上風。

他提早下公，以便從容地打扮一番。快到戴爾德烈路的當兒，他望見一位身裁細小的女人在前面匆匆地走着，那樣子使他記起了瑪勒爾夫人。他覺得險紅心跳。他橫跨過街道以便看她一眼。她停下來，也準備橫跨過去。他看錯人了，鬆了一口氣。他常常閱

道：萬一迎面遇見她，要怎麼辦呢？應該鞠躬還是應該裝做沒有看見呢？「我不會見到她，」他想。

回到家裏的時候，他想到：「我一定要搬家；這裏不行了。他覺得興奮、活潑。甚麼都能幹；他從床前踱到窗前，一邊高聲說道：『運氣畢竟到手了！運氣到手了！我要寫信告訴爸爸。』他時時寫信給他的父親，他的去信常常給那個建在路旁位在遠隔盧昂和塞納河流域的高坡上的諾曼第人的小飯店帶來了歡樂。他也時時收到綠色的信封，寫着粗大傾斜的文字，講着一定不變的幾句話，開頭是一套家常話：『親愛的兒子：你的母親和我都很健康。這裏沒有甚麼新聞，不過我要告訴……』他依然關切家鄉的事情，鄰里的消息以及莊稼的情形。

在對着小鏡結着白色領結的當兒，他重複說道：「明天我一定寫信給爸爸。如果老人家知道我今天在那一家裏，他不奇怪麼！唉！我就要享受到他從來沒有嘗過的晚宴啦。」他忽然想像到在空洞食堂後面的一間黑黢黢的廚房，幾口銅鍋吊在壁上閃着黃光，一隻小貓伏在爐灶上，鼻子對着爐火，有如人面獅身；長牛油漬的木台上面擺着一只冒氣的湯盆，一根臘燭點在兩個碟子的中間。他還見到他們——他的父親和母親，兩個動作遲鈍的鄉民，正在喝湯。他知道這一對衰老臉孔上面的最微細的綫紋以及他們的頭部和

手臂的最輕微的動作。他甚至知道他們每晨吃着早點的時候談論些甚麼？他也想到：「我確實應該回去看看他們。」但是，他已經打扮完畢，便吹滅燈火下樓去了。

他走進燃着高高的銅燭台的廳接室，滿有自信地把手杖和大衣順手遞給兩個迎面而來的侍役。所有的會客室都點得通亮。迎接着客人。她用一種動人的微笑歡迎他。他同兩個先到的紳士拉拉手——一個是斐明先生，一個是拉洛馬得先生，他們都是議員而且也是法蘭西生活日報的幕後編緝。拉洛馬得先生在報館裏面擁有特殊的威權，因為他在國會裏就有很大的影響，誰都相信他不久就會出任部長的。隨後福勒斯蒂爾夫婦到了，太太穿着粉紅色的衣服，顯得嬌媚。杜洛伊看她同兩位議員彼此都很親暱，頗為驚訝，她同拉洛馬得先生在火爐旁邊，嗚嗚地說了不只五分鐘。查理似乎很疲憊。在過去一月裏。他長得更瘦了。他又說：「我一定要到南方過完這一冬，」一邊頻頻地咳嗽。諾伯斯。戴。瓦倫和傑克。賴伐爾同時進來。隨後，在屋子的遠遠一頭的一道門開開了，華爾特先生出來了，伴着兩位苗條的年青姑娘，年紀約在十六歲到十八歲之間，一個很醜，一個挺美。

杜洛伊知道這個上司是一個家庭的父親，不過他還是不免要楞了一陣。他從來沒有想到他的女兒，有如誰也不會想到他沒有見過過的這邦他還以為她們都還小，可是這裏她

們却都是成年的姑娘了。經過介紹之後，她們都伸手給他，然後便走去坐到一張小枱面前，那不是給她們準備的。有幾位客人還沒有到齊，大家都沉默地坐着，心裏都有一種和一些囚徒養不同而神氣各異的人們會餐之前的感覺。

杜洛伊毫無目的地仰望牆壁，華爾特先生從遠處招呼他，有意要炫耀自己的家當。『你在看我的畫吧？我帶你看；』他舉起一盞燈，以便可以看細微的地方。

站到第二面牆壁面前的時候，他用一種嚴肅的聲調說道：『高級藝術，』儼然像一個司儀。這裏一共有四幅繪畫：喬維克斯的『探病』，巴斯基的『收穫者』，布塞羅的『窗子』，和瓊·保爾·羅蘭的『行刑』。之後，老闆指出一幅工筆畫，『功課』，描繪一個士兵在營房裏教一匹廐狗敲擊軍鼓，他說：『這是頂大的諷刺。』

杜洛伊邊笑邊喊：『這是動人的，動人——』聽到背後剛剛進來的瑪勒爾夫人的聲音。他馬上不說了。

華爾特先生繼續照着繪畫，同時加以解釋，可是杜洛伊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瑪勒爾夫人就站在他的後面。他要怎麼辦呢？如果他向她招呼，她會不會掉頭不理或者給他難堪呢？如果他不招呼她，人家會覺得怎樣？他自語道：『無論如何，我要等一等。』他慌亂得很，一時會想假裝突然的不適，好讓自己離開。

巡視牆壁已經完畢了。華爾特先生放下燈檯，歡迎那位最後的來客，杜洛伊却開始從新觀察繪畫，似乎他不會看得疲倦。他覺得毫無辦法。怎麼辦呢？福勒斯帶爾夫人喊他：「杜洛伊先生！」他走到她那裏。那是說她有一個朋友，準備舉行一次宴會，希望瑪爾西生活日報給發一段消息。他有氣無力地說道：「可以，夫人，絕對可以。」

瑪勒爾夫人現在就緊緊靠着他。他不敢轉身走開。忽然之間，他覺得自己就要暈倒了；她大聲說道：「晚安，迷人兒。你不認得我了麼？」

他馬上望後一轉。她站在他的面前，滿臉堆笑，兩眼流露出了活潑和愛悅，同時還伸過一隻手來。他發抖地握住她，還怕有甚麼陰謀詭詐，她接着說道：「近來怎麼樣？好久不見你的影子了。」

他還沒有清醒過來，結結巴巴地說：「我忙得很，夫人，忙得很。華爾特先生派我担任新的職務，這把我弄得忙不開。」

她回答道：「我知道的。但是這是沒有道理的，爲甚麼也要把你的朋友忘記了？」她依然望着他的臉，但是他只能看到她的眼色上的善意。

他們給一個胖胖的女客拆開了，她是剛剛進來的，手臂和面孔都紅紅的，穿着一件別出心裁的衣服，拖得很低，走起路來脚步很沉重。款你不難推想到她的兩腿的大小和

重量。因為她頗受大家重視，杜洛伊便問福勒斯蒂爾夫人：「這個女士是誰？」

「柏森麥子爵夫人，筆名是「玉指」。」

杜洛伊大為驚奇，不禁要發笑。「「玉指」，「玉指。」我還以為她也像你這麼年青的。這就是「玉指」，妙極了，妙極了。」

一個僕役站在門口，邀請入席。這一次宴會很平常也很活潑，列席的賓客甚麼都談，却也甚麼都不說。杜洛伊坐在主人的長女——醜的一個——羅西小姐和瑪勒爾夫人中間。他緊貼着瑪勒爾夫人，心裏頗覺不安，而她倒顯得毫不在乎，而且照樣地談笑風生。他開始覺得徬徨侷促，有如一個音樂師忘了節奏。可是，漸漸他恢復了自信，彼此不斷地對視，互相詰問，像過去一樣親切地眉來眼去。他們說了甚麼呢？他們說的并不多，只是他們彼此對望的時候，他們的嘴巴總要動一會。

可是杜洛伊却想對老閻的小姐獻媚，時時向她說話。她回答他，就像她的母親一樣從來不用考慮她應該說些甚麼。柏森麥子爵夫人坐在華爾特夫人的右手，擺出一副公主的神氣。杜洛伊看得好笑，便對瑪勒爾夫人低語道：「你認識另外一個麼，筆名用「紅紗」的？」

「認得，很熟：萊法爾男爵夫人。」

「也是這一類的麼？」

「不，不過也夠巧。一個高高的大十歲的女兒，燙髮，燻牙，「復辟」時代的頭腦，同一時代的打扮。」

「她們從那裏挖出了這些文物的寶貝呢？」

「沒落的貴族總是要受布爾喬亞的暴發戶的珍視的。」

「沒有別的理由？」

「沒有。」

之後，主人，兩位議員，諾伯特·戴·瓦倫和賴伐爾便開始談論政治問題，一直談到上了最後的一道水菓。

當他們回到客廳的時候，杜洛伊又走近瑪勒爾夫人，望着她的兩眼說：「今晚要我送你回去麼？」

「不。」

「爲甚麼不？」

「因爲拉洛馬得先生住在我隔鄰，我每次到這裏赴宴，他一定送我到門口的。」

「我幾時可以見到你？」

「明早來陪我吃早餐。」

於是他們便不再說甚麼，分開了。

杜洛伊沒有逗留很久，覺得索然寡趣。他走到樓梯上，諾伯特·戴·瓦倫追了下來，他也出來了。老詩人挽住他的手臂。他已經不必害怕在報館裏會有甚麼敵對了，他們的工作是完全兩樣的，所以他現在便用一種慈父的態度對待這個年青的伙子。

「唉，你願意陪我走一段路麼？」他說。

「高興得很。」杜洛伊回答。

他們走出去，沿着馬爾翠布林蔭路慢慢地踱着。這一晚，巴黎幾乎是冷清清的看不到人影——這是一個寒冷的夜晚；在這樣的夜晚裏，空間似乎顯得更大，星星也顯得更高，冰冷的空氣又好像夾着從天空丟下的甚麼。兩個人先不說話。隨後杜洛伊想發表一點意見，開口道：「今晚你很憂鬱，老先生。」

詩人回答：「我總是這樣的，老弟；幾年之後，你也會這樣的。生命好比一座山。當你向上攀登的時候，你望着山峯，心裏總是愉快的。一旦到達了絕頂，你就會猛然望見面前的下坡，和牠的盡頭，那就是死。一個人攀登很慢，可是下落却很快。在你的年紀，人是快樂的。他希望着許多東西，這些東西總不會窮盡的。在我的年紀，人就沒有

任何希望了，除了死以外。」

杜洛伊笑起來了：「你在我背上澆了一盆冷水。」

諾伯特·戴·瓦倫接着說：「不，你現在還不能瞭解我的話，但是以後你却會記起我現在對你說過的。到了一天，許多人會很快就到了那一天的，那時候歡樂消失了，一個人就會在見到的一切事物後面，看到了死。你也不會瞭解這句話。在你的年紀，這是毫無意義的；在我的年紀，這是可怕的。一個人會猛然瞭解這句話，說不出甚麼道理；那時候，生命中的一切就會變色的。一句話，生就是死。我現在覺得死就在咫尺，所以我常常要伸開兩臂推開他。我到處看到他。路上壓死的昆蟲，樹上掉下的葉子，朋友頭上的白髮，都撕破我的心對我叫喊道：『注意呀！』他損壞了我的一切，傲的、看的、吃的、喝的、心愛的，例如明月、朝陽、名川、大海以及沁人心肺的夏夜的和風。」

他站住想了一會，顯出絕望的樣子說：「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我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也沒有兄弟姊妹；沒有女人，沒有兒女，沒有上帝。」

停一會，他又加上一句：「我只有詩。」

他們走到康科特橋，沉默地走了過去，經過布秀皇宮。諾伯特·戴·瓦倫又開口說道：「要結婚，朋友：你不知道在我的年紀過着獨身生活是怎麼一回事。寂寞給我帶來

的苦惱——在家裏在爐邊度過一夜的寂寞。這是那麼深沉，那麼悲慘，單人住在裏面的屋子的死寂。不僅是包圍着身體的死寂，而是包圍着靈魂的死寂。聽到器具的響動，我就會渾身戰慄，因為我沒有想到我的陰沉的屋子會有聲音的。」他沉默一陣，又說道：「人到老了，最好有幾個子女。」

他們走到了布爾根路的中段。詩人便站在一間高廈面前，按了門鈴，拉拉杜洛伊的一隻手，說道：

「不要記住老人的廢話，青年人，照你適合的生活過下去吧！夜安！」

他隱沒到黑暗的門裏去。

杜洛伊繼續走下去，心裏感到疼痛。好像人家讓他看到了一口填滿骷髏的深洞，一個無法逃避的坎埕，大家總有一天要跌落下去。他低咕道：「我的上帝！在他的地位不會頂有生氣的。我不要站在前列看到他的思想的行進吧。見鬼，不！」

他在一處停了下來，看一位香氣襲人的女士下車進屋。當她從他的身邊經過的時候，空氣裏洋溢着馬鞭草和鳶尾草的芬芳，他又吸進熱力了。他的心肺跳動着，一時充滿了希望和愉悅，腦子裏面也隱約地浮起了瑪勒爾夫人的倩影。一切事物都對他微笑，生命用慈祥的態度歡迎他。人的理想的現實是多麼甜蜜的一回事呵！

瑪勒爾夫人款待他，好像他們沒有破裂過一樣，她說：「你不知道我多麼苦惱，親愛的。我的丈夫準備在家裏待六個星期。他已經請假了。但是我不能夠待六個星期不見你，特別在我們發生過小小的口角之後。現在我要安排一番。請你星期一同我們會餐。我已經對他說到你，我要替你介紹。」

杜洛伊怔了一下，有點昏亂。他害怕會給發現到破綻——從一個小小的不自然的動作上，一種態度上，他忸怩地說：「不，我還是不要結識你的丈夫吧！」

她非常驚訝，睜着眼睛站在他的面前：「但是爲甚麼呢？多麼好玩的一回事呢？我沒有想到你是這樣的一個傻瓜。」

他受了刺傷，於是說道：「好吧，我星期一來。」

她繼續說道：「爲要表現得更加自然，我也請瑪勒爾夫婦，雖然我實在不願意在家裏請客。」

一直到星期一，杜洛伊從不多想這一次的訪問，但是當走上瑪勒爾夫人寓所的扶梯時，他却感到非常不安，不是因爲討厭拉她丈夫的手，喝他的酒，吃他的麵包，而因爲他担心着不知道的甚麼。他給讓進客室，照例待一會。不久，內室的門開開了，他看見一位高高的白髮的男人，佩着榮譽團的徽章，嚴肅而方正，迎面走了過來，禮貌十足

的，說道：『我的內人常常對我提到你，先生，我很高興結識你。』

杜洛伊走上一步，裝出誠懇的態度，熱烈地握住他的手。後來，他坐下了，想不出話說。

瑪勒爾先生在火上攔一塊木頭，同時問道：『你在新聞界工作了很久吧？』

『才有幾個月。』

『啊！你跑得真快。』

『是的，好像這樣，』於是他開始信口高談，自己也不想說的是什麼，他談到所有瑣碎的事情，這都是兩個生人碰在一起常常會談到的。

瑪勒爾夫人突然進來了，她用愉悅的微妙的眼光望了一下，便向杜洛伊走來，他不敢當着她的丈夫，像以往一樣吻她的手。他顯得沉着而安詳，這種聚會似乎很適合於她的坦白和詭詐，羅林也出來了，走來把前額伸給杜洛伊，態度比以往還要鎮靜，父親在座使她感到了威脅。她的母親對她說：『今天不要叫他迷人兒了。』小孩子滿臉通紅，似乎犯了過錯，給人家揭穿了內心的祕密。

福勒斯特爾夫婦進來的時候，大家看到福勒斯特爾的狀態都覺得驚心。在一星期裏他瘦得可怕，蒼白得可怕，而且不斷地咳嗽。他告訴大家，說是他聽從醫生的命令，

期四要到康尼斯去了。他們很早回去了。杜洛伊擺着腦袋說：「我覺得他已經很溜了。他不會提命的。」

瑪勒爾夫人鎮靜地說道：「呵，他完了。他有福氣找到了這樣的一位太太。」

杜洛伊問道：「她給他幫助很大麼？」

「她做了種種事，她熟悉一切在進行中的事情；她認識每個人，用不着看過他們；只要她需要而且到了需要的時候，她就會找到她所需要的。呵，她聰明，伶俐而且多謀，誰也趕她不上。誰要了她就等於發一筆財。」

喬治說道：「無疑的，她會很快再結婚的。」

瑪勒爾夫人回答：「是的，我不會奇怪，如果她已經看中某一個人……一個議員，老實說，除非他願意會有……有……有甚麼嚴重的……障礙。那樣……我就不火滿差了。」

瑪勒爾先生有點過意不去，埋怨道：「你總是疑心許多事，我不喜歡這樣的。不要多管閒事吧。我們要多多反躬自省。這是對人的必要的規條。」

杜洛伊告辭了，心裏覺得不安，而腦子裏却裝了許多模糊的計劃。第二天他去看瑪勒爾斯夫婦，他們已經把行李包裝好了。查理躺在沙發上，充份顯得呼吸困難，他說

：「一個月以前我就該去了。」

隨後他指示他許多關於報紙的事情，雖然所有的事情早已跟華爾特先生磋商決定了。杜洛伊出去的時候，熱烈地緊握住老同事的一隻手，一邊說：「好吧，老友，我們希望你很快回來。」福勒斯蒂爾夫人送他出來，他匆匆地對她說：「你沒有忘記我們的協定吧？我們是朋友，也是同盟。所以你如果需要我，不管甚麼事，都要馬上通知我。來一封信或者一封電報，我一定遵辦。」

她喃喃道：「謝謝你，我不會忘的。」她的眼睛也說道：「謝謝你，」而且含意是更深更遠的。

下樓的時候，杜洛伊遇到徐步登樓的服德勒先生，這個人他以前曾在這兒見過一次。伯爵顯得哀傷，也許是爲的這一次的離別。爲要表示謙恭，新聞記者深深地鞠一個躬。對方也恭敬地答一個禮，但多少帶點自大的神氣。

福勒斯蒂爾夫婦在星期四晚上動身了。

七 達到目的的手段

查理走了之後，杜洛伊在法蘭西生活日報編輯部裏的地位益增顯要了。除了「回聲」以外，他還要在若干社論上簽名，因為經理堅持每個人都得對自己的「稿件」負責。他參加幾方面的報紙的辯論，在這裏面他博得了聲譽，同時他經常和各方面政治家接觸，也漸漸具備一個聰明出色的政治編輯的條件。只有一個人能夠上他的眼，那是在一個小報裏面的，這家小報不斷地攻擊他，或者在他看來，甯說是攻擊法蘭西生活日報的「回聲」編輯，據不律蒙報的這位匿名的作者說，「回聲」編輯是「華爾特先生的嚇人之物。」一天這家報紙都有諷刺怒罵的文章。

一天，傑克·賴伐爾對他說：「你真有耐性。」

杜洛伊回答：「有甚麼辦法呢？能非不正面攻擊。」

可是一天下午他走進編輯室的時候，保伊斯蘭納德遞過一份最近的不律蒙報，一邊說道：「又是刻薄地挖苦你啦。」

「啊！講甚麼的？」

「呵，甚麼也沒有——關於奧伯特夫人因為傷譽風化被捕的新聞。」

喬治，接過報紙，讀着標題「杜洛伊的落後」的一篇文章：

「聲名赫赫的法蘭西生活日報的記者今天告訴我們，說我們報導的關於奧伯特夫人被捕一節只是出於我們的幻想。這位當事人現任蒙特馬特萊區的厄鳩露爾路十八號。這位記者連這個都不知道，他最好還是給我們報導他所專長的動人的新聞吧——例如前後矛盾的死人的新聞，永不實現的戰爭的新聞，隨心虛構的官局的重要談話……等等，總之一切構成華爾特的利潤的新聞，或者是關於某某冒充貴婦的宴客的消消息，或者是獲篇堂皇的消費論文，讓館裏的同仁撈到一筆收入。」

這位青年驚訝勝似煩惱，只知道這裏面有些東西教他非常難受。

保伊斯蘭納德繼續說：「那一則消息誰給你們的。」

杜洛伊想了一會，想不起來。他忽然想起了，「聖。波丁」。他重新讀着不律斐報，讀到揭露非法取財的一段，他受到激動，滿臉通紅了。他喊道：「甚麼！他們說我受賄麼？」

保伊斯蘭納德插嘴道：「唔，對啲。這對你是不好的。經理對於這種事非常嚴格。「回聲」上面可能常有這種事情的。」

聖。波丁這時進來了。杜洛伊迎了上去。「你讀過不律斐上面的這篇文章麼？」

『是的，我剛從奧伯特夫人那裏來的。的確有這個人，但並沒有被捕。那新聞大都是沒有根據的。』

杜洛伊連忙走到經理室，他覺得經理有點冷淡，眼裏現出懷疑的表情。傾聽過事件的經過報告之後，華爾特先生說道：『你自己去看那個女人，然後寫一篇反駁的文章，要寫得人家不會再說你的這些閒話。我指的是這篇文章的後面一段。這對於報紙，對於你自己以及對於我，都是頂不好的，新聞記者絕不能被懷疑得有甚於凱扎的女人。』

他跳上一部馬車，帶了聖·波丁當德總導，同時對車夫喊道：『蒙特馬特萊區的厄鳩露爾路十八號。』

這是一座高大的房子，他們要爬上六層樓梯。一個婦人出來開了門；望見了聖·波丁，便說道：『現在你又找我幹嗎？』

他答道：『我帶這位先生來，他是警署的視察，想聽聽你的故事。』

她放他們進去，一邊說：『你走了以後又來過兩個人，是一家報館的，我不知道叫甚麼名字。』之後便轉對杜洛伊說道：『這位先生想知道這回事麼？』

『是的。你被捕過麼？』

她高舉兩臂。『一生沒有被捕過，先生，一生沒有被捕過。全部事實是這樣的。我有一個屠戶，他賣的是好肉，但總是不夠秤。我早就知道了，但沒有說甚麼；不過有一天我要他割兩磅排骨，因為我的女兒和女婿來吃飯，我看他秤了一些碎塊——排骨碎塊，那是真的，但不是我的。我可以把它燉湯，那是真的，但我跟他要排骨，並不是要人家的碎塊。我不要，他就罵我老騙子。我罵他老混蛋，還罵了許多話。我們吵得很凶，鋪子四周圍上了百把人，有的拚命地笑。最後來了一個警察，要我們到警署去解決。我們去了，警察長官撤消了這件案子。這以後，我便上別家買肉，也不經過他的門口，免得再出亂子。』

她的話說完了，杜洛伊便說道：『就是這樣麼？』

『這是整個的事實，先生，』老婦人說，於是倒一杯水遞給杜洛伊，他謝絕了，之後她又強調那一家屠戶的秤頭不夠。

一回到辦公室，杜洛伊便寫作他的答辯。

『不律豪報的一個匿名的不通的作者想同我爭論一件關於老婦人的問題，他說她是會給風化警察逮捕過，我否認這件事實。我親自見過與伯特夫人——她最少上了六十歲

「她詳細告訴我她跟屠戶的爭吵，爲的秤一點排骨，後來便到警署解決了。全部的事實不過如此。關於不律蒙報的這位作者的其他的中傷，我不屑置辯。一個人不會答復這一類匿名的文章的。喬治·杜洛伊。」

華爾特先生和傑克·賴伐爾進來看過這篇文章，認爲滿意，便決定馬上付排。

杜洛伊回去很早，心裏多少有一點動盪不安。他會怎樣答復呢？他是誰呢？爲甚麼這樣攻擊呢？依照新聞記者的惡習，這件事情可能會拖得很遠的。他睡得很壞。第二天他在報上讀到自己的答復，覺得印的比寫的還加迫人。他覺得他應該說得和緩一點。他整天覺得煩燥，晚上又睡得很壞。天一亮，他就起來，想找一份不律蒙，那上面一定會
有答復的。

氣候又轉冷了，凍得厲害。水溝還在流水的時候凍結了，有如兩條冰帶沿着人行道直拉下去。早報還沒有來，杜洛伊記起發表第一篇文章，『非洲狩獵記』的一天。後來報紙送進了報攤的窗口，女報販便把一張展開的不律蒙遞給杜洛伊。

他在報紙上掃了一眼，要找自己的名字，先沒有找到。他鬆了一口氣，他看到夾在兩道線條中間的一段。

「法蘭西生活日報的杜洛伊先生反駁我們，全是說謊。可是，他也承認有一個奧伯特夫人，而且有一個警察把她帶到警署去。所以剩下的只好在「警察」上面加上「風化」兩字。他是對的。但是某些新聞記者的良心和他的才能是恰恰相稱的。我署名：路易·郎格蘭蒙。」

喬治的心房撲通撲通地跳着，他走回家裏去穿上衣服，不知道自己在做些甚麼。

他匆匆穿起衣服，便跑去找到華爾特先生，雖然這時候才剛剛八點。華爾特先生早已起床，正在讀着不律蒙報。「好，」他看到杜洛伊，便板起面孔說，「現在你不能讓步了。」年青人沒有回答，他又說下去：「馬上去找賴伐爾。他會幫你的，」

杜洛伊說了幾句含糊的話，便去找那一位紀事文專家，他還在睡覺：他從床上跳起來，讀了那一段文字，然後說：「我的上帝！你得決鬥！你想再找甚麼人來當一個副手？」

「我實在不知道。」

「保伊斯蘭納德？你覺得怎樣？」

「好的。保伊斯蘭納德。」

「你還會劍吧？」

『一點不會。』

『糟糕！那麼用手槍吧？』

『我還打得兩下』

『好。你練習一下，我去安排別的事情，等我一會。』

他走到盥洗室，一會又出來，已經洗過臉，刮過鬍子，穿得整齊齊了。

『跟我來，』他說。

他住在一間小屋的地面一層，他把杜洛伊帶進地下室，一個很大的地下室，那已經給改成了擊劍室和射擊場，所有通到街上的窗口都關閉上了。他亮起一長列的煤氣燈，燈頭有一個漆着紅色和綠色的鐵人，之後便在牆上放下兩對後膛手槍，而且就像臨陣一樣用一種尖銳的聲音發着口令：『預備！開放——一——二——三。』

杜洛伊張惶失措，唯命是聽，舉起一隻手，對準射擊。因為童年時候常常用他的父親的一枝馬槍打鳥，所以他總射中了鐵人身上的標誌「傑克·伐賴爾大為滿意，高喊道：『好——好極了——好極了——你行——你行。』

然後他走了，一邊說：『繼續練到中午。子彈很多；不必可惜。我要回家陪你吃早餐，同時告訴你事情的經過。』

杜洛伊獨個兒放了幾槍，便坐下細想。這些多麼無聊啊！決鬥證明了甚麼呢？不是決鬥之後，一個壞蛋就不成爲壞蛋呢？一個老實人受了侮辱，便跟一個混蛋拚命，會有甚麼所得呢？於是他的腦子裏模模糊糊地想起了諾伯特·戴·瓦倫說過的話。

他覺得口乾。他聽到背後有滴水的聲音，發現那裏有一個水喉，套着一根皮管，他便對管口喝了幾口。之後，他又想起來了。地下室裏很陰沉，陰沉得像一座墳墓。隱約的車聲聽來宛如遠處的雷鳴。現在該有幾點呢？在這裏，時間過得好像在牢獄裏一樣，沒有一件的東西可以指明他的時刻，除非有一個看守進來。他等了很久。後來，他忽然聽到了腳聲和語聲，傑克·賴伐爾伴着保伊斯蘭納德進來了。他一見到杜洛伊便開口喊道：「全解決了！」

杜洛伊以爲這件事是用一封道歉信解決了的，心房跳了起來，同時便喃喃道：「啊！謝謝！」

紀事文專家接着說道：「那傢伙朗格蘭蒙非常直截了當；他接受我們的所有條件。隔開二十五步，放一槍，聽口令舉槍。這樣子，手就穩多了，看這個，保伊斯蘭納德，我說的是這樣。」

他拿了手槍放一發，指出舉手射擊可以射得更準。之後他說：「我們吃飯去；現在

已經十二點過了。」

他們上一家附近的餐館。杜洛伊難得開口，他吃了東西，以免露出畏怯，下午便陪同保伊斯蘭納德辦公去，心慌意亂地處理了一些事情。傑克·賴伐爾後來又來了，說定兩個副手在明早七點鐘替他雇一部四輪馬車，驅到舉行決鬥的地點，維辛迫特森林。所有的事情都弄得很突然，不要他參預，不要他說一句話，不要他發表意見，不要他加以可否，而且也弄得很快當，弄得他有點茫然，不瞭解的究竟是甚麼。

他同保伊斯蘭納德一道晚餐，這位同事誠心誠意地整天陪着他；他回到家裏已經九點了。一到只剩下自己個人的時候，他又坐下細想了。他把賴伐爾給他的一張敵手的名片，扔在小檯上，白天裏他早已在那名片上念過二十遍，現在又念道：「路易·朗格蘭，蒙特蒙德路一七六號。」沒有別的。他細心考察這些擠在一起的字母，這對他似乎有點神祕而且隱含着惱人的意義！路易·朗格蘭。誰叫這個名字呢？幾歲，多高。甚麼樣子呢？一個生人，一個不相識的人，要這樣跑來猛烈結果一人的生命，沒有任何理由，光是由於衝動，爲了一個老婦人踉蹌戶吵架，這不無聊麼？多麼殘酷呀！

他失神地站着，眼睛盯在名片上。他對這一張紙頭發生憤怒，而在憤怒之中却又夾雜着奇怪的不安的情緒。這是多麼笨的勾當呵。他拿起手邊的一把剪刀，刺進印成的名

字，好像他就在刺殺某一個人。

他自己的聲音使他聽得發抖。他向四圍望了一眼。他覺得非常昏亂。他喝過一盃水，便睡覺去了。

一輪到床上，他便吹滅蠟燭，合上眼睛。雖然房裏是很冷的，他裹在蓋被裏却感到很熱，可是他却也無法睡覺。

他忽然想爬起來對鏡看看自己。他重新燃上臘燭。他望到自己的面孔，幾乎不能認識，似乎他從來沒有看過自己，他的兩眼顯得巨大，面色顯得蒼白，他的面色的確蒼白，青白的蒼白，他的腦子裏猛然泛過了一種想頭，「明天這個時候，我可能死了。」於是他的心房又劇烈地跳起來了。

他想生一爐火。他目不旁視地慢慢地生着爐火。由於神經的痙攣，他觸到東西的時候，手頭有點發顫。他的腦子恍惚惚惚的。不連續的綜錯的念頭變成飄忽而又痛苦。他弄得如癡如醉，好像他喝過酒的。他一再自問道：「我要怎麼辦呢？我會弄到甚麼結果呢？」

他開始回來睡著，無意識地反複道：「我一定要振起精神，我一定要振起精神。」隨後又說：「我要寫一封家信，準備萬一。」他坐下來，不敢執筆，又一跳站了起來。

他不斷敲着牙齒，同時自問道：「我的對手是不是常常出入過射擊場呢？他是不是射擊名手呢？」他從來沒聽過人家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如果不是出色的手槍射手，他決不至於直截了當地接受了這種危險的挑戰。

天破曉了，於是他開始修飾。刮臉的時候他又脆弱起來了，心想這也許是最後一次刮臉了。他喝了一口白蘭地，穿好衣服。底下的時間很難排遣。他回來瞞着，想撥開一切不想。他聽到叩門的聲音，嚇了一跳，幾乎要仰面倒了下來。來的是他的兩位副手。時間到了！

他們都裹着皮衣。賴伐爾同他的當事人握過手，接着說道：「冷得像西伯利亞一樣。」一會又說：「唯，怎麼樣？」

「很好。」

「你十分鎮靜？」

「十分鎮靜。」

「完全對的。你吃過東西麼？」

「吃過；我不要甚麼了。」

保伊斯蘭納德爲了表示隆重，佩上了一面黃色和綠色的外國勳章，杜洛伊從來沒見

他佩帶過的。

他們走下樓去。一位紳士在車上等候他們。賴伐爾介紹他是布魯門醫師。『杜洛伊同他握手，一邊說道：『我非常感激你』便在前排坐了下來。他坐在一塊硬東西，於是又跳了起，好像給彈簧彈起來的。那是手槍盒子。』

賴伐爾望他說：『不，後面坐位讓醫生和當事人坐的，後面坐位。』

杜洛伊聽他的話，便在醫生一旁坐下。兩位副手以次進來了，於是車夫便趕起車子。他知道上那裏去的。手槍盒子，礙着每一個人，尤其是杜洛伊，他甯願不看牠。牠們把牠擱在他們的背後，却又礙他們的背子；他們便把牠豎在賴伐爾和保伊斯蘭納德兩人之間；牠一再倒了下去。最後他們便把牠存在脚下。談話很不起勁，雖然醫師曾講了一些趣聞逸事。只有賴伐爾同他搭訕。杜洛伊很想說幾句俏皮語，但他生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露出心裏的慌亂；他給恐懼襲得快要發抖了。

車子不久便駛到野外來了。這時是九點鐘左右。這是一個嚴冬的晚晨，一切東西都明亮得如同玻璃。樹木披着白霜，好像分泌着白冰。大地在人的脚下發響；乾燥的空氣把頂微弱的聲音也帶到很遠的地方去蔚藍的天空有如一面鏡子；太陽眩目而寒冷，把光線撒在凝凍的萬物上却不會溫暖甚麼。

賴伐爾望着杜洛伊：「我在加斯丁。蘭涅德那裏買到這兩枝手槍。他親自裝上子彈。彈腔是封固的。我們要用錢卜決定，到底用我們的手槍還是用他們的手槍。」

杜洛伊信口回答：「我非常感謝你。」

賴伐爾給他一些特殊的指示，因為他切望他的當事人不至弄出差錯。他對於每一點都強調地說了幾遍，他說：「他們說『你們預備好了麼，先生？』你一定要大聲答道：『好了。』他們一說『開放！你一定要趕快舉槍，你一定要在他們說出『三』以前就開槍。』」

杜洛伊在心裏反復念道：「他們一說開放，我就要舉槍。他們一說開放，我就要舉槍。」他就像小孩子學習功課一樣，要念個爛熟，好把牠記牢。「他們一說開放，我就要舉槍。」

車子走進了一座森林，轉到右邊一條路，一會又向右邊轉一次。賴伐爾忽地打開車門，對車夫喊道：「那條路，走那條小路。」

杜洛伊望見廣坪的遠邊另外有一輛車子停在那兒，四個上流人物在那兒蹀腳取暖。他感到呼吸困難，只得張開了嘴巴。

兩位副手首先下去，接着是醫生和當事人。賴伐爾帶着手槍盒子，同保伊斯蘭納德

走去會見迎面來的兩個生人。杜洛伊看到他們互相敬禮，然後便在廣場上踉蹌來去，有時望望地面，有時又望望樹林，好像他們看見甚麼掉下來或者又飛走了。然後他們量了若干步的距離，用勁把兩枝手杖刺進凍結的地面。然後他們又混成一團，舉行錢卜，好像小孩玩錢卜一樣。

布魯門醫生對杜洛伊說：『你覺得舒服嗎？你需要甚麼吧？』

『不，不要，謝謝你。』

他似乎覺得他瘋了，他睡着了，他正在做夢，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包圍住他，他怕麼？也許吧。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周圍的一切完全變樣了。

傑克·賴伐爾回來了，用一種滿意的聲調低語道：『一切都停當了。就手槍來說，我們是運氣。』

但是就杜洛伊來說，這是完全無關緊要的。

他們取下他的大衣，他無意識地讓他取去。

他們摸着他的禮服的胸前的口袋，證明他沒有攜一本手冊或一些紙頭，準備囤積子彈。他却像祈禱一樣不斷地默念着：『他們一說開放，我就要舉槍。』

他們帶他走到插在地面上的一枝手杖面前，同時給他手槍。他看到和他面對面地站

立着一個矮矮胖胖的禿頂的人物，戴一對眼鏡。這就是他的敵人。他看得十分清楚，但却不能想什麼。「他們一說開放，我就要舉槍。」

在深沉的寂靜裏發出了人聲，好像從遠方傳來的：「你們準備好了麼，先生？」

杜洛伊喊道：「好了！」

同樣的聲音說出了：「開放！」

他再沒有聽見別的，也沒有看見別的，更沒有想到別的，他只知道他舉起手槍，用力地絞着槍機。他沒有聽見別的，只見槍口上忽然冒起一縷烟霧。因為站在對面的那個人還在原來的地置，他也看見一團烟霧飄過他的頭上。

兩個人都開過槍。事情完結了。

他的兩個副手和醫師撫摩他，解開他的衣服，急切問道：「打中了嗎？」
他信口答道：「不，我想不至。」

朗格蘭蒙也一樣沒有受傷。賴伐爾用一種不滿意的聲音埋怨道：「用這種蹣跚的手槍，總是這樣的。不是不中，就會打死。多麼缺德的傢伙。」

杜洛伊驚喜交集，站着不動，事情完結了，他們只好把他的手槍取掉，因為他還緊緊地把他握住。現在他覺得他可以跟整個世界作戰了。事情過去了。多愉快呀！他忽然

覺得勇氣百倍，誰都不怕。

四個副手又聚在一起談了一陣，指定一個人紀錄當天的經過。之後他們又坐上車子。車夫起先躺在車廂裏發笑，現在又揮着鞭子趕起車子了。他們在林蔭道上共進早餐，談論剛才的事情，杜洛伊便敘述他的印象。

「我覺得毫不在乎，毫不在乎。究竟你們也會看得出來的。」

賴伐爾回答：「不錯，你態度很好。」

紀錄寫好之後便送給杜洛伊，他準備排進報紙去。他讀到他會同朗格蘭愛先生互射一對子彈，他覺得奇怪，於是不安地質問賴伐爾，說：「但是我們只放一槍。」

賴伐爾笑道：「是的，一個射一個，合起來就是一對。」

杜洛伊認為解釋很完妥不再追問了。華爾特參參擁抱他，一邊說：「好漢，好漢！你保衛了法蘭西生活日報的面子。好漢！」

晚上杜洛伊跑到各家大報館和林蔭道上的大咖啡店。他碰到他的對手兩次，他也在那些地方出現。他們彼此不敬禮。如果一個受傷了，他們就會握手的。可是他們每一個都指天劃地地說他聽到對手的子彈的呼哨。

第二天七點左右，杜洛伊接到一封電報：

「切盼即來着士坦丁堡路。克羅。」
他見到她之後，便有聲有色地對她敘述這一次的決鬥。這喚起了她的同情，她喃喃道：

「呵，我可憐的人兒呀，我的可憐的人兒呀！」

他忽然想到一事，於是問道：「這裏的租金多少？」

「每月一百法郎。」

「好，我要自己租下來，我的房子早就不合我的新的地位了。」
經過一忽兒的考慮之後，她說道：

「不，我不高興。」

「爲甚麼不呢？」他奇怪地問。

「因爲。」

可是結果還是商定了由他租下。他們分開的時候，她說道：

「星期天到我們家裏吃晚飯。我的丈夫覺得你很有愛。」

「怪傢伙！多胡塗！這個老頭子怎麼會愛上這個狂人！」杜洛伊在走到報館的路上這麼想道。

八 求婚

這一回決鬥使杜洛伊在法蘭西生活日報的重要作者之間佔了一個地位。但是，因為他很難提出主張，便專門寫作批評的文章，攻擊道德的墮落，人格標準的下降，愛國精神的衰弱以及法蘭西光榮的貧血症。他發現了貧血症一詞，自己覺得很得意。但是瑪勒爾夫人却富於巴黎人的玩世不恭精神，便用一句警句挖苦他的說教，他含笑答道：

「傻！這種文章會增高我的聲價的。」

他現在住在君士坦丁堡路，他把他的皮箱、頭梳、剃刀和肥皂通通搬了去，這就算是他的全部搬遷東西了。

二月快要結束了。如果你早上打花攤走過，你就會聞到街上的紫羅蘭的香味。杜洛伊正在一個毫無雲霧的春天之下過着日子。

一晚他回到家裏，發現一封從門底塞了進來的信件。他望着郵戳，讀到「康尼斯」三字。他開函讀道：

「康尼斯，約利村。」

親愛的先生和朋友：你對我說過，不是麼，我遇到任何困難時都可以把你算上的？好吧，我現在就有一件痛苦的事情要請求你：請你來幫我一下忙，以免查理臨終時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守在這裏。他快要死了。根據醫生的預示，他不會度過這一個星期，雖然他還沒有倒床。我已經失掉能力和勇氣自毀他的死亡；想到益益接近的最後的時光，我感到恐怖。你是我唯一可以求助的朋友，因為我的丈夫沒有一個親屬。你是他的同事；他會把報館的大門向你打開。來吧，我請求你；我沒有別人可以請求了。相信我，你的最忠實的朋友，
梅德林·福勒斯蒂爾。」

杜洛伊的心裏浮起了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面前展開了自由和空隙，他低語道：「放心，我願意去的。可憐的查理。我們究竟是甚麼呢？」

他把這封信呈給華爾特先生，他無可奈何地准他離開，同時一再說：「不過要趕快回來；我們少不得你。」

喬治發一封電報給瑪勒爾夫人，告訴她他的出行之後，便趁第二天七點鐘的快車到康尼斯去了，當天下午四點鐘，他到達了。一個導遊帶他到了約利村。那是一所建在松林斜坡中間的村莊，蓋着許多白色的房屋。從康尼斯一直伸展到胡安海灣。福勒斯蒂爾

住的房屋——小小矮矮的意大利式的——蓋在穿過樹林的蜿蜒曲折的道路旁邊，每一面都可以望見一片動人的景色。

男僕開了門同時喊道：「呵，先生，夫人正在焦急等你來。」

「你的主人怎樣了，」杜洛伊問道。

「不很好，先生，他不會拖很久了。」

喬治進去的客廳掛着粉紅色的和綠色的印花布帘。高大的窗子可以俯望到市鎮和海面。杜洛伊低咕道：「我的上帝；這麼華麗的鄉村房子。他們從那裏弄到的這筆錢呀？」

一陣衣服的沙沙聲叫杜洛伊轉了一個身。福勒斯特爾夫人對他伸出雙手。「你來的好好呵！你來的好好呵！」

她多少蒼白了些也瘦削了些，可是依然很辯麗，或者纖弱一點卻會更顯得嫵媚，她低聲說道：「他真可怕，你知道麼；他知道他已經宣告死刑了，他叫我恐怖。你的皮箱在那裏嚟？」

「我把牠留在車站，我不知道你要我住那家旅館近便些。」

她猶豫一下，接着說：「你一定要住這裏。而且你的房子已經收拾好了。他隨時會死的；如果在夜裏死了，我就只剩一個人了。我派人取你的行李。」

他弓一個腰，一邊說：『隨你高興。』

『現在我們上樓去，』她說。

她跟着她。她打開二樓的一道門，杜洛伊看見一個裹着毛氈坐在靠窗的一張臂椅裏的活的死屍，甚至在落日的紅光照耀之下也顯得蒼白，用兩眼望着他。他幾乎不是認出而是猜出了這就是他的朋友。房裏洋溢着強烈的藥酒、醇精、焦油的氣味以及叫不上名字的肺癆病房的悶人的味道，福勒斯特爾費方地遲鈍地伸出一隻手。『呵，你來了。你來送我死，謝謝你。』

杜洛伊假裝笑臉。『送你死？這不會很好看的，我不會選那種時機來玩康尼斯的。我來看看你，同時也讓我自己休息一下。』

福勒斯特爾低聲說：『坐吧，』然後便低下腦袋，好像感到了絕望。他喘喘地呼吸着，時時發出呻吟，似乎要人家知道他病得厲害。

他的太太知道他不想說話，便靠在玻璃窗上，昂一下頭指點着窗外的景氣：『看看吧！這不是很美麼？』

黑色山峯後面的天空呈出紅色，一種火燒的紅色，叫眼睛忍受不下。杜洛伊不禁感到日暮的威力。他找不到足以表現心裏愉悅的字眼，只好說道：『這真要命的。』

福勒斯特爾抬起頭來，朝向他的太太，說：『讓我吸點新鮮的空氣。』

打開窗子，一陣空氣擁了進來，三個人都覺得清醒一下。這是一種溫暖和煦的春風，而且已經滿載着生長在這邊海岸的灌木和香花的味氣，從這裏面可以分辨出來松脂的重味和有加利樹的烈香。

福勒斯特爾粗促地呼吸着。他用指甲抓住椅臂，同時用一種低沉的斥責的口氣說：『關上窗子。我受不了。我甯願死在地窖裏。』

他的太太慢慢地關上窗子，然後便望着空際，把前額頂住玻璃。杜洛伊覺得十分難受，他很想同病人談談，安慰他一下，可是想不到安慰的話，最後，他說：

『那麼，你來之後并不會減輕？』

福勒斯特爾不耐煩地聳聳肩胛。『你看得很清楚我並沒有減輕，』他回答過後又把頭垂下了。

杜洛伊接着說：『說實話，這裏真比巴黎舒服得多了。在巴黎，我們還活在仲冬裏面。下雪，凍冰，落雨，而且一到下午三點鐘就黑得需要燃燈了。』

『館裏有甚麼新聞麼？』

『沒有。他們請了一個年輕的那克林担任你的工作，他是從服爾泰報出來，但是

不行。現在是你回去的時候了。」

病人喃喃道：「我……我現在要到黃泉底下工作了。」

這種念頭像喪鐘一樣，突然勾起了千愁百感。

福勒斯蒂爾開始用一種斷斷續續的接不上氣的聲音，說出許多話，叫人察聽得心酸：「我還會看見幾次落日呢？八次，十次，十五次，二十次，或者三十次——不會更多了。你有前途；我是一切都完了。我死了之後，一切都會照樣的繼續下去，有如我依然活着一樣。」他沉默了一會又繼續說道：「我看到的一切都叫我想起幾天以後我就不會再看見牠了。這真可怕。」杜洛伊猛然憶起幾星期以前諾伯特·戴·瓦倫對他說過一段話：「我現在覺得死就在咫尺，我常常想伸開兩臂推開牠。我到處看到牠。壓死的昆蟲、掉下的葉子、朋友頭上的白髮，都撕破了我的心對我喊道：「注意牠！」」

當時他并不了解這些話；但是現在看到福勒斯蒂爾，他了解了。他心裏湧起了一陣莫名其妙的痛苦，似乎他自己感覺到死——可怕的死——就站在面前，伸手就可以觸到，就在他的朋友輪着喘氣的椅子上面。

他滿想站起來，跑掉，飛掉，馬上回到巴黎去。啊！如果他早知道這樣，他就不會跑來了。

現在黑暗已經籠罩了全室，好像是預悼這個垂死的病人。只有窗子還可以看得出來，在這比較明亮的方塊上倩托出了那位年青女人的不動的輪廓。

福勒斯蒂爾合怒說道：「唯，今晚他們打算送一盞燈來麼？這就是他們所謂服伺病人啦。」

玻璃窗子上面的人影消失了。一陣電鈴的聲音響徹全室。一個僕役很快進來，把一盞檯燈擱在爐架上。福勒斯蒂爾夫人對他的丈夫說：「你願意躺到床上，還是下來吃飯呢？」

他低語道：「我要下來。」

爲了等待這頓飯，讓他們三個人呆坐了將近一個鐘頭，時時談些無用的平常的話語，好像讓沈默延續太久，讓死神正在這兒徘徊的室內的空氣停止流動，就會有甚麼危險，有甚麼神祕的危險一樣。

最後晚餐開上了。這頓飯對於杜洛伊好像是太長了。他們沒有說話，默默地吃着，用指頭撕着麵包。

晚餐一吃完，杜洛伊便託辭疲倦退到自己房裏去。同時想找出一個理由以便趕快走開，他想出一些計策，來一個電報，華爾特先生宣告他回去。

但是第二天醒來的時候，他的跑掉的決定顯得更難實現了。

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一個晴朗的南方的日子，叫人家的心理感到輕鬆。杜洛伊走到海邊去，心想下午去看看福勒斯特爾不遲。但是他回來吃早餐的時候，僕役却說：「主人已經問你兩三次了，先生。請你上去好吧？」

他上樓去。福勒斯特爾坐在椅上打盹。他的太太躺在沙發上看書。

病人仰起頭來，杜洛伊說道：「唯，你覺得怎樣？今早你顯得滿精神。」

「是的，稍好一點。我恢復了一點氣力。趕快同梅德林吃過早餐，我們要坐車出去逛逛。」

只她同杜洛伊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她便對他說道：「今天他又覺得自己完全好了，整個早上打算了許多事情。現在我們要上胡安海灣買一些陶器裝飾我們巴黎的房子。他決定要出去。我真怕會出岔子。他受不了頭痛的。」

四輪馬車到來的時候，福勒斯特爾由僕人扶着。一步一步地走到樓下。但是一望到車子，他却分付把車蓬取掉。他的太太反對說：「你會受涼。你瘋了。」

他固執道：「呵，我好多了，我知道的。」

他們先經過一條蔭翳的道路，兩旁都是花園，那境界就像英國的公園。隨後他們便

到了沿着海岸直達安提比斯的公路。

車子在一所大棚廠對面停下，棚廠前面寫着幾個字：『胡安海灣美術陶器。』福勒斯蒂爾想買一對花瓶擺在自己的書房裏。因為他覺得不方便下車，各種貨物便一件件送來給他過目。他挑選很久，一邊徵詢他的太太和杜洛伊的意見。

『你知道，』他說，『這準備擺在我的書房盡頭的小櫃上。我坐在椅子上可以隨時望到它。我要一種古式的，一種希臘的花紋。』他檢驗着貨色，要人家另外拿來幾個，後來又要看頭先送來的幾個。最後他決定了：把錢付了之後，他再三叮嚀貨件要馬上送去。『我幾天之內就要回巴黎去了。』他說。

他們回頭了，可是他們經過海灣的當兒，突然一陣谷風迎面撲了過來。病人咳嗽起來了。開始並沒有甚麼，後來却弄愈鬧愈凶，咳個不停，終於弄得快要斷了氣似的。

福勒斯蒂爾梗住了，他想吸進一口氣，而咳嗽就好像要撕破他的胸膛。沒有東西可以緩和牠或者鎮壓牠。他不得不讓人家從車上抬到房裏。杜洛伊抬着他的兩隻腳，覺得他的肺部一抽搐他的兩腳便抖擻一下。床上的溫暖也阻止不了這一陣咳嗽，這一直繼續發作到半夜，結果還是用納古丁麻醉下來。病人一直睜着眼睛在床上坐到天亮。

他開口第一句話就是要理髮匠進來。因為他每早一定要修臉。他下來讓人修臉，可

是馬上又得給扶回床上去。他的呼吸又短促又困難，福勒斯蒂爾夫人嚇得面無人色，要剛剛進去的杜洛伊馬上跑出來，請他去邀請醫生。

他幾乎馬上回來，帶來了加福德醫生，他開了一服鎮靜劑，說了一些意見。杜洛伊送他出門，問他實在的情形，他才說道：『已經完了。明天早上就會死的。告訴他的可憐的年輕太太，同時請一位神父。在我這方面，我已經無能爲力了。不過我總是盡我的力量。』

杜洛伊把福勒斯蒂爾夫人喊出來。『他快死了，』他說，『醫生說可以請神父來了，你覺得怎樣？』

她猶豫很久，然後用低聲回答，似乎她已經把一切都想通了：『是的，這是最妥當的——從各方面說。我要對他說明——告訴他牧師想看着他，或者別的甚麼；我實在不知道甚麼。我非常感謝你，如果你會替我跑一趟，找一個神父，找一個不至在懺悔的時候惹起太多的困難。』

年青人領回了一位親切的老年人的牧師，他對於這種場面滿會應付。他一走進垂死的病人的房間，福勒斯蒂爾夫人便退了出來，跟杜洛伊坐在隔壁的一間房子裏。

『這已經把他嚇昏了，』她說，『我對他提到牧師的時候，他的臉上現出了一種潑』

棉的表情，好像他聞到了那種氣息……那種氣息……你知道的。他知道一切到底都完了，他的時光可以計算出來了。」她接着說下去，面色發青了：「我永遠忘不了他臉上的這種表情。他當時一定面對面看到死神。他看見他的。」

他們可以聽到神父的聲音。他有一點聾，所以說話說得相當的大聲；他說：「不，不，你還沒有壞到別人那個樣子。你有病，但是並沒有危險。證明就是我還是用一個朋友一個鄉鄰的身份進來的。」

他們聽不清福勒斯蒂爾的回答，但是老頭子又接着說道：「不，我不想舉行聖禮。到你好些的時候，我們再談牠。如果你想趁着我在這兒的方便……比如說，來一次懺悔……我不問別的。我是一個牧師，你知道，我總是遇到機會，就要把我的羔羊帶回羊欄。」

跟着是一陣長久的沉默。福勒斯蒂爾一定有氣無力地說了一些話。然後神父突然用一種不同的聲音，用一種在祭場上獻祭的聲音，說：「上帝權力是無邊的。念念謝罪文吧，你也許忘了；我提示你，跟我念念：『永生的主呀！聖母馬利亞呀！……』」

他時時停頓一下，讓病人跟得上來。後來他說：「現在懺悔吧！」

年青的太太和杜洛伊靜靜地坐着，心裏充滿着奇異的情緒，奔騰着迫切的期望。病人說了一些話。神父又重複道：「你做過一些犯罪的享樂——那一類的，我的孩子？」福勒斯特爾夫人站了起來，同時說道：「我們上花園裏去。我們不要聽他的祕密。」他們出去坐在門前盛開的玫瑰底下的一張長凳上，旁邊是一坪石竹，空氣裏面飄揚着他們的強烈的發香。杜洛伊沉默一會，之後問道：

「你想暫緩回巴黎去吧！」

「呵，不，」她答道。「事情一了，我就回去的。」

僕役出來通知他們，說「居利先生已經辦完了，」於是他們便一道上樓去。

福勒斯特爾似乎顯得更瘦了。神父伸手給他，一邊說道：「日安，孩子；我明早再來，」便告辭出去了。

他一走開，垂死的病人還在喘氣，便掙扎着伸出兩手給他的太太，一邊喘息地說道：「救我呀……救我呀，親愛的。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呵！救我……告訴我，我應該做甚麼；請醫生來吧。隨便你給我甚麼，我都要。我不會死……我不會死呀！」他哭了。大粒的眼淚從眼上流到沒有肌肉的兩頰上，兩邊嘴角收縮起來，好像一個傷心的小孩的嘴角。

杜洛伊鎮靜下來，舒一口大氣，說：「這過的比我預料的還快！」

第一陣的激動過去，第一陣的眼淚流下之後，他們便忙着料理死者的後事。杜洛伊一直奔走到天黑，回來的時候已經餓極了。福勒斯蒂爾夫人只吃一點點，然後他們便坐在屏裏守着屍體。兩枝臘燭燃在桌上，旁邊是一盤聖水，上面擱一莖合羞草，因為他們找不到筌竹。

他們只有兩個人，年青人和年青的太太，旁邊的一個已經不算人了。他們無言地坐著，一邊思索一邊觀望。

一種巨大，模糊而又沉重的恐怖壓迫着杜洛伊靈魂，那是對於毀滅我們的渺小短促的生命的無可避免的死亡的恐怖。他對着他的威脅低頭了。他想到蒼蠅活幾個鐘頭，野獸活幾天，人活幾年，世界活幾個世紀。彼此之間有甚麼差別呢？相差不過是幾朝而已！

他掉開眼睛，免得再望到屍首。福勒斯蒂爾夫人垂頭靜坐，似乎也陷進了痛苦的沉思。她的美麗的頭髮繞住她的雪白的臉孔顯得那樣可愛，於是一股甜蜜得有如抓到希望的希望掠過了這個年青人的胸臆。爲甚麼要悲傷呢，現在他還有許多的歲月？他開始凝視她。她想得失神，沒有注意他。他必裏自語道：

這個死人有甚麼福氣會遇到這麼一個聰明美麗的伴侶，他們怎麼結識呢？她自願嫁給這個平凡落泊的青年麼？她怎麼替他做了一些事？他記起他聽到的關於服德勒伯爵的專情，據說他賠了一筆鉅資把她嫁掉了。

她現在怎麼打算呢？她會嫁給誰呢？或者像瑪勒爾夫人設想的嫁給一個議員，或者嫁給一個有前途的青年呢？她已經有了計劃，有了定見麼？他多想知道這些！但是爲甚麼要焦急她的打算呢？他自問一番而且知道了這是由於一種朦朧的神祕的想頭；這得想頭一個人甚至對自己都會加以隱瞞的，除非把自己尋根究底地考問一下。

不錯，他爲甚麼不可以嘗試一下呢？跟她一起，他會變得那麼堅強，那麼無畏呀！他急切想知道這個，想問問她，想知道她的意向。他明天要單獨離開這裏，因爲他不能留在這兒一個人陪她。所以這一定要趕快；一定要在回巴黎之前就弄清她的計劃，不讓她回旋退縮，或者受別人勾引，要她提出無函反悔的諾言。

他不知道要怎樣讓她了解他喜歡而且非常喜歡娶她做太太。當然他不能在此時此地當着死屍的面前告訴她這些話的。

「我們不可以打開一點窗子麼？」杜洛伊說，「我覺得房裏的空氣很不好。」

「是的，」她答道，「我剛剛也感覺了這樣。」

他走到窗前打開窗子，便轉身說道：「來吧，換一口新鮮的空氣。」

她默默地走了過來，爬在窗台上，靠近着他。之後，他便用一種低沉的聲音說：「聽我說，請瞭解我的意思。最要緊的，不要因為我在這個時候向你提到這件事，而對我生氣，我後天就要離開你。等你回到巴黎的時候我的話又會說得太晚了。我是一個窮光蛋，沒有一點錢，我的地位也還在創造，這你是知道的。不過我有堅強的意志，有點意思，我相信而且也正在走上正途。」一句話，我那天會在你家裏對你說過：我的最美的夢想就是娶一位像你這樣的女人。我現在再向你複述我的願望。你不要作聲，讓我說下去。我不是向你求婚。這個時候和這個地點都不合適做這種舉動。我只希望不至茫然走開，沒有聽到你可以讓我愉悅的一句話，你可以把我當一個朋友，一個兄弟或者一個丈夫，全由你高興；我的心，我的身體都是屬於你的。我不要你現在答復我。我不願我們在這裏再談到這件事。我們在巴黎再見的時候，你要讓我知道你的決定。不到那時候，不要說一句話。這樣好嗎？」

他說了這些話，眼睛總不望着她，好像只是對着面前的夜空廣播。她好像沒有聽到這些話，一動不動地定睛直望着月光照的開曠的景色。他們并排站立着，手肘撐着手肘立在那裏沈思着。過了一會，她低聲說道：「這裏相當涼，」便回身坐到椅子上去

了。

中夜的時候，杜洛伊先睡着了。他醒來一次，看到福勒斯蒂爾夫人也正在打盹。他轉一個身，重新閉上眼睛，一邊咕噥道：『該死，睡在床上真舒服多啦！』

一個突然的聲音把他驚醒。護士進來了。天已經通亮了。那位年青的太太，躺在他的面前的臂椅上，也像他一樣地給驚醒了。她的臉色有些蒼白，可是依然顯得美麗，端莊而且動人，雖然在椅子上過了一夜。

福勒斯蒂爾夫人提議到園裏散步，他們便繞着小徑慢慢地走着，愉快地吸着洋澄着松樹和有加利樹的芬香的空氣。她忽然開口了，并不掉頭望着他，就像他昨天晚上在樓上說話的樣子。她用一種低沉的嚴肅的聲調一句一句地說道：「

『你聽吧，親愛的朋友，我已經深切考慮過你對我的提議了，我不願意不給你一個答復便讓你走開。我要說的不說是或非。你對我說了那些話以後，我應該讓你完全瞭解我是那一類的女人，好叫你不至再對我懷存那一種願望，這只有在你沒：沒有存必瞭解我或者體諒我的時候，才會對我表示這樣的願望的。好好瞭解我。對於我呢，結婚並不是一條鎖鏈而是一種合夥，我意思是要保持自由，絕對自由，關於我的道路，我的行為以及我的來去。我不能忍受監督，不能忍受嫉妬，也不忍受批評我的行徑。一定要瞭解

，我可以斷言我絕對不會妨害我的男人的名譽，不會使他懷恨，使他難堪。但是這個男人也得決定要看我是一個平輩，一個盟友，而不是一個隸屬或著一個服從柔順的妻子。我知道我的見解跟別人的不同，但是我不想改變他，這就是我的答復。我也想加上一句：不用回答我；這是無用的而且也不適當。我們會再見到的，也許以後我們還會新頭談一談。現在你散步去，我要回去守着他。我今晚再看你。」

他在她的手上深吻一下，不說一句話走開了。當天晚上他們僅僅在晚餐時彼此見到，然後便退回各自的房間，大家都弄得精疲力盡了。

查理·福勒斯特爾第二天便下葬在康尼斯的公墓裏，沒有舉行葬儀。杜洛伊趕上一時三十分經過這裏的巴黎快車。

福勒斯特爾夫人陪他坐車到車站。在沒有分別之前，他們在月台上徘徊着，談些旅行的事情。

火車進了站台。新聞記者找好了位子又走出來，要同她再談一會，忽然感到無限的哀感，好像他就要永遠失掉她了。

一個站夫高喊道：「到馬賽、里昂和巴黎的上車！」杜洛伊走上車子，又爬在車窗上說了幾句話。汽笛叫號一聲，列車開始慢慢地移動了。

年青人伸首草外，望見女人靜立在月台上，用眼睛送着他。快要看不夠她的時候，他突然把右手蒙上嘴巴，向她拋一個飛吻。她帶着深思的猶豫的神情回他一個。

九 結婚

杜洛伊恢復了過去的一切習慣。

他現在住在君士坦丁堡路的小窩裏，過着規矩的生活，好像一個人準備過一種新生活。一樣。他和瑪勒爾夫人的關係也採取了夫婦的態度，似乎是對於將來生活的事前練習。瑪勒爾夫人對於會面時規規矩矩的態度感到無味，常常含笑說道：「你比我的丈夫還要有效養；這是用不着改變的。」

福勒斯蒂爾夫人還沒有回到巴黎。她留戀着康尼斯。他接她一封信，裏面僅僅說她要在四月中回來，沒有一個字提到別時的事情。他等待着。他已經立下決必要用盡方法娶到她，如果她還要猶豫的話。但是他相信自己的運氣，相信自己的誘惑力，一種莫名其妙的不可抵抗的力量，所有女人都會感受他的影響。

一封短簡告訴他分曉的時間到了：

「我已經回到巴黎了，來看我吧。梅德林。福勒斯蒂爾。」

沒有說別的，九點鐘他收到這封信，當天三點鐘他到了她的寓所。

她對他伸出兩手，臉上現着愉快的微笑。他們眼對眼看了好一會。後來她說：『那樣可怕的場面，你居然肯到我那裏去，你真好呀！』

『你叫我做的，我一定做到。』他回答道。

他們坐下了。她問些新聞，問華爾特夫婦，問到館裏的同事，問到報紙。總是常常想到報紙的。

『我完全失掉機會了，』她說，『的確完全失掉了。我曾經一心一意當一個新聞記者。毫無辦法，我喜歡這種職業。』

她停下來。他認為他了解她的意思，他認為他從她的微笑，從她的聲音，從她的言語上看出了她的挑剔。雖然他本來打算不要操持過急，卻不禁結結巴巴地說道：『那好呀，爲甚麼——爲甚麼——爲甚麼你不繼續——這種職業——用——用杜洛伊的名字？』

她忽然又嚴肅起來，把一隻手擺在他的肩膀上，說道：『我們暫時還是不要談這件事吧。』

但是他看穿她已經允許了，於是雙膝下跪，狂吻她的兩手。一面說道：『謝謝你，

謝謝你：呵！我多麼愛你呀！」

「聽我說，」她鄭重地說，「我現在還沒有決定下來，不過，這也許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答應我保守絕對的祕密，一直到我允許你說了出去的時候。」

他賭過咒，然後走開了，心裏洋溢着快樂的情緒。

這以後，他每次上她那兒總是小心謹慎的，決不要求她的更明確的答復，因為她講到將來的事情總是說「等一等」，一邊却儘在佈置兩個人共同生活的計劃，這給他的答復比較正式的承諾還要明白得多了。

杜洛伊努力地工作，花錢花得很少，想存儲一些款項，好叫到了結婚的一天不至於空無一文；據他的推度，那一天已經快到了。夏季過去了，接着便是秋天，誰也不會想到甚麼，因為他們碰頭的機會很少而且總是在頂自然的場合。

一天晚上，梅德林直望着他的兩眼，一邊說道：「你還沒有把我們的打算告訴過瑪勃爾夫人嗎？」

「不，親愛的。我答應你要保守祕密，所以我沒有對任何一個人開過口。」

「好，現在應該告訴她了。我也準備告訴華爾特夫婦。我們在這個星期裏辦好這件事，好吧？」

他臉紅了，一邊說：『好的，明天辦。』

她掉開眼睛，免得看到他的慌亂的神氣，同時說道：『如果你願意，我們就在五月初結婚。那時候是很好的。』

『一切事情，我都樂意服從你。』

『我想到一件事情，』她繼續說道，『這是相當難得說明白的。』

『甚麼事？』他問。

『是這樣的，親愛的朋友。我跟所有的女人一樣，我有我的弱點我的小氣。我喜歡好聽的稱呼。我喜歡有一個高貴的名號，如果我們結婚了，你不能把自己弄得尊貴一點麼？』

這一次却輪到她臉紅起來了，好像自己提出了羞人的甚麼。

他笑得滿乾脆：『我已經常常想過了，但好像并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的家鄉是康德魯嗎？』她問。

『是的。』

她猶豫一下，說道：『不，我不喜歡這個字眼。來，我們不可以把康德魯這個字修改一下麼？』

她從檯上拿起一枝筆寫了許多名字，同時研究牠們的形體。突然她叫起來了：「這裏！就這個樣子！」她把一張紙頭遞給他，他接過來念道：「杜洛伊·戴·康德爾夫人。」

他想了一會，然後正正經經地說道：「是的，這樣很好。」

她很高興，一再念着：「杜洛伊·戴·康德爾，杜洛伊·戴·康德爾，杜洛伊·戴·康德爾夫人。真妙，真妙。」她帶着自信的神氣繼續說道：「你就會看到人家很容易記住牠的。但是一個人要知道抓住機會，機會一過就來不及了。從明天起你就要在你們的紀事文章上簽署杜·戴·康德爾，而在你的「回聲」上光用杜洛伊。這天天在報紙上出現，人家就不會奇怪你取了一個假名的。到了我們結婚的時候，我們還可以再修改一下，把「杜」字去掉，同時告訴朋友們說是因為你的地位關係，或者就率性不說。你的父親的教名叫甚麼呢？」

「亞方山大。」

「亞方山大，亞方山大。」她低聲念了兩三遍，細聽牠的音節，然後便在一張空白的紙頭上寫道：

「亞方山大·杜·洛伊·戴·康德爾先生和夫人謹告親友：小兒喬治·杜·洛伊。」

戴·康德爾先生與梅德林·福勒斯特爾夫人結婚。」

她把紙頭遠遠地拿到，遠望着自己寫成的東西，覺得十分滿意。她說：

『甚麼事只需用一點辦法，我們就會得心應手的。』

他走到路上的時候，便決定以後要叫岱杜·洛伊，或者杜·洛伊·戴。康德爾，他似乎獲得了新的身份。他走起路來顯得更神氣，頭抬得更高，鬍子也更可怕，好像一個上流人走路的样子。他一肚子的高興，真想對過路的說：『我的名字是杜·洛伊·戴。康德爾。』

第二天早上他接到瑪勒爾夫人的一封電報，說她要在一點鐘來看他。他等着她，心裏有點焦急，他決定馬上把事情揭開，要說得完妥，然後在第一陣的感情激動鎮靜下來的時候，就要巧妙地對她說明他不能永遠保持獨身，既然瑪勒爾夫人一定要這樣生活下去，他不得不想跟另外一個人結成終身的伴侶。他雖然這麼想，心裏却也覺得難過：一聽到門鈴的響聲，他的心房便撲通撲通地跳起來了。

她走進來，一面喊道：『早安，迷人兒。』她發現他的樣子很冷淡，這才膩住他說道：『你有甚麼事？』

『坐下來，』他說，『我們要鄭重地談一談。』

她坐了下來，沒有把帽子脫掉，只把面紗翻到後面去。

他垂下眼睛，準備開口。他低聲低氣地說道：「我親愛的，你知道我很不安，很傷心而且痛惱亂，因為我一定反對你承認一件事。我的確從心底裏愛着你，所以我擔心給你痛苦比我準備對你說的消息，還叫我難過。」

她裝色突然發青了，覺得自己在發抖，同時結結巴巴地說道：「甚麼事？馬上告訴我。」

他臉做傷心的樣子，用一種悲哀而又果決的聲調說道：「我就要結婚了。」

她好像要暈倒下去，嘆了一口氣。一口從胸底發出來的痛苦的氣，然後便哽咽住了，說不出一句話。

他朝她跪下，不敢碰她；這種沈默比一陣憤怒更使他受到感動，於是他結結巴巴地說道：「克羅！我親愛的克羅！想想我的情形，想想我是甚麼人。呵，如果我能夠娶到你，我會多麼快活。但是你已經結婚了。我怎麼辦呢？來吧，現在想一想。我一定要在社會上佔一個地位，但是沒有一個家就不能做到這一點。如果你知道。好幾天，我曾想把你的丈夫殺死。」

他用一種溫柔的，鎮靜的，迷人的聲音說着，聽起來好像是一種音樂。他看見她的

呆滯的凝視的兩眼上慢慢地凝結兩顆淚珠，隨即掉到兩頰上，同時新的兩顆又準備跟着掉下了。

他喃喃道：「別哭，克羅；別哭，克羅，我懇求你。你絞得我心痛。」

她掙扎着努力掙扎着，想保持自己的矜持態度，同時用一種顫抖的，好像就要放聲痛哭的聲音，問道：「她是誰？」

杜洛伊猶豫一下，隨即知道這是一定要說的，於是說道：「福勒斯蒂爾夫人。」

她站了起來，杜洛伊猜她會一句話不說地走掉，既不證實也不諱宥，他感覺痛苦和羞辱直達到他的靈魂的深處。他想留住她，便伸開兩臂把她抱住，一面說：「我懇求你，不要像這樣地走掉！」

於是，她便用潤濕的絕望的眼睛俯望着他，那是那樣的動人，那樣的哀戚，映出了一個女人心裏的整個的悲哀。同時她噓噓地說：「我——我沒有話說。我沒有辦法。你——你是對的。你——你挑選得好。」

她最後一掙，脫出了他的擁抱，便離開了房子，他也不想再挽留她了。」

剩下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他爬了起來，昏亂得有如石頭上挨了一拳。一會他清醒了，嘴裏咕咕道：「好吧，好算不過這樣了。事情已經過去了，而且也無需吵鬧。這總算

是好的。」於是他去掉了，一個重壓，一下子感到了輕鬆。他如醉如狂地對着牆壁揮一拳，好像正在跟命運搏鬥。

後來福勒斯特爾夫人問他：「你已經對瑪勒爾夫人說明了麼？」他冷靜地答道：「說明過了。」

她用明亮的眼睛緊睜住他，一面說：「沒有叫她動起感情麼？」

「沒有，絕對沒有。相反的，她認為這是極好的打算。」

消息很快傳開了。有的人覺得驚訝；有些人却說他們早就看到了；另外還有人只是笑笑，表示他們並不以為奇。

這個青年人現在在紀事文上面簽署杜·戴。康德爾，在「回聲」上面簽署杜伊洛，并且也開始寫幾篇政治論文，用的署名是杜·洛伊。他有一半時間消磨在未婚妻家裏。她決定婚禮要祕密舉行，只請兩位證婚人，而且當晚就要離開巴黎到里昂去。第二天他們要去杜洛伊的父母，跟他們盤桓幾天。杜洛伊曾經設法要她放棄這一項計劃，但沒有辦到，結果還是列上這一個節目。

五月十日到了。這一對新婚的夫婦認為宗教儀式沒有用處；因為他們並沒有請客，所以在市政廳辦過簡單的世俗手續之後，便回到家裏把行李弄好。他們趁六點鐘開往諾曼

第的火車。在他們只剩下兩個人在火車上坐着之前，他們幾乎沒有交談過二十個字。火車一開行，他們便互相對望着，而且笑了起來，掩住了他們不想表露的某種尷尬的情緒。火車慢慢地駛過巴黎車站，然後便穿過從城盤一直展延到塞納河的污濁的平原。經過阿內爾鐵橋的時候，他們看到舟楫縱橫的，漁夫舟子熙熙攘攘的江面，覺得好玩極了。

杜洛伊低語道：「我喜歡巴黎的郊外。我有幾次野餐的經驗，這可以算是我生平最快意的事情。」

「還有這些船，」她答道，「黃昏的時候坐在上面讓龜靜靜地漂流，多好呀！」他們沈默了，似乎害怕繼續談下去會觸到他們的過去的生活；他們保持沈默，也許正在體味着缺憾的詩意。

杜洛伊跟他的太太面對面坐着，拿到她的手，慢慢地吻着，輕輕地捏着，她却沒有一點反應。最後他說：「我覺得非常有味，你會做我的太太。」

她覺得驚奇，一邊說：「爲甚麼呢？」

「我不知道。我覺得奇怪。我想吻你，我很奇怪我會有這種權利。」她靜靜地把臉朝給他，他吻着好像吻一個妹妹的臉。

他接着說：『我第一次看到你——我記得在福勒斯蒂爾請我參加的餐會上——當時我會想：『該死的，如果我會有這麼樣的一位太太。』唉，這做到了。我有了一個了。』

她低聲說道：『這真妙，』同時含笑狡滑地直望着他的臉孔。

他回想到：『我太冷淡了，我太笨了。我應該還要下手得決些。』於是他抱住她，用顫抖的嘴巴狂吻她。她掙開了，馬上站了起來，同時說：『來，喬治；不要這樣。我們不是小孩；我們要好好地等到了盧昂。』

他依然坐着，滿臉通紅；到了稍爲鎮定下來的時候，才帶點活潑的神氣說道：『好吧，我等看；但是在沒有到那裏之前，我就說不上一打話哩。你知道我們才剛剛經過了坡伊塞，』

『那麼我來說吧，』她說道，並且在他的旁邊坐下。

她說到他們回去以後應該辦的甚麼。他們一定要繼續住在她和前夫居住的地方，杜洛伊也要承受福勒斯勒爾在法蘭西生活日報的職務和薪俸。此外，在結婚之前，她早已用一種事業家的態度擬定了他們家庭的財政事項。他們已經議定婚後依然各自保有個人的財產，並且考慮過一切可能發生的事件——死亡、離婚或是生了一兩個孩子。年青人獻出一筆四千法郎的資產，據他說，這裏面只有一千五百法郎是借來的，其餘都是在這

一年裏爲着結婚而積蓄下來的。她獻了四萬法郎，據她說是福勒斯勒爾遺留給她的。

她轉到福勒斯勒爾，把他作爲談話的題目：「他是一個非常規矩的，節儉的，苦幹的人物，他可以在一個極短的時間裏弄出一筆財產的。」

杜洛伊不再聽她，另外想着一些事。她時時停頓一會，以便接起思想的綫索，然後又說：「三四年之內你就不難每年賺到三四萬法郎。如果查理沒有死，他就會做到的。」

杜洛伊發現這篇演講一定還長，便針對她說過的話，回答道：「我想我們不是到盧昂去談論他的。」

她在他的面頰上輕輕地敲了一下，一面笑笑地說道：「是這樣。我錯了。」他把雙手擱在膝蓋上，裝作一個挺規矩的孩子。

「這樣子真像個傻子。」她說。

他好像一個小學生胡扯瞎答一樣回答道：「是的，我是傻子。我希望你給我明確的關導——講二十課。十課講詞類，讀本和文法；十課講寫作和修辭。我自己甚麼也不知道。」

她非常高興，高聲說道：「我親愛的小學生，信賴我的經驗，我的豐富的經驗。在火車上接吻是毫無意思的。他只會叫人家發覺。」她臉孔漲得更紅，一邊接着說：「麥

子還青的時候，不要收割。」

他聽得這一句雙關的話，喀喀地笑了，同時有如祈禱一樣用嘴唇劃個十字，一面大聲說道：「我已經把自己置在守護神聖。安東奈保護之下了。我現在已堅如金石。」

夜抱着有如輕紗的透明的暗影，偷偷摸摸地跑來了；廣大的野景向右邊展開。黃昏的陰鬱爬進打開的窗口，鑽進了剛剛沈默下來的這一對同伴的靈魂。

火車的笛聲告訴他們要到達一個站頭了。她用指頭整理前額的零亂的頭髮，一邊說道：「真是糊塗。我們太孩子氣了。」

但是他正在匆匆忙忙地吻她的雙手，然後答道：「我喜歡你，我的小梅德林。」一直到了盧昂，他們差不多始終沒有動過，總是臉靠臉地坐着，望着窗口，有時會在黑暗裏面看到人家的燈火。他們覺得彼此那樣緊靠着，心裏感到了滿足。

他們投到一家府臨着碼頭的旅館。

第二天八點鐘的時候，杜洛伊瞧着他的太太，忽然歡喜得像檢到一宗幸財一樣，把她擁在懷裏，口裏喊道：「我的小梅德林，我相信我的確非常愛你，的確非常愛你。」

她浮起一陣自信的滿足的微笑，一邊回報他的親吻，一邊低聲說道：「我也是——也許。」

但是他對於會見他的父母這件事頗感爲難。他已經老早阻止過她，講過說過了，現在他覺得不妨再講一次。

『你知道，』他說，『他們都是粗人——鄉下的粗人，不是戲劇式的。』

她笑了：『我知道的；你已經對我說得夠多了。來，起來吧，我們起來吧。』

她跳下床來，一邊穿着襪子，一邊說道：『我們到那裏去一定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在我的房間裏只有一張鋪着草墊的舊床。在康德魯是不會聽到彈簧床墊的。』

她穿了一件寢衣——一件白色的法蘭呢的寢衣——杜洛伊馬上認到牠。這印像叫他愉快。爲甚麼呢？他知道他的太太有整打這樣的晨服。她不能把這些壞掉，另外買一件新的。他喜歡那些晨服不就是她同別人一起時穿過的。他覺得那些柔暖的衣服一定留下了福勒斯蒂爾的甚麼。

一點鐘以後他們出發了，因爲他們準備同老人家一起早餐，這是在幾天之前就已經通知過他們的。一輛破舊的無頂的車子載着他們，克的克達地沿着一條遙遠的相當寬闊的林蔭路道走去，兩旁有些田圃，一道小溪從中間流過。然後車子便上到斜坡。梅德林有點疲倦，便在日光的愛撫之下睡着了。她仰靠在車子上，日光柔和地曬着她，好像在遼行日光浴。

她的丈夫叫醒她，說道：「看吧！」

他們經過了三分之二的斜坡，這正是一個著名的遠望的地點，所有遊客都要上這兒來的。他們俯瞰着遼遠廣袤的平原，一道白色的江流彎彎曲曲地從那裏流過。

車夫把車子停了下來，靜候旅客看一個痛快。他從經驗裏知道了各種遊客的興味的久暫。當車夫重新趕起車子的時候，杜洛伊突然看見幾百碼以外有兩個老人正朝着他們走來，於是他跳下車子，一邊喊道：「他們來了。我認得他們。」

他們一聲不響地急急忙忙地走着，想去接他們盼望已久的兒子，沒有注意到這兩位後面跟着一輛車子的城裏人。他們走過了，於是杜洛伊邊笑邊喊道：「日安，杜洛伊爹！」

他們馬上停住了，先凝視了一下，然後又驚喜得發呆了。老婦人先定下神來，站着細聲說道：「是您吧，孩子？」

年青人答道：「是的，是我，媽媽，」便走到她的面前，帶着一種孺慕的心情吻着她的兩頰，然後又用自己的臉孔摩擦他的父親的臉孔。老杜洛伊取下他的帽子，那是一頂很高的黑絲的盧昂式的帽子，像牛販們戴着的那一種。

喬治說：「這位是我的女人。」兩位鄉下人便望住她。他們帶着一種疑懼的神氣望

着她，有如望着一個稀有的人物，父親的心裏覺得滿意，母親的心裏却混着嫉妬。

老頭子本來是一樂觀人物，而且又喝過汽水沖酒精更顯得狂潑，所以也更大胆，他眼角眨了一下，問道：「我可以吻她麼？」

「當然可以，」他的兒子答道；於是梅德林拘束地把兩頰伸給這位鄉下佬，他用手背擦過嘴巴，便嘖嘖地吻她。接着老太婆也帶着潛意識的敵意吻了她的媳婦。不，這不是她夢想中的媳婦；她理想的是一個豐滿鑼鑿的家庭婦女，兩頰紅得像蘋果，個子圓得像母馬；但却不是這樣妖媚的女郎，穿着華服，洒着麝香。這位老太婆以為所有香料都是麝香。

他們又開始走了，車子載着新婚夫婦的旅行皮箱走在前面。老頭子挽住兒子的手臂，故意落後幾步，興趣盎然地問道：

「噫，事情幹得好吧？」

「很好，」

「好極了。你的老婆有錢嗎？」

「四萬法郎，」喬治答道。

他的父親噓了一口氣，說道：「該死！」他給這個數目嚇壞了。然後他又用一種鄭

重確信的語氣加上一句：「她是一個很好的女人。」因為他覺得她很合他的味道。

梅德林同她的婆婆并排走，彼此不說一句話。兩個男的追上她們。他們走到了杜洛伊爸爸的飯店——「柏勒威」。這是一間小屋，一層平房，一層頂屋，蓋在村子的入口地方。一根松枝橫在門上，古老的樣子，表示口渴的行人可以進來的。準備開餐的東西都放在飯店統房裏的兩張合在一起的椅子上，蓋上兩條餐布。一個鄉鄰走來幫忙端菜的，看到一個闊氣的女郎進行，便彎了一個腰，後來認出杜洛伊又喊道：「我的上帝！是你嗎，小把戲。」

他俏皮地答道：「是的，是我，布魯林媽媽，」便像吻他的媽爸一樣吻着她。然後轉向他的太太，說：「到我們的房裏去，把帽子取掉。」

他們被帶進右手的一道門，到了一間磚地的房子。四面是刷灰的牆壁，擺了一張蓋着白色布毯的睡床。在一杯聖水上供一座耶穌受難像；另外有兩幅彩畫，一張劃着保羅和聖母在藍色的棕樹底下，一張畫着拿破崙騎着黃馬。這就算是這一間干淨的無味的房子的全部裝飾了。

他們只剩下兩口兒的時候，杜洛伊便吻着梅德林，一面說道：「我喜歡又見到這些舊人。住在巴黎的時候，決不會想到這些，可是遇到的時候却叫人高興。」

但是他的父親却用拳頭敲着隔牆，大聲叫道：「來吧，來吧。湯已經好了，」他們只好到桌子的跟前坐下了下來。

這是一種很長的鄉下的食事，亂七八糟地來了許多道的菜：奉過一道羊腿，又奉了一道臘腸；上了臘腸之後，又是一道炒蛋。杜洛伊爸爸喝了汽水又喝了幾杯酒與香得銀，便說出一些上選的笑談——那是他保存下來預備在大宴會上說的——據他說，這都是他的朋友們親歷的冒險故事。

杜洛伊媽媽不說一個字，始終是愁眉苦臉，懷着悲哀的憎恨，從眼角上斜視着她的媳婦。這是終生勞苦弄得腳彎手破的老太婆對於這個女郎的一種憎恨，在她看來這種女郎實在是一個可詛咒的傢伙，一個不清白的人家，生來就是準備逍遙犯罪的。

梅德林差不多沒有吃也沒有說，顯得憂鬱，雖然她臉上也浮着往日的無可奈何的苦笑。爲甚麼呢？她自己要來。她不是不知道到了這兒就得跟鄉下人在一起，跟窮苦的鄉下人在一起。她本來不大夢想的，這一回她夢想他們是甚麼樣子的人物呢？她心裏明白吧？是不是婦女們總希望一些出乎意外的甚麼呢？她曾否幻夢他們會更有詩意呢？不過也許聽人家說過，以爲他們比較高尚，比較親切，比較會修飾。她回憶到自己的母親，她沒有對任何人提過她，那是生長在聖德尼的一個家庭女教師，而在梅德林十二歲

的那一年便因窮愁哀傷死掉了。這以後便有一個莫名其妙的人物把她養大。無疑的，那是她的父親。他是誰呢？她不確實知道，雖然她曾懷疑到了。

早餐還在拖下去。主顧們現在陸續進來了。有的便跟老杜洛伊拉拉手，看到他的兒子又說了幾句驚奇的話，而用眼角注視着那位少婦的當兒却彼此丟個眼色，等於說：『該死！她並不是怪物，杜洛伊的老婆。』其他不夠交情的便坐在木椅跟前，口裏叫道：『來一杯。』『來一壺，』『兩杯白蘭地，』『一杯樟腦水，』而且開始玩起骨牌，吵鬧地又煮黑色的和白色的小骨頭。

杜洛伊媽媽總是忙着從這頭跑到那頭，帶着憂鬱的神氣招待客人，收錢，用藍色圍裙的下角抹着椅子。

飯一吃過，梅德林便拖着她的丈夫到門外去，免得待在那充滿着酒氣煙味的陰森的房屋裏。一到門外，他便說道：『你已感到討厭了。』

她開始辯解，但是他馬上打斷她，說道：『我看得很清楚，如果你高興，我們明天一早走。』

『好吧，』她說。

他們慢慢地向下走。他們走進了一條小徑，籠着高大樹木的蔭影，兩邊是兩行黑色

的灌木。

「我們走到了甚麼地方呢？」她問。

「在森林裏面。」他回答。

「是一個大森林麼？」

「很大的；一個法國的最大的森林。」

一種土地，樹林和蘚苔的氣味好像停留在小徑上。梅德林拾起腦袋，可以從樹頂裏看到天上的星星；雖然沒有微風拂動枝椏，她也可以感到四周葉海的盪漾。一陣奇怪的戰慄穿過她的靈魂，掠過她的飢屑——一陣奇怪的疼痛咬着她的心坎。爲甚麼呢？她不知道，但是她覺得自己好像是茫然無依的，給扔在深淵裏，四面都是恐怖，却沒有一個人理睬，孤零零地躲在活動的墳墓下面。

她喃喃道：「我有點害怕。我想還是回去吧。」

「好吧，回去吧。」

「何時——我們明天要回巴黎去。」

「是的，明天。」

她睡得很壞，不斷給聽不慣的鄉下的種種聲音吵醒——貓頭鷹的哀鳴，隔屋貓圍裏

的一隻豬的喘氣，從半夜一直叫唱的雞聲。她爬了起來，準備一天亮就走。

當喬治對他的父母說明他準備回去的時候，他們兩個人都覺得驚訝；隨後他們也就明白了這種起意的來源。

父親只是說：「我不久還會見到你嗎？」

「是的，夏季吧。」

老太婆咕嚕道：「我希望你不要懊悔你做過的事情。」

他給他們留下兩百法郎，還請一個小孩去喊了一輛車子，車子在半點鐘的時候到來了，這一對新婚夫婦擁抱過兩位鄉下佬，便出發了。

「好，這樣子好。」

車子正在下坡的時候，杜洛伊就笑起來了。

「這兒，」他說，「我早已警告過你，我最好不用替你介紹杜。洛伊。戴。康德爾先生和夫人。」

她也笑了，同時答道：「我現在很高興。他們都是好人，我喜歡這種人。我想從巴黎給他們寄點禮物。」隨後，她又低語道：「杜。洛伊。戴。康德爾，你可以看到誰也不會驚訝我們結婚帖子裏的出帖人名的。我們要說我們曾在你的父母的莊園裏逗留了一

星期。」然後她轉身向他，吻着他的鬚子的尖端，一邊說道：「早安，喬治。」

他答道：「早安，梅西，」一邊伸出一隻手臂環着她的腰身。

在下邊的平原上，他們可以望見一條廣闊的江流靜靜地躺在早上的陽光下面，好像是一條銀帶；工廠的煙囪和飄霧噴上天際；許多尖尖的塔頂高聳在這個古老的市鎮上面。

十 猜疑

杜洛伊回到巴黎兩天了，他依舊幹他原來的事情，沒有決定那一天正式接任蕭勒斯蒂爾的職位，把全力用在政治上。那一晚上他取道回到他以前住的家裏吃晚飯，心裏覺得很輕鬆，真想擁抱一下他的太太。他走過聖母路口上的一家花攤的時候，忽然想替梅德林買一束鮮花。於是便選了一大把半開的玫瑰，上面還綴着許多芬香的花蕾。

走上每段樓梯時，他總對着鏡子端詳一會，那印像使他記起了第一次上這兒來的情形。

他忘掉鑰匙，便接了門鈴。原來的男僕替他開了門。

「夫人回來了麼？」喬治問道。

「回來了，先生！」

他走過餐室的時候發現桌上擺了三份的食具，心裏大為驚奇。同時會客室的門帘已經結了起，他又看見梅德林正在爐架上的一隻瓶子裏裝上一束玫瑰，那樣子就跟她買的一模一樣。他覺得掃興，好像人家搶掉了他的想頭，他的小惡勳以及他預料的一切歡樂。

「你請誰來吃晚飯的呢？」他走進房問道。

她繼續裝置鮮花，頭也不轉的答道：「也不是。他是我的老朋友，服德勒伯爵，每星期一總愛上這裏吃晚飯，他照例來的。」

喬治低聲道：「呵！很好。」

他停在他的背後，手裏拿着鮮花，心想把它存起來或是丟掉。可是，他到底說道：「我替你買了一點玫瑰。」

她突然轉過身來，邊笑邊喊道：「啊！你真好呀，你買了這些。」

她真像歡喜得發狂一樣，對他伸過了兩臂和兩脣，這叫他感到安慰了。她接過玫瑰，嗅着。好像一個高興的孩子那麼活潑，把它裝在旁邊的一隻空瓶裏。然後她一邊望着，一邊說道：「我多高興呀。現在我的爐架裝起來了。」她差不多馬上用一種信任的口氣加上一句：「你知道服德勒伯爵是怪好的。你馬上會跟他做起朋友的。」

門鈴響了一下，說明伯爵到來了。他很快走了進來，十分安詳，就像在家裏一樣。他莊重地吻過少婦的指頭，便轉身朝向她的丈夫，親切地伸出一隻手，一邊說：

「好吧，親愛的杜洛伊？」

他已不是過去那樣板起面孔的，而是和藹可親的，這表示情形已經兩樣了。新聞記

者覺得奇怪，努力同他周旋。五分鐘之內，人家却會以為他們已經相識相愛了十年以上。

梅德林紅光滿面的，說道：『我要讓你們坐一會。我要去照顧一下晚餐。』她走了出來，兩個男人都目送着她。她回來的時候，發現他們正在討論一齣新劇，他們的意見完全一致，兩個人的眼睛上都浮上了一種快速的友誼。

晚餐的時候過得很愉快，大家都很親切；伯爵一直坐到很晚的時候，他覺得在這個幸福的小家庭裏面舒服極了。

伯爵走後，梅德林便對她的丈夫說：『他不是很好嗎？他跟你熟了以後，各方面都不同了。他是一個忠實的朋友——可靠，熱心，忠實。啊，沒有他……』

她沒有說完，杜洛伊便接着答道：『是的，我覺得他很合得來。我想我們會相處得很好。』

她接着說：『你不知道，我們在睡覺之前還要共同做一件事。吃飯以前我沒有時間告訴你，因為服德勒馬上來了。我得到一點重要的消息，摩洛哥的消息。這是拉洛馬得議員，未來的部長，告訴我的。我們一定要寫一篇論文，一篇煽動性的論文。我有事實和數字。我們馬上動手。帶燈來。』

他擎着燈，他們走到書房去。原來的書籍都擺在書架上。上面放着福勒斯蒂爾死前夜在胡安灣買來的三隻花瓶。檯子下面，死者踏腳毯伺候着杜洛伊的兩足。他坐下來，拿起一枝福勒斯蒂爾咬過的筆桿。梅德林背靠着爐架，燃上一枝煙，然後便敘述他的消息，說明自己的見解以及她想寫的論文的綱領，他一邊傾聽着，一邊摘下要點，等到她說完了，他便提出幾個疑問，重新說了一遍，而且加以渲染，結果他說的并不是一篇論文的綱領，而是一種對於現內閣的抨擊。他的太太聽着他的議論，感到挺高的興趣，而且看到了一個巨大的前景，因而煙也不抽了。

她時時搭訕道：「是的，是的。這好極了。這很妙。這真聰明。」

他說完了之後，她便說道：「好，現在我們開始寫。」

但是他老是不知怎樣開頭，而且也不容易找到字眼。於是她輕輕地靠近他，爬在他的肩膀上。念出一些句子。她時時會停頓一下，同時問道：「你是想這麼說的麼？」

他回答：「是，完全是這個意思。」

杜洛伊不時會加上幾句警句，這更加强了攻擊的力量和深度。他們的論文寫好了，杜洛伊便高聲地朗誦了一遍。

兩個人都認為寫得漂亮，都笑了，心裏覺得高興又覺驚奇，好像彼此互相有所啓發。

一樣。

這篇文章發表了，署名是喬治·杜·洛伊·戴·康德爾，結果引起了巨大的騷動。議會裏面譁然了。華爾特參爹慶賀作者的成功，并且委他負責法蘭西生活日報的政治編輯工作。『回聲』又交給保伊斯蘭納德去了。

之後，報紙上便連續揭載猛烈的巧妙的抨擊內閣的論文，時而冷嘲，時而熱調，時而戲笑，時而臭罵，但是都寫得十分技巧而且總根據事實。每一個人都覺得驚訝。別家報紙不斷地摘引法蘭西生活日報，整段地採用上面的文字。政府官員却私下商量他們是不是可以用一個位置塞住了這位不認識的却又常見的敵人嘴巴。

杜洛伊成爲一個政治上的名流了。他覺得自己的地位提高了，許多人跟他握手，向他脫帽。他的太太也叫他覺得驚奇，覺得喜歡，因爲她思想敏捷，消息準確，交遊廣大。他回來的時候，往往會在他的會客室裏面發現一個參議員，一個衆議員，一個市長，一個將軍，他們都用一種正經的親暱的態度對待梅德林，像對待一位老朋友一樣。她在那裏認得這些人物呢？在社交場合上，這是她說的。但是她怎麼能夠取得他們的信任和交情呢？這他就不能了解。

『她會成爲一個可怕的外交家的，』他總。

她往往在過了吃飯的時候才回來，上氣不接下氣，滿臉通紅的，渾身發抖，而且甚至還沒有取掉面紗就會說道：『我今天得到一件好消息。司法部長剛剛委派兩個主管長官，他們都屬於聯合委員會。我們要送他一個藥，叫他不要一下子忘了。』

於是他們就會給這位部長一服藥，第二天再來一服，後一天又來一個第三服。拉洛馬得議員總服德勤伯爵之後，每星期二總到噴泉路吃一次晚飯，他總是非常愉快地同這一對夫婦拉拉手，他不停地說：『我的上帝，多嚴重的打聽！如果這一宗我們還不會成功！』

他的確希望能夠抓到外交部長，他已經想得很久了。

到處都這樣說：『拉洛馬得會當部長的，』而他也比誰都更堅信自己會做到的。他是華爾特爹爹的報紙的主要股東之一，而且參與各種的金融的投機。

杜洛伊懷着一種信心和一種朦朧的希望，幫助他。其實，他也不過繼續着福勒斯蒂爾開過頭的工作。拉洛馬得會經答應福勒斯蒂爾，要勝利的一天贈他一面榮譽團的十字勳章，將來這一面裝飾品大約會掛到梅德林的後夫的胸前去了——就是這麼一個不同，別的主要的都還是一樣的。

看得出來的，近來杜洛伊的同事已經聯合起來跟他開玩笑笑了。他漸漸生氣起來了。

他們不叫他別的，儘叫他福勒斯蒂爾。他一進到辦公室，就有人會大聲喊道：『我說，福勒斯蒂爾！』

他會裝做沒有聽見，在他信箱上面檢他的信件，可是那聲音却會叫得更響亮：『噓！福勒斯蒂爾。』

華爾特爹爹也發現新的政治總編輯和他的前任兩個人的風格情調完全一樣，所以他自已也曾經說過：『是的，這是福勒斯蒂爾，不過是更充實更有方更有丈夫氣的福勒斯蒂爾。』

這傷害了他的自尊。『福勒斯蒂爾』這一個名字叫他聽得刺耳，他怕聽他，而且一聽到只要臉紅。這個名字對他就像是一個諷刺，甚且還不僅是一種諷刺，簡直是一種侮辱。這好像對他說道：『這是你的太太替你做的，她替你做的就像她替別人做過的。沒有她，你就做不出甚麼。』

由於許許多多在他看來就像針刺的細舉，由於梅德林，男僕和女傭的話語上引起的對於福勒斯蒂爾的回憶，他的憤恨一天天增長起來了。

六月底的一天晚上，他正站在窗口抽一口香煙，黃昏的美景勾起了的快感，想坐車出去逛逛。他說道：『梅德林，我們一直到布郎森林去好麼？』

「呵，好吧！」

他們叫了一輛沒有蓬的車子，趕到厄利色廣場，然後便沿布郎路走去。

「你記得靠你家裏的森林麼？多陰森呀？」她說，「我覺得那裏面好像儘是可怕的東西，而且又是無邊無際的；這裏却是好玩的。你可以體會到微風的愛撫，而且我知道樹林的那一頭就是賽佛爾。」

他回答道：「呵，我家裏的森林沒有別的野獸，只有猴，狐狸和野豬，以及到處都是的守林人（註）的草棚。」

這個字眼同那個死人的名字相似，居然從他自己的嘴裏說出來了，這叫他不禁愕然，好像是別人躲在樹林深處喊出來的。他突然沉默下來，重新感到奇怪的不安和咬心的嫉恨。過了一二分鐘光景，他問道：「像這樣的夜晚，你會經陪查理來過這兒麼？」

「是的，常來的，」她答道。

忽然之間，他却想回家去了。但是福勒斯特爾的影子又回到他的腦上來。而且還停留在那兒。他不能再說也不能再想別的，他狼聲說道：「我說，梅西！」

（註）「守林人」法文原文是：Garde Forestier，後面一字就是梅德林的前夫的名字，本書譯「福勒斯特爾。」

「唔，親愛的。」

「你欺騙過可憐的查理麼？」

他把他的兩唇靠近她的耳朵，低聲說道：「來，來，懺悔。」

她突然把身子一扭，暴躁地說道：「你發瘋了。好像人家答復過這種問題的。」

她說話的聲調那樣奇怪，杜洛伊的全身血管不禁泛過一陣寒慄。他呆然不動，差不多屏了氣息，好像是出於一種精神上的激動。車子徐徐地沿着湖邊走過，天空似乎在湖裏撒下了星星。兩隻天鵝，樣子有點模糊，慢慢地游着，在陰影底下差不多看不出的。喬治對車夫喊道：「回頭！」車子回頭了，一路遇到了許多出游的車子，牠們的車燈在暗夜裏面好像許多眼睛一樣。

她說話的態度多麼奇怪呀！

「這是一種懺悔麼？」杜洛伊老是這樣自問着。

差不多可以確定的她曾經欺騙過她的前夫，這現在却使他憤怒得發狂了。他想撲她，咒她，撕她，呵，如果當時她只說：「親愛的，如果我欺騙過他，這事情也早會輪到你的，」那他會怎樣地吻她，抱她，捧她啦！

車子走得快起來了，走過城牆了。杜洛伊望見了前面的天空上現出一道紅光，好像

一坐巨大的鑄鐵爐的輝光，同時聽到了由各種各色聲音組成的巨大的混和的連續的響聲——巴黎的呼吸，像一個巨人在夏晚裏喘息。

杜洛伊想道：『我真笨，管這些事情。一個人只管一個人。運氣屬於勇者。甚麼事都不外是唯我主義。對於野心 and 財產的唯我主義更勝過對於女人和愛情的唯我主義。』

梅德林忍不了這種沉默，開口說道：『我想先到托托尼吃一杯冰再回去。』

他從側面望着她；咖啡店的燈光照耀着她的半身。他想道：『她是漂亮的。好，算了。』吧。奴才跟主子一樣的受用。但是如果再有誰再想在我這裏起你的手，那就耍天翻地覆的。』於是他大聲答道：『好的，親愛的，』而且爲要她不至多心，他還吻了她一下。

這位少婦似乎感覺到他的丈夫的雙唇是冰冷的。可是，當她把手遞給他在咖啡店前面上車的時候，他却現出了往常的笑容。

十一 華爾特夫人的加入

第二天杜洛伊一到報館，便找到了保伊斯蘭納德。

「好朋友，」他說，「有一件事情要請你幫忙一下。過去大家都把牠當作一件好玩的事情，管我叫福勒斯特爾。現在我覺得這是挺不高明的事情。請你委婉地告訴他們：誰要再開這種玩笑，我就要賞他一個耳光。這可以讓他們反想一下究竟值不值得冒一次劍擊的危險。我對你說這種話，因為你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物，能夠把大事化爲無事，同時也因為你會經當過我的副手。」

保伊斯蘭納德接受了這種委託，杜洛伊因公出去一下，一點鐘以後回來了。沒有人再叫他福勒斯特爾了。

回到家裏的時候，他聽見客廳裏有幾個女人的聲音，便問道：「誰在這兒？」

「華爾特夫人和瑪勒爾夫人，」僕役回答。

他的心臟急跳了一陣，然後自語道：「好吧，瞧着吧。」便開門進去了。

克羅泰爾站在火爐旁邊，當着從窗口射進的光線。杜洛伊覺得她看到他的當兒，臉

色更青了一點。他先對華爾特夫人和兩位像守衛一樣坐在母親兩旁的小姐，弓了一個腰，然後便轉到瑪勒爾夫人那裏，她伸出一隻手；他握住她，懷有深意地捏了一下，有如說：『我依然愛你。』她也回答他的握手。

他問道：『這一響，從我們上次見面以後，你都好吧？』

她十分安詳地答道：『很好，你呢，迷人兒？』於是乎又朝向梅德林加上一句，『你讓我照舊叫他迷人兒吧？』

『當然的；你要怎樣就怎樣，我總答應的。』

這些話好像隱含着一種諷刺的口氣。

華爾特夫人提到傑克·賴伐爾準備舉行一次招待會，劍術比賽，有許多上流婦女都打算出席的。但是她說：『這一定很有趣。可是我有點困難，沒有人陪我們去；那個時間，我的丈夫總是要忙別的去的。』

杜洛伊馬上自告奮勇。她接受了，一邊說：『我的女兒和我一定很感謝你。』他望着小的姑娘，心裏想道：『她一點也不難看，這個小素珊；一點也不。』

那位姊妹露西却是其貌不揚的；這樣的女孩，你不會注意她，不會同她攀談；也不會談到她的。

母親站起來，轉身向喬治說道：「那麼星期四下午兩點，我等你來呵！」

「一定來的，夫人，」他回答。

她走了之後，瑪勒爾夫人也站起來，一邊說：「再會，迷人兒。」

剩下他們夫婦兩個的時候，梅德林突然放浪地笑起來，正望着杜洛伊的臉孔，同時

說道：「你知道華爾特夫人迷上你啦。」

「胡說，」他不相信地答道。

「是這樣的，我告訴你。她總是非常熱心地對我談到你。這在她是非常特別的，她很想

替她的兩個女兒找一個像你這樣的丈夫。幸而在她看起來，這種事情還不是迫切的。」

他不瞭解她的意思，於是問道：「爲甚麼是不迫切的？」

她用一種滿有自信的態度回答：「呵，華爾特夫人是一個這樣的女人，人家從來沒

有耳語過她的，從來沒有，你知道，從來沒有。她在各方面都是不可侵犯的。她的丈夫

，你知道的跟我一樣清楚。但是，對她呢，却是另外一件東西。跟一個猶太人結婚，這

把她苦夠了；不過她還是對他忠實。她是一個誠實的女人。」

杜洛伊覺得奇怪。「我以爲她也是一個猶太人，」他說。

「她，絕對不是的。她是梅德林教堂所有善事的贊助人。甚至她的結婚也舉行過宗

教儀式的。我不知道究竟是華爾特先生冒充教徒啦，還是教堂故意地扮裝裝腔。」

喬治喃喃道：「呵，所以她喜歡我。」

「的的確確的。如果你是一個單身漢，我就會勸你向她們求婚——向素珊，呃，不要向露西。」

他一面捻着胡子，一面回答：「唔！他們的母親還沒有過時。」

梅德林有點忍耐不住，應聲道：「她們的母親！親愛的，我希望你弄到她。不過我說的不是這個理由。」一個女人不會到她這樣的年紀，去犯第一次罪的。要犯罪早就會犯的。」

喬治細想着：「如果這是確實的，那麼我早就可以娶到素珊了。」之後，他又聳一聳肩膀：「傻！這是荒唐的，好像她的父親真的承認過我可以做一個求婚者一樣。」

不過他倒打定了主意，以後要更加小心觀察華爾特夫人對他的態度，而且也不問他從這上面會得到甚麼好處。

星期四那天，他對梅德林說：「你不準備參加賴伐爾家裏的劍術比賽會麼？」

「不，這不會引起我的興趣。我要上國會去。」

他坐了一輛無頂的四輪馬車去訪問華爾特夫人，因為天氣很宜人。他看見她顯得那

樣的漂亮而年青，心裏覺得奇怪。她有一種鎮靜的端莊的儀容。一種主婦的態度，使她從色鬼們的眼前走過也不至惹起他們的注意。她幾乎沒有說話，就是說了也祇是一些普通平常的話語，她的思想有條有理的，不帶一絲一毫的狂亂。

她的女兒素珊穿着粉紅色的衣服，看起來有如一個新裝的「發托」，（註）她的姊姊却像是陪伴這位天真美女的一個家庭女教師。

賴伐爾住宅的門前停了一列車子。杜洛伊把手臂遞給華爾特夫人，他們下車了。

劍術比賽是在跟法蘭西生活日報有關係的各位議員的太太們贊助之下舉行的，目的是要替巴黎的第六區的孤兒們募捐，華爾特夫人答應同她的女兒到場觀光，但拒絕担任贊助人，因為她只肯用她的名義贊助僧侶們主辦的善舉。這并不是因為她虔心宗教，而是因為她同一個猶太人結婚，所以她不得不注意宗教的形式；而且這位新聞記者發動的集會也帶有一種共和黨的色彩，可以給人家認為是反對教權主義的。

傑克·賴伐爾在寓所的大廳裏接待來賓，大廳裏面還佈置一個飲食處，這筆開支是準備在收入裏面扣除的。他用一種親切的態度指出走到地下室的階梯，說：『下去，各

（註）「發托」——Matou 法國畫家（一六八四——一七一一），此地是指他的繪畫而言。

位女士，下去；比賽在地下室舉行的。」

他跑着過來迎接經理的夫人，然後又同杜洛伊握手，而且說道：「你好吧，送人兒。」

他的朋友覺得奇怪，不禁喊道：「誰告訴你這個……」

賴伐爾搶着說：「華爾特夫人，她認為這個綽號滿別致的。」

華爾特夫人臉紅了，一邊說道：「是的，我承認；如果我跟你再熟一點，我也會像羅林一樣叫你迷人兒；這名字對你很合適。」

杜洛伊邊笑邊答：「但是我請求你，夫人，你就這樣叫好了。」

她垂下眼睛說道：「不，我們還不頂熟。」

他低聲說道：「你許我希望我們會變得更熟一點麼？」

「好，看吧，」她說。

到了燃着汽管燈的狹隘的梯口，他便站到一邊讓她走在前面。

華爾特夫人和她的女兒走到了留給她們的前排的坐位。杜洛伊把她們安置妥貼之後，便準備走開，他說：「我只好走了，我們男人是不應霸佔這些位子的。」

但是華爾特夫人却用一種含糊的聲調說：「我真喜歡你跟我們在一道。你會告訴我

們那些劍術家的名字。來吧，你站籠一點，靠着這個位子，就不會擋住人家了。」她用兩只溫柔的巨大的眼睛盯住他，堅執地說道：「來吧，待在這兒，迷人兒先生。我們需要你。」

他回答：「我跟你，夫人。」

他聽到各方面都喊道：「這妙極了，這一間地下室，而且也精緻得很。」

這一間地下室，他領教過的。他記起那一次決鬥的前一天他在這兒待了一早上，一個人對着小小的白色的紙靶，那紙靶擺在地下室的頭上，就像一隻巨大的可怕的眼睛盯住他。

鑼克·賴伐爾的聲音從樓梯上面傳過來：「就要開始了，各位女士。」

首先出場的是兩個二等的職業劍術家。兩個都是瘦瘦的，帶着軍人的神氣，也帶點呆板的樣子。兩個人像機器人一樣敬過禮之後，便開始交攻了，好像是一對小丑在打着要的。六個評判員擺着鑑賞家的神氣，不斷地搖着腦袋。

接着出場的便是普蘭敦先生和卡勒平先生，一個是平民的職業劍術家，一個是軍人的職業劍術家。普蘭敦先生個子挺小，卡勒平先生却胖得厲害。你會想像：他要是給戳了一劍，就會像氣球一樣壓縮下去的。大家都笑了。普蘭敦先生像猴子一樣跳來跳去；

卡勒平先生單是揮動着他的一隻手臂；因為太胖，他的身體弄得顛動不穩了。

現在出場的是普立安先生和拉波爾先生，一個是職業的，一個是業餘的，他們弄得太猛了，從台子這一頭打到那頭，又從那一頭打到這一頭，一個向前奔，另一個望後跑，迫得評判員連忙把椅子挪開。他們跑到旁邊的扶線上，逼得女士們全笑起來；他們笑着向前奔，又發她們撞了。把汗。有一個小伙子看得焦急，大聲喊道：「別把命給撞吧；這是送場作戲吶！」看客們討厭這種煞風景，齊聲叫道：「噓！」

比賽的前半節由傑克·賴伐爾和有名的比利時教授列比格的精彩的比賽收場了。賴伐爾大大博得了女士們的喜歡。

「下面熱得可怕，到處喊着：『通通空氣，』」來一點渴的吶。」

一個大聲喊道：「我們要悶死啦。快點結束，讓我們出去吧。另外一個人叫道：『募捐。』於是全場都噤噓噓地却也高興地隨聲附和道：『募捐，募捐！』」

六個女士沿着坐位巡行，錢幣落到錢袋的聲音聽得清清楚楚。

杜洛伊著華爾特夫人指出一些名流。那幾個是名人衆新聞記者，他們屬於幾家大報的，他們骨子裏都輕視法蘭西生活日報。他們曾見過許多官僚資本的報紙的死亡，這種報紙依靠曖昧的背景，而在一次內閣垮台時也就崩潰下來了。那幾個是畫家和雕刻家，

大都是遊手好閒的角色。那一個是詩人同時也是藝術學院的會員。那幾個是知名的外國人。

有人喊道：「日安，親愛的朋友，」這原來是服德勒伯爵。杜洛伊向女伴們表示歉意，連忙跑過去同他握手。回來的時候，他說：「服德勒真是一個可愛的人物！熱情極了！」

華爾特夫人沒有回答。她有點疲倦，吸氣的時候總是費勁地鼓起胸脯；杜洛伊看得很清楚。杜洛伊還時時看到一種羞怯的眼光落到他的身上，馬上又閃避開了。他心裏自語道：「怎麼啦！我也抓住她了麼？」

羣衆慢慢地從小梯走了上去，他們原以為會找到東西喝的。但是他們却發現飲食廳早已給無法擠進地下室而現在已經走掉的來賓們掃蕩光了，不剩下一塊餅，一滴的香檳、糖水或啤酒，也不剩下一個密饅，一顆水果——總之一切精光了。於是到處都是憤憤不平的聲音。據僕役們的說法，那些吃過走掉的來賓曾經謔言：把兩百個人弄到這兒，却不給他們看點東西，這也太無禮貌了。僕役們一邊說着，一邊却故意板起面孔壓住心裏的笑勁；他們說：「女士們比先生們還要兇些，簡直要吃得弄出毛病的。」他們好像是要翹後潰民追逐着當時市鎮的被劫的啟事。

這一宗，大家只好走路了。先生們公然埋怨白丟了二十個法郎；他們不平那些留在樓上的不花一個錢却吃了一頓。婦女贊助人一共捐募到了將近三千法郎的光景。除了一切開銷以外，淨剩二百二十法郎捐給第六區的孤兒們。

杜洛伊照願華爾特一家人等着車子。他同她們驅車回來的時候，恰好坐在華爾特夫人騎對面，因而又看到了華爾特夫人的愛憐的閃避的眼光，似乎給弄得昏亂了。

他與高彩烈地回到家裏。梅德林正在客廳裏等他回來。

「我有點消息，」她說。「摩洛哥事件複雜起來了。法國很想要在幾個月以內派出一枝遠征軍。不管怎樣，這一定會成爲倒閣的口實，拉洛馬得會利用這一次機會弄到外交部長的。」

杜洛伊故意跟太太搗亂，惘惘表示不相信這一類的說法，說他們不會瘋狂到重蹈突尼斯的覆轍。但是她聳聳肩膀，不耐煩地說道：「但是，我告訴你，事實是這樣的，事實是這樣的。你不知道這是金錢的問題。在今天的綜錯的政治局面裏，我們絕不要問：『那一個女人是怎麼一個人？』只要問『這一項交易是怎麼一回事。』」

他用輕蔑的語氣說一聲「傻！」故意要刺她一下。

梅德林扭一下方向，把背子朝着他，不屑跟他談這個問題。但是沉默了一分鐘左右

，她又接着說：「星期二會有幾個客人來，拉洛馬得夫人會跟佩斯德爾子爵夫人一道來吃晚飯，你願意約賴伐爾和諾伯特。戴。瓦倫他們來麼？明天我想去邀請華爾特夫人和瑪勒爾夫人。也許還會有李素林夫人。」

不久之前，她會利用她的丈夫的政治影響，加強了自己的社會聯系，有意無意地把那些需要法蘭西生活日報支持的議員的太太們吸引到家裏來了。

喬治回答：「好極了，我願意找找賴伐爾和諾伯特。」

第二天，因為她準備去邀請華爾特夫人，他便決定先到那兒，以便單獨會到她，看着她究竟是不是真的關切他。他覺得得意。

兩點鐘左右，他到了馬爾翠布林蔭路，馬上被領到客廳裏面。一會兒，華爾特夫人出來了，高興地伸出一隻手，一邊說道：「甚麼好風把你吹到這兒呀？」

「不是好風，而是想看到你的念頭。有一種力量把我趕來了。我不知道甚麼道理，因為我並沒有甚麼話要對你說的。我來了，我就來了。你願意原諒我這一種不及時的訪問和坦白的解釋麼？」

他用一種調情的談話的語調說了這些，嘴巴上還堆着笑紋。她顯得張惶，也有點失色，支支吾吾地說道：「但是的確的……我不了解你的意思……你叫我奇怪。」

他朝她說道：「這是一種談諧的告白，爲的不至驚擾你。」

他們面對面地坐了下來。她很高興這句話，說道：「一個誠意的告白麼？」

「是的，我很早就想說出這句話——很早很早。但是我不敢。他們都說你是怎麼的拘謹，怎麼的嚴肅。」

她恢復了她的鎮定，同時當面問道：「那麼，爲甚麼今天？」

「我不知道。」之後又放低聲音加上道：「呵，也許從昨天以來我就沒想到別的，老是想到你。」

她忽然面色發青了，結結巴巴地說道：「不要胡說了，讓我們談些別的吧！」

但是他忽然跪到她的脚下，這叫她慌起來了。她想站起來，可是他卻用兩臂攔住她的腰部不讓她起來，一邊又用激動的聲音說道：「是的，這是真的，我早已瘋狂地愛上你了。不要答復我。我瘋了。我愛你。呵，如果你知道我愛你。」

她閉住氣了，喘噓噓地想說出甚麼，却說不出來一個字。她用兩手推開他，又抓住他的頭髮想避開快要碰上自己嘴巴上來的嘴巴。她迅速地向左右轉動腦袋，同時閉上了眼睛，免得看到他。他隔着衣服撫摩她，擁抱她。在他的強烈的粗暴的撫弄之下，她幾乎暈了過去。然後，他站了起來，喊道：「再會，再會，」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他安閒地在客廳裏取到手杖，走出街上去，一邊自語道：「我的上帝，我相信我沒有弄錯。」

他在平常的時間回到家裏，便問他的太太道：「喂，客人都請過了罷？」

她回答：「是的，只有華爾特夫人還沒有十分確定究竟誰不能到來。」

他聳一聳肩膀，同時說道：「呵，是的，她會來的。」

不過他究竟不能斷定，而且一直疑慮到會宴的那一天。當天早上，梅德林接到了她的一封信：「我已經極力擺脫了各處的約會，今晚準備上你這兒來。但是我的丈夫不能陪我來。」

他多少帶點不安等着她。她來了，態度非常安詳，相當嚴肅，而且還有點傲慢。他却顯得誠惶誠恐了。拉洛馬得夫人和李素林夫人陪着她們的丈夫。佩斯德爾子爵夫人談着應酬話。瑪勒爾夫人穿了一套非常美觀的衣服，一種黑色和黃色的西班牙式的服裝，倚托出了她的身材，她的胸脯，她的圓臂以及她的小巧的臉孔，看來實在動人。

杜洛伊讓華爾特夫人坐在自己的右手，進餐的時候只是必恭必敬地同她說幾句正經話。他時時望着克羅泰爾。「她的確比以往都長得更美更健，」他想到。然後，他的眼睛又轉到他的太太身上，他並不覺她難看，雖然他對她懷着一種內心的強烈的憤恨。

華爾特夫人却用一種難以優服的態度和男人們喜就的新奇，激動着他。她要很早回去。「我願意護送你，」他說，

她謝絕了，但是他一定要送。他說：「你爲甚麼不許我送呢？不要教我感覺到這邊沒有寬恕我。你看我多麼安詳。」

她答道：「你不能把客人們扔在這兒的。」

他含笑說：「但是我只要出去二十分鐘。他們不會發覺的。如果你拒絕我，你就會傷我的心的。」

她低聲答道：「那麼，好吧，我同意，只要你規矩一點。」

但是他們一坐到車上，他却馬上抓住她的一隻手，瘋狂地吻她，一邊訴念着：「我愛你，我愛你。容我盡情告訴你。我決不碰你。我只要常常對你說我愛你。」

她結結巴巴地說：「呵，你答應過甚麼！這不對的，非常不對的。」

他知道他一定要慢慢地侵服她，這個單純的女人；他一定要叫她指定約會的地點。於是他朝她的耳朵細語道：「你聽，我一定要看你；我要像乞丐一樣待在你的門口；我願意來看你，我明天來看你。」

她一再說：「不，不要來。我不接待你。想想我的女兒。」

「那麼告訴我，我可以在那裏遇見你——在街上，不管那裏，不管時候，只要你高興。我要對你鞠躬；我要說：『我愛你！』然後我就走開。」

她手足無措的不知道怎樣好。在車子走進她的住宅的大門的當兒，她匆匆說道：「那麼好吧，明天下午三點半我要到三一教堂。」下車之後，她又對她的車夫說道：「送杜洛伊先生回去。」

他回來的時候，他的太太便問道：「你那裏去了？」

他小聲答道：「到電報局發一封電報。」

瑪勒爾夫人走到他們這兒。她說：「你要送我回去，送人兒。你知道要有這種條件我才到這麼遠的地方來吃晚餐的。」然後又轉向梅德林說道：「你不吃醋吧？」

杜洛伊夫人徐徐答道：「不十分過份。」

克羅泰爾一邊走出去一邊對梅德林說：「你的晚餐真美滿得很。不久以後，你這裏就會變成巴黎主要的政治會客室啦。」

只剩下她和喬治一起的時候，她便把他摟在懷裏，一面說：「呵，送人兒，我一天更愛上你哩！」

送他們的車子頗像得像一隻船。

「這並不怎麼舒服，」她說。

「呵，是的，」他回答道。但是他心裏却想着華爾特夫人。

十二 新的征服

在七月的烈日之下，三一教堂一帶幾乎是絕無人跡的。一種酷熱燒灼着巴黎。這好像上面燒焦的空氣落到地面來——滾燙的空氣，吸進胸裏都覺得難過。教堂前面的泉水洋瀾瀾地流着。

杜洛伊拖出掛錶，時間才三點。他來早了半個鐘頭。他想到這一次的約會，不禁笑起來了。「以她來論，教堂是可以做種種用場的，」他自語道。「她嫁了猶太人，教堂却會給她安慰，使她能夠在政治社會裏採取反抗的態度。宗教好比一把傘。如果天氣良好呢，他便是一根手杖；如果出了太陽呢，他又是一把陽傘；如果下雨呢，他卻是一個雨具；如果你不出去呢，你就把他攔在大廳裏面。而且許多人都是這樣的：他們關心上帝頂多像關心一粒櫻桃一樣，不過却不高興聽人家罵他。」

他慢慢地沿桌邊走着，又望了教堂的時鐘，那上面比他的快了兩分鐘。

他回頭望門口走來，又看一下掛錶。時間還不過三點一刻。他便坐在教堂正面的過道上，心裏惋惜自己不會抽煙。

有人進來了。喬治連忙轉個身。那是一個窮苦的婦女。她攙着第一張椅子跪了下來，兩手合在一道，兩眼望着上天，一動不動的，把全付精神灌注在祈禱詞裏面。杜洛伊滿有興趣地望着她，一邊自問道：甚麼悲哀，甚麼痛苦，甚麼絕望的事體，破碎了她的必呢？很明顯的，她是窮壞了的。也許她還有一個丈夫，把她攙得要死；或者有一個兒子，病得快要斷氣了。他不禁嘆息道：『可憐的人們，多少人受着苦難呵！』他心裏湧起了對於不仁的自然的情怒。隨後他又想到這些窮人總相信自己會受到上帝的眷顧，上帝對待他們是公平的。

一陣衣服的沙沙聲把他驚醒了。她來了。

他站了起來，連忙迎了上去。她沒有伸手，只是低聲說道：『我只有幾分鐘時間。我就得回去。跪在我旁邊，免得讓人家注意到。』她走進正廳，準備找一個安安妥妥的地點。她的臉孔掩在一層很密的面紗裏面，抬着很輕的脚步，幾乎聽不見一點聲音。

她走到歌詠組的坐席，然後又轉回來。用一種神祕的聲調說道：『到旁邊去好些。這裏太露眼了。』

她對巍峨的神座深深地鞠一個躬，便轉到右邊，又向通道這邊退回幾步。然後才打定主意選了一張椅，跪下來。杜洛伊跪在她的隔壁。他們一裝好祈禱的姿勢，他便訴念

起來了：「謝謝，呵，謝謝。我愛戀你。我喜歡常常對你說這句話，告訴你我怎樣愛上你，怎樣在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就給你俘虜了。你願意允許我那一天對你打開我的心，告訴你這個經過麼？」

她帶着沈思的態度聽他，好像沒有聽見的樣子。

他發覺她的肩膀靠他的身上發着抖，她的胸脯跳躍着。她倉促地說道：「我也愛你。」

他怔了一下，好像接了一拳，然後舒一口氣說道：「好上帝！」

她用顫抖的聲音接着說：「我應該告訴你這個麼？我覺得我很下流。我，我已經有兩個女兒了；但是我禁不住，我禁不住。我從來不相信，我從來沒有想到——但是他比我頑強。你聽，你聽；除了你以外，我從來沒有愛過一個人；我可以賭咒。一年以來，我暗中愛着你，我在心裏愛着你。呵，我忍受，我掙扎，到底是沒有辦法的。我愛你。」

她哭起來了，兩手交叉着掩住臉孔；由於強烈的感情的激動，渾身戰慄着。

他握着她的一隻手壓住自己的心窩，一面說道：「你覺得牠跳吧？」他已經把感情性的話通通說光了。

過了一會，一位行人的均勻的步聲越來越近了。他已經在正廳裏走了一遍，現在最少是第二次走進這一間右邊的小廳。

華爾特夫人聽見他走近自己掩身的廳柱邊上來，連忙從喬治的手裏抽回自己的手掌，掩住了自己的臉孔。他們兩個都一動不動地跪在那兒，好像正在雙雙向上帝禱告。

杜洛伊想要她指定一個另外的約會地點，於是細語道：「明天我要在那兒見到你？」

她不答復。她好像失掉了生氣一樣——化成了一座祈禱者的塑像。他接着說道：「明天你願意讓我在孟稜牧場會到你麼？」

她把沒有掩飾的臉孔——一張給過份的痛苦絞得失掉人色的臉孔——朝着他，一邊急促地說道：「走開，走開，只要五分鐘。你在旁邊，我受不了。我要祈禱都不成。走開，走開；讓我一個人祈禱五分鐘。讓我求上帝饒恕我——拯救我。走開五分鐘。」

她的臉上顯得那樣慌亂，那樣痛苦，他只將一聲不響地站了起來，然後猶豫了一會才開口問道：「我可以馬上轉頭來麼？」

她站一個頭，表似「可以的，」於是他便舉歌詠組的席次走去。

她知道大錯已經鑄成了，任何掙扎都是無用的。可是她又不甘屈服。她陷於一種高

度的恐慌。她四肢發顫，覺得自己就要倒下去在椅子中間打滾，而且張眼叫喊。有一個人急步走了過來。這是一位神甫。她站起來，向他奔去，伸出合抱的雙手，一邊結結巴巴地喊道：「呵，救我，救我。」

他怔了一下，說：「你要甚麼呢，夫人？」

「我要你救我。可憐我。如果你不來援助我，我會墮落的。」

他望住她，問她究竟是不是瘋了，之後說道：「我能夠幫你甚麼呢？」

他是一個高尚的而且相當肥胖的年青人，兩頰鼓起來，臉色很黑，却刮得干干净净；他是屬於一個富有教區的副牧師，看慣了那些富有的懺悔者的。

「請你聽我的懺悔，而且訓誨我，拯救我。告訴我以後怎麼辦。」

他回答：「我每星期六從三點到六點聽取懺悔。」

她抓住他的臂膀，緊緊地拉住，一邊說道：「不，不，不；馬上，馬上。你一定要在這兒，在教堂裏，他在等待我。」

「誰在等待你？」神甫問道。」

「一個男人，他要毀滅我，他要帶去我，如果你不拯救我。我不能逃開他。我太懦弱了，太懦弱了。呵，這樣懦弱……這樣懦弱！」她跪在他的腳邊，嗚嗚咽咽地說道

：「呵，可憐我吧，神父！救我；看上帝的名份，救我！」

他在袋裏摸索一下，取出一串鑰匙，檢了一把，便匆匆忙忙地向一間小室走去。他從正門進去，隨手把門關上了。華爾特夫人跪在旁邊的陰狹的隱身的地方，心裏湧起了一股希望，熱情地誦念道：「賜福我，神父，因為我有罪。」

杜洛伊在椅子周圍打了一轉，便上左手的邊廳去了。

走經正門的時候，他看見那個窮苦的婦人還跪在那兒祈禱。他想「見鬼，她幹得那麼虔誠。」他已經不受感動也不憐憫她了。他走了過去，匆匆地跑到右手的邊廳，準備再找到華爾特夫人。他遠遠望着她停留的地方，心裏奇怪為甚麼沒有看見她。他以為自己看錯了柱子，於是走到最後的一根廳柱那兒再轉回來。呢，她已經走了。他覺得奇怪又覺得冒火。然後他又想她也許找他去了，於是又在教堂裏踱個圈子。他沒有找到她，只好回轉頭來，在她起先跪在跟前的那張椅子上坐下，希望她會回到這兒來撞他。馬上陣微弱語聲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曾看見一個人在教堂的那個角落上。這聲音是那兒來的呢？他站起張望一下，看到了隔壁小教堂裏面的懺悔室的幾道門。一幅衣帶從一道門裏垂出來，曳在走道上。他走去看那個女人。他認出是她。她正在懺悔。他真想抓住她的兩肩，拖她出來。但回頭又想：「噫！現在是神甫的份兒；明天又會是我的了。」

「於是他靜靜地坐在懺悔室的前面，等候着，一邊吃吃地笑着。他等了很久。最後菲爾特夫人站起來轉一個身，望到了他，便走了過來。她的表情冰冷而且嚴肅。她說：『先生，我請你不要同我一道，不要跟我，也不要單獨上我的家裏。你不會受到接待的。再會！』」

她昂首闊步地走開了。他讓她離開，因為他有一個原則就是絕不勉強。隨後菲爾也從小室裏出來了，杜洛伊便走到他的面前，直望着他的眼睛，朝他的面孔咆哮道：『如果你不是穿上一套女流的衫褂，我就會賞你一個耳光，打掉你的醜陋的牙床的。』說過之後，他便立地一轉走出教堂去，嘴裏吹着哨噏。

杜洛伊覺得逍遙自在，走到法蘭西生活日報去了。他一走進辦公室，看到跑差們的忙碌的神氣，便知道一定發生了非常的事件，於是他連忙到經理室裏去。華爾特參與奮到了極點，正站在那兒用斷斷續續的句子口授一篇文章，在念完一段之後又對圍在身邊的訪員們發佈命令，一邊還對保伊斯蘭納德提出種種指示，同時還要折閱許許多多的信件。

杜洛伊進來的時候，老闆高興地叫起來了：

「啊！真巧；迷人兒來了。」他馬上停住了，有點慌張，然後道歉道：『我請你原

諒我這種說法，我實在給許多事情弄昏了。同時我聽見我的太太和女兒一早到晚管你叫迷人兒，結果我自己也養成了這種習慣。你不會見怪吧？」

「毫無問題，」喬治邊笑邊說：「這個渾名並沒有甚麼會叫我感到不快的。」

華爾特爹爹接着說：「那麼挺好，我就叫你迷人兒了。唯，事情是，重大的事情正在醞釀。內閣以三百十票對一百零二票，被推翻下去了。我們的閉會時間延期了，延期到無年無月。現在是七月二十八日，西班牙對於摩洛哥事件表示憤慨，這就是推翻杜蘭德內閣的原因。在這一次漩渦裏，我們是對的。馬洛已經受命組織一個新閣。他要布廷將軍出任軍政部長，要我們的朋友拉洛馬得出長外交。我們就要變成官方的機關報了。我正在寫一篇社論，簡單說明我們的原則，指出新閣準備遵循的路綫。」老頭子笑了。一笑：又繼續說道：「讓人家知道他們心想遵循的路綫。但是我需要一篇關於摩洛哥的有興趣的文章，一篇合時的文章，一篇有煽動性的論文，或是別的甚麼。你替我寫一篇來吧。」

杜洛伊思量一會，然後答道：「我就可以給你一篇這樣的文章。我可以寫一篇講論我們的非洲殖民地的整個政治形勢的文章，左邊有突尼斯，中間非洲，而右邊就是摩洛哥。同時我還要敘述當地各民族的歷史并且描寫一次到摩洛哥邊界上的斐基綠洲的旅行

——歐洲人從來沒到過那裏，這個地方却是現在糾紛的原因。這樣的寫法合適吧？

『好的！』華爾特爹爹喝彩道。『題目呢？』

『從突尼斯到坦幾爾。』

『妙極了！』

杜洛伊跑去翻檢法蘭西生活日報的裝釘本，想找出自己的第一篇文章——「非洲狩獵記」，那篇文章只要改頭換面一下，就會變成很漂亮的東西，因為那上面已講到殖民政策，阿爾及里亞的居民以及存奧蘭的一次旅行。在四十五分鐘裏，杜洛伊便把文章寫起了，後面還加上一段對於新僑的恭維。經理讀了之後連聲稱許道：「妙，妙，妙。你真是無價之寶。我慶賀你。」

杜洛伊回家吃晚飯去了，他雖然在三一教堂裏受過挫折，而對於當日的工作却感到愉快，因為他覺得自己已經戰勝了。他的太太焦急地訪他回來。一看到他，她便喊道：

『你知道拉洛馬得已經當了外交部長麼？』

『是的，我剛剛爲了這件事還寫了一篇論阿爾及里亞的文章。』

『甚麼？』

『你知道，就是把我們第一次合寫的「非洲狩獵記」稍稍修改一番。』

她邊笑邊說：「啊！那好極了。」然後經過了一會沈思再接着說道：「我剛剛想到……你當時原來準備寫下去，後來你……放棄了。現在我們可以重新做這件工作。這一定可以寫成一套很好的文章，而且非常適合現在的場面。」

他坐到椅子跟前，回答道：「對的，現在沒有甚麼阻礙了，那個胡塗蛋福勒斯蒂爾已經死掉了。」

她用一種單調的忍痛的聲音鎮靜地說道：「這種玩笑未免過份了；我求你把牠收斂起來。這已經留存得太久了。」

他準備給一個尖酸的回答，恰好有他的一封信報送了進來，上面寫道：「我當時失掉了意識。請你原諒並且在明天四點鐘到孟梭牧場來。」

他心裏明白，同時覺得高興，便一邊把電報塞進口袋，一邊對他的太太說：「我決不再說這個了，親愛的。這是愚蠢的，我承認。」

他開始吃晚飯，一邊吃着，一邊在心裏背誦那些話：「我當時失掉了意識，請你原諒並且在明天四點鐘到孟梭牧場來。」他笑出來了，於是梅德林問道：「笑甚麼？」

「沒有甚麼，」他回答，「我想起剛才碰過的一個神甫，他的面孔真滑稽。」

第二天，杜洛伊準時到達約會的地點。公園裏的長凳上坐滿了怕熱的市民和粗心的

保緝，她們好像正在做夢而孩子們却在泥沙上打滾。他在一道流泉流經那兒的一座古代建築物遺址上面找到了華爾特夫人。她不安地愛戀地繞着幾根柱子構成的圓圈間渡着。他一招呼她，她便叫道：『這個花園裏有多少人呀！』

他抓住這個機會答道：『這是的確的，你願意上別的地方嗎？』

『但是那裏呢？』

『不管那裏，比方說，就坐在一輛車子上。你可以把靠你那邊的車帘放下，你不會讓人家看到了。』

『好吧，那樣好：在這兒我真怕死了。』

『那好，五分鐘以後你到通外林蔭道的門口會我。我去雇一輛車子。』

她一坐上車子而且放下了車帘之後，便開口問道，『你叫車夫趕到那兒去呢？』

喬治回答道：『不用操心；他知道上那兒去的。』

他已經把自己在君士坦丁堡路的住址告訴過車夫了。

她又說：『你想想不到我爲你受了多大的痛苦，我受了種種的苦刑。昨天我不該，但是我總想逃掉你。我真怕一個人同你一起。你已經原諒我了吧？』

他壓捏着她的兩手，嚙裏說道：『當然，當然，我依然愛着你，我有甚麼不可以原

「諒你呢？」

她帶着央求的神氣盯着他：「你聽，你一定要答應尊重我……不要……不要……不要……不然，我就不能再見到你的。」

他并不馬上回答，却在他的鬍子下面裝出一種迷人的微笑。最後他才說道：「我是你的奴隸。」

之後，她告訴他在她聽到他準備跟福勒斯蒂爾夫人結婚的時候，她怎樣愛上了他。她說得詳細詳細，而且指出了年月日時。忽然她止住了。車子已經停了下來。杜洛伊打開了車門。

「我們到了那裏？」她問。

「下來，到這裏面去，」他回答。「在裏面我們可以舒服一點。」

十三 外交的祕密

秋天到了。整個夏季，在議員們的短期假期期間，杜洛伊始終逗留在巴黎，在法蘭西生活日報裏從事艱苦的奮鬥。

由於他和執政黨的公開的關係，報紙的地位漸漸提高了。他往往搶先發表政治的情報而且暗示內閣的動向，因而巴黎以及各省的報紙都得從他上面採取材料。人家摘引他而且害怕，老百姓也開始尊重他了。

梅德林的會客室早已變成一個政治中心了，許多閣員每星期都在這裏碰頭。甚至參院的議長也在這裏吃過兩次飯；以前不相過從的政客的太太們現在也以能夠結識她引以自豪，而且她們的降臨總多於她的答訪。外交部長儼然成了這裏的主人。他會隨時到來，帶來一些要聞和消息，告訴那位丈夫或那位太太，好像他們都是他的祕書。

部長走後，杜洛伊單獨跟梅德林相對的時候，便會用一種暴躁的聲音說出一些刻薄的隱語，諷刺這個蠢才的行徑。

但是她却會輕蔑地翹一下肩膀，一面說道：『你就做到他的樣子；當一個部長。你有你的辦法。不到那時候，就不要動嘴。』

他咆哮道：「他把我弄得要死，你的部長。他是一個混蛋。」

她冷靜地答道：「他不曾是我的部長而不是你的部長吧！他對你比對我更有用處的。」

他側身朝着她，譏刺道：「恕我冒昧，他并不對我表示慫恿。」

她從容地說道：「也不對我，但是他正在替我們交運。」

他沉默一會，之後又說：「如果我必需就你的愛慕者中間選擇一個，我倒喜歡那個老古董服德勒。他怎麼樣啦？我已經有一個星期沒有看到他了。」

「他有點不舒服，」她無動於衷地回答。「他來信說他害風痛癱倒了。你應該去看他一次。你知道他非常喜歡你；你去，他會高興的。」

喬治答道：「是的，我今天一定去看他。」

他出去了。拉洛馬得先生在等他，因為今天他要在十點鐘吃早餐，參院準備在中午，在衆院開幕之前，開一次會議。因為拉洛馬得夫人不願意更動進食的時間，只有他們和部長的私人秘書三個人一起吃飯。他們一坐下來，杜洛伊便談起他的論文，說出了他準備發表的意見的梗概，同時在訪問片上記下商談的要點。過後他說：「你覺得還有甚麼應該修改的嗎，親愛的部長。」

「很少，親愛的朋友。對於摩洛哥事件，你也許說得過份確定了一點。說到派雷達征電，要說得好像就要實現的，不過同時又要叫人家覺得這是不會實現的，叫人家覺得你并不相信這件事。要寫得讓人家很容易在字裏行間看出我們不打算把我們的鼻子滾到那裏去。」

「完全對的。我知道，我一定設法讓人家完全了解我的意思。我的女人託我問你，究竟伯隆將軍會不會被派到奧蘭去。你隨便說好了，我的結論總是說，他不會被派去的。」

政治家答復說：「不。」

之後，他們談到兩個鐘頭的會議。拉洛馬得開始滔滔不絕地說出他準備在會議裏發表的言論。一道卷曲的上唇鬚子像蠟尾一樣兩端翹起；塗了髮油的從中分開的頭髮飄到兩邊的太陽穴上面，樣子就像一個下流的淫棍。

私人秘書安靜地吃着喝着，無疑的他早已聽慣了這種長篇大論的，但是杜洛伊懷着如意，不禁在心裏想道：「說下去吧，你這個饒舌者。你們這些政治的丑角究竟是甚麼蠢貨呢！」他比較過自己和部長的地位身價之後，又在心裏自語道：「我的上帝！如果我只要有整整的十萬法郎參加本地的競選，而且哄騙一下那些狡猾的諾曼第的傻瓜，我

就會變成一個政治家，比這些近視的混蛋高明得多哩！」

一會兒，拉洛馬得便吩咐傭車，一面對新聞記者伸出一隻手，嘴裏說道：「你完全明白吧，親愛的朋友？」

「完全明白，親愛的部長：你儘管信任我。」

於是杜洛伊慢慢地渡回報館去開始寫作，因為不到四點鐘他不會有別的事情的。但是到了報館的時候，他却收到了一封電報。那是華爾特夫人寄來的，上面寫道：

「我今天一定要見到你。極端重要的事情。兩點鐘在君士坦丁堡路等我。對你會有很大的幫助。——終身愛你的維貞妮。」

他咒罵起來了：「真該死，甚麼妖怪！」他冒起一肚子的怒火，做不了事情，便馬上又走出去了。

他受不了她的死拖，早就想過要同她鬧翻。他覺得自己對於這一回差已成功的俗劇式的優服已經沒有興趣，儘是設法子推脫，希望來一個收場，可是她老要會他，時時約他在一個街角上，在一家舖裏，或者在一所公園裏匆匆地碰一回頭。見面的時候，她會對他說出幾句話，總是一個樣子的，說是她崇拜他，她把他奉為偶像；然後便滿意高興的走開了。他一定要上華爾特的家裏，不過他寧願跟素珊盤桓，她用種種的妙想逗他開

心。她那一副天真的儀表裏面却裝着聰明伶俐的心思，隨時隨地都會流露出來的。她會信口取笑一件事或者一個人。喬治又激動了她的幻想，使她的取笑發展成爲諷刺。他們彼此都非常瞭解。她時時刻刻招呼他：「我說，迷人兒。來吧，迷人兒。」

他會馬上丟下那位母親，走到女兒那裏。她會埋怨他一陣，然後他們會真誠地笑出來了。

他不管那位母親的不高興，時時要談到法蘭西生活日報的前前後後，並且加以冷嘲和熱諷甚至於惡語，使她瞭解那種局面總有一天散場的。

在另一方面，他對瑪勒爾夫人的愛情却在夏季的時候增進起來了。他叫她「小滑頭」而她也的確使人顛倒。他們兩個人的天性有許多共通的特點：他們都屬於富有冒險性的漂泊者的族類，這些社會上的漂泊者在不知不覺之中都非常逼肖公路上漂泊者。

在他接到華爾特夫人約他在兩點鐘會面的電報的當兒，他以為這剛好可以同她最後決裂了。

他想：「這個老怪鼻會有甚麼事情找我呢？我担保她沒有別的可說。她不外要囉嗦幾句：她愛慕我呀。不過我還是耍弄個明白。她說極端重要的事情，又說會有很大的幫助；這也難說的。」

他害怕同她見面，所以走得挺慢。「啊！如果她沒有甚麼說的，我就要給她一個好着的顏色。第一句話，我就要告訴他我再也不想上她的家裏去了。」

他進了屋子。華爾特夫人一看到他便喊道：「啊！你收到我的電報了。多巧呀！」他擺出一副暴戾的顏容，一邊說道：「我的上帝，是的。我正要到國會去的當兒，在報館裏收到他。現在你說你有甚麼事。」

她揭掉面紗，像一匹經常挨打的狗兒一樣帶着一副可憐相，挪近他的身邊。

「你對我多麼殘酷呵！你對我說話多麼粗暴呀！我有甚麼對你不是呢？你想像不到我爲你耐受了多少痛苦。你記得你在教堂裏對我說過的話麼？現在你怎樣對待我嘯？呵，上帝，呵，上帝，你給我多大痛苦呵！」

他在地面上頓了一腳，暴躁地叫喊道：「啊，鬼話！已經聽膩了。我沒有一次不聽見你說了這些蠢話的。」

她向前走了一步，以便擋住門路，一邊連忙從袋子裏拉出一條手帕，慌慌張張地擦了兩眼。由於勉力的自制，她的聲調比較穩定了一些。不過依然有點顫抖，她說：「不……我來……來告訴你一個消息……政治的消息……讓你賺五萬法郎……或者還不止……只要你高興。」

他突然心平氣和了，接着追問道：「怎麼啦？你說的是甚麼？」

「他們準備佔領摩洛哥，不過不願意讓你知道。」

「坐下來，」喬治說道，自己便在一張臂椅上坐下。她挪來一張短凳放在他的面前，然後坐在上面讓自己夾在他的兩膝中間，同時用一種盡誘的聲調接着說道：「我總是時時刻刻惦念你，所以我現在處處留心四面的耳語。」

於是她冷靜說明她早就猜到他們正在進行一件他不知道的事情。他們利用他却害怕他參加。

最後到了昨天，她全部明白了。這原來是一宗交易，一宗在暗中醞釀的重大的事件。她對於自己的能幹感到高興，她現在笑了而且漸漸興奮起來了，說起話來就像一個金融家的太太，看慣了市場的操縱，看慣了股票的漲落，在兩點鐘之內把千千萬萬的小投資人弄得傾家蕩產了，這些人們會把自己的積蓄投放在以政界和金融界的聞人們的名義保證的專業上面。

她繼續說道：「呵，這是他們的一件重大事情，非常重大的。不過，這都是華爾特一手經辦的，他知道得一清二楚。的確的，這是一個頭等的生意。」

「呵，那麼，事情就是這樣了。從拉洛馬得接任外交部長的那一天起，他們就決定

了坦畿爾的遠征，慢慢地他們再把當時跌到六十四五法郎的摩洛哥股票全部收購進來。很顯明的，他們收購這些股票都是假手那些灰色的經紀人，所以不會引起人家的懷疑。他們甚至也把洛斯基爾德一流人物蒙騙過去了，這些金融家奇怪摩洛哥股票老是有入收購，而他們却對他們指出那些經紀人——全是一些騙子。這樣他們便把那些金融巨頭鎮靜下來了。現在遠征就要實現了，我們的軍隊一到那兒，法國的政府就會担保這些借款。我們的朋友們便可以賺到五六千萬的法郎，你明白這個玩藝麼？你也明白他們多麼害怕人家，多麼害怕走掉一點風聲麼？」

她把頭靠在他的腰間，把兩臂攔在他的腿上，以爲自己現在已經博得了他的歡心。於是又想買他的一陣撫慰，一陣微笑。

「你說的很靠得住嗎？」他問。

「我認爲一定靠得住，」她滿有自信地回答。

「這的確幹得漂亮。對那個賤種拉洛馬得，你看看我會不會有一天裏他一下。哼，小子！讓他當心當心。他要落到我手裏來的。」

然後他想了下又接着說道：「不過這一次我們還是要大家都得到一點好處的。」
「你還可以收購一些呀，」她說。「現在的市價還不過七十二法郎。」

他說：『對的，但是我手裏沒有本錢。』

她抬起眼睛，一對央求的眼睛，望着他；一面說道：『我早已想過了；如果你不問執，你就讓我借你一點錢。』

他直率地而且幾乎是粗暴地答道：『這絕對不行。』

她用一種央告的聲音訴說道：『你聽，有一種辦法，你可以不必去借錢。我本來想買價值一萬法郎的股票。那麼，我買他兩萬，你占一半。你知道我不會交錢給華爾特的。所以一時不必付出甚麼錢。如果成功了，你賺了七萬法郎；如果不成功，你欠我一萬法郎，高興的時候你還我。』

他鄭重說道：『不，我不高興這樣的合夥。』

於是她說了許多理由，要他決定下來。她對他證明他的確擔負了一萬元的責任，這是冒險，而她又沒有替代他墊甚麼，因為實際的支出是由華爾特銀行透支的。而且她還指出：這一次計劃所以能夠成功全靠法蘭西生活日報的政治鬥爭，這種任務可說是由他拍負起來的。如果他自已不享一點好處，簡直是愚蠢透了。他依然猶豫不決，於是她又補上一句：『但是你想想：事實上這是華爾特給你代墊了一萬法郎，而你給他的幫助却遠不止這個數目哩！』

『那麼好吧，』他說：『我同你一人一半。如果失敗了，我還你一萬法郎。』
她高興極了，抓住他的兩隻手，便熱烈地親吻着。他委婉地推開她，一邊說道：『
來，現在放規矩一點。』

她憂鬱地盯住他，一邊說道：『呵，喬治，我甚至不可以吻你的兩手麼？』
他回答：『不是的，今天不行。我有點頭痛，你這一來把我弄暈了。』

她重新坐下，同時問道：『明天你願意來吃晚飯麼？你來，我真開心呀。』
他猶豫一會却也不敢拒絕，只好說道：『好的。』

他準備離開的當兒，她緊靠他站着；她的幾根長髮飄在他的背脊上。她看到了，腦
子裏忽然動起了一種女人們常有的怪想。她輕輕地把一根頭髮繞在他身上的一顆鈕扣，
然後再把另一根繞在第二個鈕扣上，以後再繞第三個，第四個，直到最後一個。這樣一
來，在他轉身走開的時候，便會把這些頭髮拔下，給她一點疼痛。這多舒服呀！而且他
還會不知不覺地帶走她身上的一些東西，帶走他從不需索的她的幾根頭髮。這是一根紐
帶，可以把他跟自已繫在一道，這是她給他的一根神祕的看不見的圈套，一種魔術。
他突然說道：『我一定要走了，因為我要在國會散會以前趕到那兒。我今天不能不
到。』

她歎了一口氣說：『好吧，』之後又無可奈何地說：『走吧，親愛的，不過你明天要來吃飯呀。』她突然驚閃一下。她的頭上起了一陣短促的劇痛。好像給針子刺過的一樣。她的心臟跳躍着，她很高興會受到他所給予的痛苦。『再會，』她說。

杜洛伊經過一番考慮之後，便喊到一個信差，把寫好的一封信送給瑪勒爾夫人，信裏面是這樣寫的：

『我託你轉告你的丈夫。你說我要他明天購進價值一萬法郎的摩洛哥股票，行市七十二法郎；我保證在三個月之內，他會漲到六萬至八萬法郎。要他絕對保守祕密。你說我說杜幾爾的遠征已經決定了，法國政府會保證摩洛哥的借款。不過不能對任何人說到。這是國家的祕密，我信賴你。』

他一直走到林蔭道，一路緩步遊目，後來便站在一家寶石鋪面前，鑑賞一隻精密的計時錶。這件東西他已經想望很久了，標價是一千八百法郎。他突然一股高興地想道：『如果我賺到了七萬法郎，我就出得這個價錢了。』於是開始思量怎樣運用這七萬法郎。第一，他要弄個衆議員，其次要買這個錶，要在證券交易所裏投投機，要……

他不想到報館去，準備在見到華爾特之前先跟梅德林商量一下，並且把文章寫起。

於是他轉回家去。走到德洛亞路的當兒，他猛然停下了。他忘記去看服德勒伯爵，他是住在安汀堤的。他又望回頭去，依然緩步開闢着，一邊想着萬千的事情。

他詢問服德勒伯爵寓所的門房：「服德勒先生好吧？前幾天我聽說他害了一點小病。」

門房回答：「伯爵病得很兇，先生。他們担心他挨不過今天晚上。風痛已經攻到心裏了。」

杜洛伊大為驚駭，不知道要怎麼辦。服德勒快要死了！他的腦子裏湧起了自己不敢相信的胡亂的想頭。他結結巴巴地說：「謝謝你，我一會再來。」自己不知道說的是甚麼。之後，他便跳上一輛車子，趕回家裏。他的太太已經回來了。他走進她的房裏，上氣不接下氣，連忙說道：「你聽說了吧？服德勒已經快死了！」

她坐着，正在讀一封來信。她抬起眼睛，接一連三地問道：「呵！你說甚麼，你說甚麼，你說甚麼？」

「我說服德勒快要死了，風痛已經攻進心裏了。」之後又說：「你想怎麼辦？」

她站了起來，臉色發青，兩頰發抖，然後便用雙手掩着臉孔，濛濛痛哭起來了。她抽搐着，傷心極了。但是她忽然抑住自己的哀戚，擦着兩眼，口裏說道：「我……我要

上那兒去……不要管我……我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會回來……不用等我。」

他回答：「好吧，親愛的。」他們握過手，她便匆匆忙忙地走了，把手套都忘記帶走了。

喬治一個人吃過了飯，便開始寫那篇文章。他完全依照部長的指示，寫得教讀者相信摩洛哥의 遠征是不會實現的。之後，他把文章帶到報館去，同老闆閒談幾分鐘，便啣着香煙走出來，莫明其妙地覺得心裏很輕鬆。他的太太沒有回來，他便睡過去，一會就睡熟了。

半夜的時候，梅德林回來了。喬治猛然驚醒，坐在床上。「怎麼樣？」他問。

他從沒見過她像今天這樣的蒼白，這樣的傷痛。她喃喃道：「他死了。」

「呵！他沒有交代甚麼嗎？」

「沒有，我去的時候，他已經意識模糊了。」

喬治沉思着。問題已經挂到了他的胸口，但他却不敢直說出來。「來睡吧，」他說。

她迅速地脫掉衣服，鑽進床裏，挨他躺着。他又問道：「他臨死的時候有甚麼親屬在他的旁邊麼？」

「只有一個姪子。」

「呵！他常見到這位姪子麼？」

「不，他們已經十年沒有見面了。」

「他還有別的親屬麼？」

「不，我想沒有。」

「那麼這個姪子要繼承他的遺產了？」

「我不知道。」

「他死得很安然吧？」

「是的，很安然。」

「你知道他有多少財產呢？」

「不準確。大約一兩百萬吧！」

他不再說了。她吹滅燈光，兩個人便在黑暗中并排騎着——不說話，睜着眼睛，各想各的。他再不想睡覺了。現在他却覺得華爾特夫人供獻的七萬法郎是無關重要的。他忽然臆想梅德林還在哭泣。爲要證實他的臆想，他問了一聲：「你睡了麼？」

「沒有。」

她的聲音裏含着眼淚和抽搐。於是，他說：「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我發現你的部長對我們耍了一次很妙的把戲。」

「怎麼呢？」

他詳細地告訴她，關於拉洛馬得和華爾特的陰謀。過後，她問道：「你怎麼知道呢？」

他回答：「你應該原諒我不能告訴你。你有你的消息的來源，我從來不加追問。我也有我的，我也想只讓我自己知道。不過，我敢斷言我的消息是正確的。」

於是她喃喃道：「是的，這很有可能。我測想他們到了不必需要我們的時分了。」但是喬治不再想睡，却挪近她的身邊，輕輕地吻着她的耳朵。她暴驟地推開他：「我請你讓我安靜一回。我現在不是供人玩弄的時候。」他無可奈何地轉了一個身朝着牆壁，把眼睛合起，最後睡熟了。

十四 試探

教堂裏挂着黑幔，而在正門上面還吊了一個巨大的絨章，上面加了一頂冠冕。這等於告訴過路的，一個上流人物正在這裏入殮。殯儀結束之後，到場的人們慢慢走散了，大家一個跟着一個打靈樞旁邊走過。服德勤的姪子忙着向來賓握手，鞠躬。喬治。杜洛伊和他的太太走出教堂，便并肩走向家裏去，彼此不說一句話，都想着一些甚麼。最後，杜洛伊自言自語似的說道：「這實在奇怪得很。」

「甚麼事，親愛的。」梅德林問道。

「服德勤不給我們留一點東西。」

她忽然滿臉通紅，好像罩上了一幅紅紗，同時說道：「他爲甚麼要給我們留一點東西呢？他沒有理由一定要給我們甚麼的。」停了幾分鐘，她又接着說：「也許會有遺囑變在那一個公證人那裏。我們現在還無從知道。」

他想了一會，然後說：「是的，這很可能，他究竟是我們兩個人的最親切的朋友。他每星期來吃兩次飯，隨時到我們家裏，在我們家裏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處處都很隨便。他像一個父親一樣地愛你，而且又沒有子女，沒有兄弟，沒有姊妹，僅僅有一個姪

子，這個姪子又是不常見到的。是的，一定會有遺囑。我並不希望甚麼，我只希他留給我們一點紀念品，表示他憶記我們，他愛我們，他承認我們對他的情誼。他對我們當然要有一點友情的表示。」

她信口說道：「這的確是可能的，會有一張遺囑的。」
他們走進房裏的時候，男僕把一封信遞給梅德林。她打開看過，便遞給杜洛伊。信上寫着：

「拉曼紐爾公證人事務所，伏斯及斯路十七號。」

夫人：請於星期二、三、四下午二至四時蒞臨敝事務所，有專奉商。 拉曼紐爾。」

現在輪到杜洛伊臉紅了。「這一定會有的，」他說。「不過，很奇怪，爲甚麼通知你而不通知我呢？我是法律上的家長呀。」

她一時沒有做聲，稍爲想過一會才說道：「我們等一會一道去吧？」
「是的，可以。」

他們一吃過早餐便出門去了。他們進了拉曼紐爾事務所，書記長便必恭必敬地站立起來，帶領他們走進律師的私人辦公室。那個公證人是一個矮圓的矮子；一顆球似的圓頭，擱在另一顆大球上面，下邊又是兩顆差不多像球的短腿。他弓一個腰，指出兩張椅，便朝梅德林說道：

『我請你先降，爲的要給你看服德勒伯爵的遺囑，這你會感到興趣的。』

喬治不禁搭訕道：『我想是的。』

公證人說：『我給你念一遍。很簡單的。』

他從面前的一隻箱子裏取出一張紙頭，隨即念道：

『我，保爾·愛彌爾·剛特蘭·服德勒伯爵以人必有死，爲期不測，故於身心俱健之時先期立下遺囑，交由拉曼紐爾先生保管。我因無論系繼承人，特將全部財產，計股粟六十萬法郎，地產五十萬法郎，無條件遺贈梅德林·杜洛伊夫人，以表崇高誠摯之友誼，并希其囑納亡友之贈。』

公證人接着說：『全文就是這樣的，日期是去年八月。兩年以前，他已經立過一張

同樣的遺囑，名字是梅德林。福勒斯蒂爾夫人。第一次遺囑也存在這兒，這可以證明福德勒伯爵不會因為家庭配偶的變動，轉變了他的意志。」

梅德林臉色蒼白得厲害，望着自己的兩腳。喬治胡亂地捺着鬍子。經過一陣沉默之後，公證人又繼續說道：「你當然明白的，先生，你的太太如果沒有特你的同意，是不能接受這項遺產的。」

杜洛伊站起來冷淡地說道：「我得考慮一些時候。」

公證人滿臉笑容的，一邊弓腰，一邊含笑說道：「我知道你猶豫的原因，先生。我要告訴你，服德勒先生的姪子今早已經知道了他的叔父的遺志，他準備尊重他的遺志，只要他能夠分到十萬法郎，據我的意見，這個遺囑是無懈可擊的，不過訴訟總是會引起議論，這似乎是應該避免的。世界上判斷一件事往往向壞的方面着想。無論怎樣，你總能夠在星期六以前給我一個答復吧？」

喬治弓個腰，說道：「是的，先生。」

之後，他又規規矩矩地鞠個躬，領着沈默不語的太太，板着面孔走出來，弄得公證人也不敢再笑了。

他們一回到家裏，杜洛伊便禱的一聲關上了房門。把帽子扔到床上，一邊說道：

「你對服德勒決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朋友。」

梅德林正在取掉面紗，慌張地轉過身來，大聲說道：「我？呵！」

「是的，你。一個男人不會把全部財產遺贈給一個女人，除非……」

她急得發抖，却又不能替自己洗刷。她想過一會，然後才用微動的聲音說道：「來，來……你瘋了……你……你。你剛才不是還在希望他會給我們留下甚麼嗎？」

杜洛伊靠她站着，注意她的一言一動，好像一個法官想找出犯人方面的最微細的破綻。他一字一頓地說道：「是的，他應該留一點東西給我，你的丈夫……給我，他的朋友，你知道，但是不應該給你，我的太太。從禮貌和社會視聽上說，這裏面的差別是很大的。」

現在梅德林也死盯住他的兩眼，擺出搜索的奇怪的神氣，好像要在那裏面看出甚麼，好像要發現一個人的未被窮究過的甚麼特點——這種特點有如洞開的門戶，可以洩露一個人的心裏深處的祕密，但我們却往往視若無睹的。她徐徐說道：「可是在我看來，這一筆遺產如果留下給你，人家也會同樣奇怪的。」

他暴躁地問道：「爲甚麼呢？」

她說：「因爲……」猶豫了一會又說：「因爲你是我的丈夫，同時你又認識他不久

。……因爲我是他的很久的朋友。……因爲他在福勒斯蒂爾活着是候立下的遺囑上就已經寫了我的名字。」

喬治開始在房裏來回地走着。他說：『你不能接受。』

她冷淡地答道：『這頂好了。那麼用不着拖到星期六，我們現在就可以通知拉曼紐爾先生了。』

他突然又站在她的面前，於是兩個人又是眼睛望着眼睛，搜索彼此心裏的祕密。

他們都想在那熱狂的緘默的審問裏面發現對方的沒有掩飾的心事。兩個人朝夕相處，却往往不能互相認識，他們彼此互相懷疑、互相監視，却永遠之能瞭解彼此的靈魂的底蘊。他突然對着她的臉孔低聲說道：『來，告訴我你同服德勒的交情的全部經過。』

她聳聳兩肩，一面說道：『服德勒非常喜歡我，非常……不過還沒有別的甚麼……從來沒有。』

他把腳一頓：『你說謊。這是不會有的。』

她平靜地回答：『但是，事實却是這樣。』

他又來回地走起來了；一會又停下來說：『那麼，你解釋：爲甚麼他把全部財產留給你。』

她用一種毫不經心的語調解釋道：「這很簡單。就像你剛才說過的。他只有我們兩個朋友，或者只有我一個，因為他從我很小的時候就認識我的。我的母親寄居過他的一個親戚家裏。他常到這裏，他又沒有譚系繼承人，所以他想到了我。他對我有點愛惜，這很可能。但是那一個女人沒有受過這樣的愛呢？在他想到表示遺志的當兒，這種隱伏的情愛怎麼不會把我的名字挂在他的筆尖上面呢？每星期一，他給我送花。對那件事情，你從來不覺得奇怪；可是他就沒有給你帶過甚麼，他帶過甚麼？同樣的道理，他現在給我財產，因為他沒有一個人可給。如果他把他的財產留給你，我倒覺得那才是咄咄怪事啦。爲甚麼他要這樣做呢？你是他的甚麼人呢？」

她說得那麼自然，那麼平靜，弄得杜洛伊一時啞口無言了。可是一會他又說道：「那都是一樣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能夠接受這一筆遺產。影響一定會很糟的。全世界的人都會相信牠。全世界的人都會議論這件事而且鄙笑我。我的同事早已滿心妬忌我，而且蓄意攻擊我。我在任何人面前都得愛惜自己的聲名。我不能讓我的太太接受這樣的遺產。福勒斯蒂爾也許忍受得下，但是我却做不到。」

她溫和地說道：「好吧，親愛的，我們不要接受吧。這不過在我們的袋子裏少放了一百萬，就是這麼一回事。」

她又來回地走着，帶思了一番，然後說了一些替他的太太打算的話，却也不直接對她說：『是的，一百萬，他在訂立遺囑的當兒，不知道多麼失策、多麼失態，他沒有看到他會把我弄得多狼狽。在他看來，甚麼事情都是細節，他要是留給我一半，那就一切解決了。』

他坐下來，兩腿架起，開始捻他的鬍子，他在無聊，不安和苦思的時候總這樣做的。梅德林拿着一件刺繡，有時繡了幾針，這時便一邊挑選絨線，一邊說道：『我用不着說甚麼，這是該你去想的。』

他好久沒有做聲，然後才支支吾吾地說道：『大家決不會瞭解爲甚麼服德勤把你當作唯一繼承人，而我又同意這件事情。現在你知道我們要怎樣接受這筆財產，才可以解釋得過去麼？現在必需找一個別的辦法，一個聰明的辦法，比如說我們可以聲言，他把財產平分給我們，丈夫一半，太太一半。』

她望他說：『我不知道這怎麼會做得到，遺囑已經寫得清清楚楚了的。』

『呵！這頂簡單。你可以把這筆遺產給我一半，當做一種贈與。我們沒有子女，所以這是好辦的。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掩住那些惡意的人們的嘴巴了。』

她帶點厭惡的情緒答道：『我不知道這怎麼會掩着人家的嘴巴，服德勤的遺囑明明

地擺在那裏。」

他憤憤地說：「我們一定要把牠擺出來，把牠貼在牆上麼？你真是糊塗得很。我們可以說服德勒伯爵把財產留給我們兩個。這不就完了。但是沒有我的許可，你不能接收這一筆財產。只有在平分的條件下，我才許可你接收，因為這樣子我才不至成爲笑柄。」她又用一種搜索的眼光望住他，同時說道：「隨你高興。我願意。」

於是他站起來，又走來走去。他似乎又顯得猶豫，同時避免他的太太的搜索的眼光。他說：「不，當然不。也許最好是一起放棄了。這樣就更漂亮，更正當，更光榮。不過照這種辦法，人家也想不出甚麼可以攻擊我們的，絕對想不出甚麼。頂多疑的人也不會說話可說的。」他停在梅德林面前。「那麼好吧，如果你願意，親愛的，我就自己到拉曼紐爾先生那兒，跟他商議一下。我準備告訴他我的疑慮并且說明我們決定平分這一筆財產，免得人家說一些閒話。一旦我接收了一半遺產。人家就沒有權利譏笑了。這就等於大聲告訴他們：「我的太太接受牠，因爲我接受牠；我，她的丈夫，最有資格斷定她不會有失檢的行爲。」不然的話，那就會引起閒話的。」

梅德林簡單地答道：「全隨你高興。」

他滔滔不絕地說了一些話：「是的，這樣一分全部事情就像白晝一樣的明白了。我

們承受了一個朋友的遺產，他對我們不願有甚麼軒輊；他不願表示說：「我死後我喜歡這個，不喜歡那個，像我活着的時候一樣。」他更喜歡那位太太，這是明白的；但是他把遺產留給他們兩個，這顯然要表示他的愛純粹是柏拉圖式的。而且你也可以相信，如果他曾經想到這些，他也會這樣做的。他沒有細想。他沒有預見到這種結果。就像你剛才頂確實地說過的，他每星期送花來，是送給你；他想留下最後紀念物，是留給你，沒有考慮到……。」

她忿怒地打斷他的話：「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用不着再像這些解釋了。馬上到公證人那裏去吧！」

他拿起帽子，臨走的時候還說了一句：「我想同那個姪子談判一下，給他五萬法郎，呃？」

她鄙夷地回答：「不，照他說的，給他十萬法郎。如果你高興，在我的名下扣下來。」

他羞慚地說：「呵，不，我們平均負擔。每個人去掉五萬法郎，還可以剩下整整的一百萬呀。」他加上一句：「那麼再見，我馬上回來，梅西。」於是他走向公證人解釋了一番，而且表示平分的辦法是他的太太想出來的。

第二天他們簽訂一張五十萬法郎的賄賂書，說是梅德林。杜洛伊夫人讓與她的丈夫的。他們從公證人學步所出來之後，因為天氣很好，杜洛伊建議一直散步到林蔭道。他顯得高興，表現出無限的關切和懇懇。他嘻嘻地笑。興趣盎然的，而她卻儘是默默地面索着而且顯得有點嚴肅。

這是一個相當涼爽的秋天。街上的行人似乎都很忙碌，匆匆地走着。杜洛伊領他的太太走到那一家，他常在那兒鑑賞計時錶的鋪子面前。「要我給你買一些首飾麼？」他說。

她冷淡地回答：「隨你高興。」

他們走進了鋪子，他問：「你喜歡甚麼呢，項鍊、手釧或者是耳墜呢？」

金銀寶石的飾物的景色戰勝了她的沉思，她用晶亮的尋訪的眼光巡視陳列着飾物的玻璃櫃子。她受到一陣慾望的激動，忽然說道：「這是一隻頂美的手釧。」

那是一條巧式的手鍊，每個環節上都安上一顆不同的鑽石。

杜洛伊問道：「這個手釧多少錢？」

「三千法郎，先生，」寶石商答道。

「如果你可以降到二千五百法郎，那就是筆交易。」

那個人就猶豫了一會，之後答道：「不，先生，這不夠本。」

杜洛伊接着說：「來，這一隻計時錶算一千五百法郎，這一共就是四千法郎了。我馬上可以給錢。這樣行吧？不行，我就上別家去。」

寶石商裝做爲難的神氣，最後同意了，說：「好吧，先生。」

杜洛伊把住址說出了之後，加上一句：

「你要在計時錶上刻上G·K·C。（註）三個字母，上頭加一個男爵的冠冕。」

梅德林驚訝了一下，然後却笑起來了。他們出來的時候，她從親愛地挽住他的臂膀。她覺得他的確聰明而且能幹。現在他有一筆收入，他需要一個頭銜。這完全對的。

寶石商弓着腰送他們出來，一邊說道：「你可以信任我；星期四就會作好的，男爵。」

他們在福德維爾戲院面前站下來，這裏正在演一齣新戲。

「如果你高興，」他說，「我們今晚可以上這兒來。看看找不找得到一個包廂。」

他們定了一個包廂。他又說道：「我們找一家館子吃飯，好吧？」

「呵！好的，我頂高興。」

他快活得就像做了國王，想出了種種的花樣。「我們去看看瑪勒爾夫人，請她一道

（註）這是喬治·洛伊·康特爾三字原文的首字字母。

出來玩。我聽說她的丈夫在家裏，我也很想去看他。」

他們到了她的家裏。喬治本來有點害怕同瑪勃爾會面，所以并不討厭有自己的太太在一道。克羅泰爾却不覺得甚麼，甚至慫恿她的丈夫接受他們的邀請。

那一頓飯吃得很好，那一晚也過得很快活。喬治和梅德林很晚才回到家裏。汽燈已經熄滅了，新聞記者一再擦着火柴，照着上樓。走到第一層樓的時候，火柴突然發出了光焰，照見了梯口暗處的鏡子裏的他們兩個人的影子。那影子好像是兩個妖怪，出現了一下又消失在黑夜裏去了。

杜洛伊抬手指着他們的影子，發出勝利的笑聲說道：「看看這兩位百萬富翁！」

十五 素册登場

摩洛哥的征服早在兩個月以前就已經完成了。

法國佔領了東邊的黎波里的非洲的地中海沿岸，而且担保了黎佔領地的債務。據說在這一行的行動上，有兩個部長都賺了一兩千萬法郎，拉洛馬得幾乎被公認是其中的一個。至於華爾特呢，巴黎人全都知道他會用一石打下了二鳥，從公債上面賺了三四千萬，從銅鐵鑽和一大塊地皮上賺了八百萬到一千萬。幾天之內，他變成了一個俊俊的人物，變成了一個勢駕王公的金龜巨頭，叫人家對他低頭，對他恭維。他已經不是猶太人華爾特，而是華爾特先生，發財的以色列人了。

他要讓人家知道他的名字。他知道卡爾斯堡王子經濟很困難，他在聖安諾尼路有一座精緻的府邸，旁邊有一座花園通到厄利色廣場，他便對他建議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買下他的屋子和全部的傢具。他出價三百法郎；王子貪他的價錢很大，同意了。第二天，華爾特便遷到新寓去了。他又動了另外的一個念頭，想要侵服巴黎。這時候，全巴黎的男女正在成羣結隊地前往列諾布商店，參觀陳列在那兒的一幅匈牙利畫家馬可維赤的巨畫——耶穌行水圖。藝術批評家都興高彩烈地宣稱這一幅繪畫是當代的最出色的傑作。華

爾特出了四千萬法郎買下來，而且把牠帶走了。這可叫羣衆的好奇心無從得到滿足，弄得大家都紛紛地議論着他，有的羨慕，有的責難，有的贊許。他便在報紙上發表一段消息，說是他準備在某一個晚上邀請巴黎社會上的所有知名的士女，到他家裏欣賞這一幅名畫，免得人家責難他把一宗藝術的作品埋沒起來。他的家裏準備開放給所有的來賓，他的門口會公佈一張請帖。

那張請帖寫道：「華爾特先生暨夫人恭請閣下暨尊眷於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十時至十二時光臨寒舍，參觀馬可維赤巨畫「耶穌行水」，備有電燈照明。」下面還用小字附註了一行：「午夜以後舉行跳舞。」這樣一來，那些願意久留的人士便可以留下不走，而華爾特夫婦也可以從中結識一些新交。有的人們會帶着好奇心前來參觀繪畫，游覽邸宅，見識主人，然後，便慢慢地走掉。但是華爾特爹爹十分清楚他們過後都會回來，有如他們對待那些像自己一樣發過大財的以色列的同胞。關鍵就在於所有這些在報紙上見過名字的人物的臉色；他們要進來看看一個在六星期之內便賺了五千萬的人物的臉色；他們要進來看看別的甚麼人到過這兒；他們要進來看看，因為他們喜歡在一個以色列人的家裏欣賞一幅耶穌的畫像。

杜洛伊對於自己上司的勝利感到忿怒，他在自己太太的身上敲詐了五十萬法郎之後

，一時會以爲自己富有起來了；現在比起落在華爾特身上不容自己分享一滴的千千萬萬的法郎，却覺得自己窮得可憐了。他怨恨所有的人。他怨恨他的太太，因爲她上了拉洛馬得的當，勸他不要收賄摩洛奇的公債；他頂怨恨的是那個部長，因爲他玩弄他，他利用他，他每一星期要來吃兩頓飯，現在拉洛馬得統治着杜洛伊的家庭，兼任了服德勒的地位，儼然像副號的家長一樣使喚着僕役。杜洛伊像一匹小狗一樣，搖尾乞憐地奉承他；頂想咬他一口，却又沒有胆量。

他開始聲言他不參加老闊的招待會，永遠不上他的門。兩個月以來，華爾特夫人寫了許多信要他高興去一下，據她說，爲的是要把那一筆賺到的七萬法郎交給他。他連信都不復，收到她的信就望火裏丟。並不是他拒絕接受這一筆利得，只是他要她發瘋，給她難堪。她太富有了。他要表示自己的驕傲。舉行書展的一天，梅德林對他說明他不去是完全不對的。他答道：『讓我安靜一天吧。我要待在家裏。』

但是，晚飯過後，他突然說道：『總之，去受受罪也好。馬上穿衣服吧。』

她覺得正合心意，說道：『我只要一剎就會打扮好的。』

他一邊穿衣，一邊咆哮，直到坐上車子的時候還在繼續怒罵。

卡爾斯堡邸宅的庭子裏挂着四盞的電燈，分佈在四個角落上，好像四個小小的月亮

一條華麗的地毯從很高的階梯上一直鋪到下面。每一級上都有一個穿着制服的侍役不動地站着，好像是一個人像。

杜洛伊細語道：「好大的排場！」一面聳聳肩膀，心裏滿懷着妬意。

他的太太說：「不要多嘴，自己爭氣吧。」

他們走了進去，把衣帽交給迎面過來的侍役。

廳堂裏面已經擠得滿滿了。許多女郎都穿着室外的衣服，表示她們上這裏來有如上別的展覽會一樣。那些準備參加跳舞的却穿着短領的服裝。華爾特夫人在第二間房子裏，給她的朋友們團團圍住。有些不認識她的，便到處走走，好像在一所博物院裏一樣，並不圖心竟究那一個是這裏的主人。她見到杜洛伊的時候，她站着不動，等候他過來。他恭敬地祝賀她，同時梅德林也親親熱熱地問候她。喬治讓他的太太同她一道，自己却溜到人羣裏去，想聽聽那些所有的怨言。

喬治認出了一些頂顯赫的人物——斐蘭辛公爵夫人，賴汝迫爾伯爵夫婦，安特烈曼將軍，美麗的頤尼斯侯爵夫人以及那些在第一流的遊藝會上露面的人物。他突然給人家抓住了伸的手臂，同時一種嬌嫩的聲音在他的耳邊低語道：「啊！你到底來了，你這個頑皮的迷人兒。怎麼許久沒看到你呀？」

這是素珊·華爾特。她用一對晶瑩的眼睛，從卷曲的雲鬢底下瞧着他。他很高興看到她，大方地吻着她的手，然後抱歉地說道：『我不能到這兒來。這兩個月來，我事情多極了，總是走不開。』

她一股正經地說道：『這不對，完全不對。你教我們很苦痛，因為我們，媽媽跟我，都喜歡你。至於我呢，你不來，我真活不下去。你不在這兒，我悶得要死。你知道，我這樣坦白地告訴你，你以後可不能再像這樣的躲起來了。把手臂遞給我，我自己帶你看「耶穌行水」。爸爸故意把牠掛在那兒，要人家沒有找到牠之前先看看其他的東西。這真奇怪，爸爸在這個地方多麼誇耀呀！』

他們在人羣中間安詳地走過。大家都掉頭望住這個漂亮的青年和這個嬌嫩的少女。一個名畫家說道：

『多漂亮的一對呀。走在一道妙極了。』

喬治想道：『如果我實在是聰明的，我早該娶下了這個姑娘。我做得到的。當時爲甚麼沒有想到呢？爲甚麼要娶那一個呢？多蠢呀！我們總是做得太快，却想得不夠。』素珊說道：『呵，一定要常常來呀，迷人兒；我們可以好好的享福，現在爸爸有這樣多的錢。我們要像狂人一樣的快活快活。』

他一邊繼續想着心事，一邊答道：「呵！你現在要結婚了。不出六個月，你就會給人家擡去了。你會變成一個侯爵夫人，一個公爵夫人或者一個親王夫人，你會站得高高的，瞧不起我了，小姐。」

她生氣了，用扇子打着他的手臂，而且發誓說：她要憑她的心願同人家結婚。

他嘲笑說：「我們看着吧；你太有錢了。」

她着重說道：「但是你也得到過一筆遺產呀。」

他用一種不屑的聲調說：「呵！那是不值談到的。一年不到兩萬法郎，這在現在算甚麼呢。」

「但是你的太太也有繼承的。」

「是的，我們共有一百萬。四萬法郎的收入。還不夠置一輛車子。」

他們走到最後一間接待室，前面是一所溫室——一座巨大的冬季花園，長着許多高大的熱帶樹木，開着奇怪的花朵。他們走過如茵的草地，兩旁夾着兩行濃密的灌木。杜洛伊一眼望見左手邊在一棵棕櫚的羅蓋下面，有一隻用大理石砌成的水盆，大得可以在那裏洗澡，邊上安着四隻德爾福特特產的磁鵝，張開的喙裏吐着水，盆底鋪着金黃色的細沙，許多中國的金魚在水裏游泳着。杜洛伊站在那裏，心理怦怦地跳着。他自語道

：「真是華奢。人是應該住這樣的府第的。別人住過了，爲甚麼我就不能夠住呢？」

他想着怎樣才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但一時想不出來，氣憤自己太無能了。他的同伴沒有說話，好像也正在深思。他從側面望着她，於是又想到：「唯一的必要的事情就是要娶到這個小把戲。」

素珊突然醒過來。「注意！」她說，一邊推他擠過人羣，叫他轉到右邊去。他們現在站在繪畫的跟前了。這是一幅名家的有力的驚人的作品，總會叫你的腦子撩亂起來，叫你要在幾年裏夢想着一些甚麼。觀望着這幅畫面的觀衆都默默不語地站立了一會，然後便若有所思地走開，過後才說起這幅圖畫的價值。

杜洛伊瞭望了一會，開口說道：「能夠畫得這麼精緻，真是高妙呀。」

後來的觀衆在後面推着他，於是他走開了，手臂上還搭着素珊的一隻手。他輕輕地壓着她。她說，「你想喝一杯香檳麼？到休息室去吧。我們可以在那兒見到爸爸的。」他們回頭走過那幾間房子，裏面的羣衆越來越多了，有說有笑的沒有一點拘束，他們都是出入公開集會的上流的羣衆。喬治恍惚聽到有人說：「那是拉洛馬得和杜洛伊夫人。」這聲音就像遠處的风聲掠過他的耳朵。這從那裏來的呢？他向四面瞭望了一下，果然他的太太牽着拉洛馬得的手臂，走了過去了。他們喁喁地細語着，相顧地笑着。

他們到了餐廳——一間龐大的房子，豎着大理石的柱子，壁上挂着古老的綉錦。華爾特望見自己的能幹的作家，連忙跑了過來握住他的兩手。他高興極了。「你都看過什麼？你帶他看過了麼，素珊？多少人呀，迷人兒。你見過葛基謝王麼？他剛剛在這兒喝了一杯五味酒。」他大聲地說。

然後他又奔去迎接上議員李素林，他正拖着打扮得像一個百貨攤的太太。一個紳士高高瘦瘦的，長着黃色鬍鬚，提出富有教養的神氣，對素珊鞠一個躬。喬治聽見人家喊他卡宙里斯侯爵，忽然對他發生了妬意。她幾時認得他呢？無疑的，自從她發財以後，他準備做一個求婚者。

有人抓住杜洛伊的臂膀，原來是諾伯特。戴。瓦倫。老詩人披着長髮，穿着禮服，帶着厭倦冷漠的神氣。

他自己倒了一杯，然後對手裏也拿着一杯的杜洛伊鞠一個躬，一邊說道：「我為智慧戰勝財富而乾杯。」接着他又委婉地解釋道：

「不是別人的財富傷了我的心，也不是我憤恨別人的財富。我只是在原則上表示抗議。」

喬治不再理會他。他正在探望素珊，她剛剛同卡宙里斯侯爵走掉了。於是他扔下諾

伯特·戴·瓦倫，去追尋那個少女。走進休息室，層層密密的人羣擋住了他。他從人羣中擠了出去，却迎面碰到了瑪勒爾夫婦，喬治已經很久沒有見過這位丈夫了，他抓住喬治的雙手說道：

『我應該怎樣答謝你，親愛的朋友？我聽你勸告，差不多賺了十萬法郎。這完全是你的幫忙。你真是有用的朋友。』

有些人掉轉頭來望着嬌小玲瓏的克羅泰爾。杜洛伊回答：『爲着交換服務，我準備領你的太太，倒是我來挽她走好。丈夫同太太頂好是分開來，你知道。』

瑪勒爾先生一邊鞠躬，一邊回答：『你完全對的。如果我跟你們走散了，一點鐘以後再在這兒碰頭。』

『好的。』

這一對躲到人羣裏去了，瑪勒爾先生跟在後面。克羅泰爾老是說：『華爾特一家人真有福份。所以一定要有專業的才幹。』

喬治回答：『傻！聰明人總有辦法的。』

她說：『這裏的兩個姑娘，一個人都有兩三千萬，還不用算到索珊的美麗。』

他不說甚麼。他自己的心事給別人說了出來，這叫他聽得嘔氣。她還沒有看到「耶

「蘇行水」，於是他提議領她去。他們議論那些認識的人們，取笑那些不認識的人們，當作笑樂。聖·波丁打他們身邊走過，胸前挂着許許多多的裝飾品，叫他們覺得好笑，跟他後面的一個卸任的公使還挂得比他少多了。

保伊斯蘭納德同他握手，也在他的扣眼上挂上了在決鬥那天挂過的勳章。

走過溫室的當兒，他望見自己的太太靠着拉洛馬得坐在一叢樹木的後面，好像表示說：「我們在這約定了一次幽會，一次公開的幽會。我們決不介意人家會怎樣想法。」瑪勒爾夫人同意馬可維赤的耶穌是一頓驚人的傑作，於是他們回來了。

他們走到一道門口的時候，素珊碰到了他們，便大聲喊道：「啊！你們在這裏呀！唯，迷人兒，你還是要一個人再玩一會。我要帶克羅泰爾去參觀我的房子。」

兩個人很快走開了，像兩條蛇一樣從人叢裏穿了過去。差不多馬上有一個聲音喊道：「喬治。」

那是華爾特夫人。她繼續低聲說道：

「呵！你真是毫無道理，叫我受許多磨難。我叫素珊把你的同伴領走，好跟你說一句話。你聽，我今晚一定要同你說話，一定要；要不然，你就想不到我要怎樣做。到溫室裏去。那裏在左邊有一道通到花園的門路。前面有一條小路。小路的盡頭有一棵大樹

。在那兒等我十分鐘。如果你不去，我告訴你，我就會當場出彩的。」

他溫順地答道：「好的好的，十分鐘之內我一定在那裏等你。」

他們分開了。可是傑克·顧伐爾幾乎把他就誤了。他抓住他的手臂，真高彩烈地告訴他一大堆事情。走出明亮的接應室之後，他辛苦地摸索着路子，慢慢地走去。他可以分辨出來兩旁的沒有葉子的灌木，以及枝纏的搖動。邸內的亮光從窗口散射出來，透進絞纏，舖在地面上。

他看到面前的小路當中有一個白色的影子，華爾特夫人光臂露項，用一種顫抖的聲音說：「啊！你來了；你想殺死我麼？」

他鎮靜回答：「不要肉麻吧，我懇求你；不然，我馬上跑開。」

她抓住他的兩臂，緊對着他的嘴巴說：「但是我有甚麼對你不是呢。你對待我簡直像一個壞蛋，我有甚麼對你不住呢？」

他想擺脫她。「前一次我們見面的時候，你把頭髮繞在我的鈕扣上，弄得我同我的太太幾乎要鬧翻了。」

她怔了一會，然後搖頭說：「你的太太不會在乎的。那一定是另外一個人看了要發死儼活的。」

他驚奇地望住她。她已經不是他先前認識嬉皮胡鬧的大孩子，而是一個痛苦絕望的能夠担当的女人了。但是，他的腦子湧起了一種模糊的想頭。他說：『親愛的，愛情不是不朽的。勉強是毫無意味的。我決不再想娶他。這是老實話。不過你如果能夠放聰明一點，你可以把我當一個朋友，我就會照常地往來。你能夠辦到嗎？』

她喃喃道：『只要能夠看到你，甚麼事情我都辦得到。』

『那麼，這算說定了，』他說；『我們是朋友，不是別的。』

她結結巴巴地說道：『說定了，』之後又伸出嘴巴說道：『再吻一次，最後的一次。』

他委婉地拒絕了，他說：『不，我們要遵守我的協定。』

她掉向一邊，擦掉兩行的眼淚，然後從懷裏取出一束鈔票遞向杜洛華，一邊說道：『這是你的股利。我很高興能夠替你賺到這筆錢。現在，拿去吧！』

他想不要，他說：『我不要這個錢。』

於是她冒火了。『啊！你現在不要。這是你的，你自己的。如果你不要，我就丟到溝裏去。你不要這樣辦法，喬治？』

他接過那一束鈔票，塞到袋子裏。

『我們要進去了，』他說：『你會受涼的。』

她抓住他的一隻手，懷着憤恨和絕望，狂吻了一陣，然後便溜回屋裏去了。他一邊走轉來，一邊深思着，然後昂頭笑臉地回到溫室來。人羣慢慢地稀薄了。顯然的，他們不等着跳舞。他望見素珊同她的姊姊手挽手地走着。她們向他走來，請他同她們跳舞。伯爵跳一次四人舞。

他驚動了一下，連忙問道：『他是誰呀？』

素珊惡意地回答：『我姊姊的一位新朋友。』

露西滿臉通紅了。『你真壞，素珊；他也一樣是你的朋友呀！』

杜洛伊親密地握住素珊的手肘，用一種愛撫的聲音說：『聽我，親愛的，你相信我
是你的朋友麼？』

『相信，迷人兒。』

『你信任我麼？』

『完全信任。』

『那麼好了，你肯答應我一件事情麼？』

『可以，但是你說的是甚麼呢？』

『凡是有人向你求婚，你都要先同我商量一下；沒有徵求過我的意見，你就不要接受。』

『好的。』

『同時要保守秘密。不要告訴你的父親或母親。』

『不告訴。』

『那麼，你算答應了。』

『答應了。』

顏伐爾慌張地走了過來。『小姪，你的爸爸要你去跳舞。』

她說：『來吧，迷人兒。』

他拒絕了，他已經決定馬上回去，好安靜地想一想，他的腦子裏裝下了太多的新的想頭。他找着他的太太，後來他看她在你憩室裏同兩位他不認識的紳士在喝巧克力。她介紹她的丈夫，却沒有告訴他那兩個人的名字。過了一會，他說：

『我們回去麼？』

『隨你高興。』

她搭在他的手臂上，回頭走出那幾間接待室，裏面的客人已經沒剩幾個了。她說：

「華爾特夫人在那裏呢？我想問候她一下。」

「最好不要去。她又會留我們跳舞，我已夠受了。」

「一定這樣的，你完全對的。」

他們一路上都沒有說話。但是一進到房裏，梅德林還沒取掉面纱，便藉臉羞笑地說

「我要你驚奇一下。」

她沒有好氣地咕嚕道：「甚麼事呀？」

「你猜。」

「我才不幹這種事。」

「噫，今天就是元旦啦？」

「是對的。」

「這是贈送新年禮物的時候了。」

「是嗎？」

「這裏有一件拉洛馬得剛才送你的禮物。」

她給他一只好像裝飾盒子的小盒。他冷漠地打開，看到了一面榮辱團的十字勳章。他臉色青了一陣，然後笑一笑，同時說道：「我倒願意有一千萬法郎。這不要花

他一個錢。」她以爲他會興起來的，看到他的一股冷淡，心裏覺得煩極了。「你實在怪得很。現在甚麼也不能教你滿足。」她說。

他乾脆地回答：「這傢伙不過是還債，他這欠我許多啦。」

她有怪他的聲調，於是接着說：「不過，在你這樣的年紀，這總是一件大事呀。」

他鄭重地說道：「甚麼事情都是相對的。現在我還可以遇到更大的事啦。」

他拿到盒子，放在爐架上，端詳一會上面的金星。然後他合上盒子，聳聳肩膀，走到床上睡下了。

正月一日的政府公報上發表了新聞記者喬治·杜·洛伊先生由於特殊的貢獻，榮膺了榮譽團的爵士的頭銜。名字是分開寫的，這個比肩章本身更要叫杜洛伊覺得高興。

他讀過這一段新聞之後一點鐘，便接到華爾特夫人的一封信簡，邀請他同他的太太當晚到她的家裏吃飯，慶賀他的新的榮譽。他猶豫了一會，然後便把這一封詞意曖昧的短簡扔到火裏，一邊對梅德林說道：「今晚我們要到華爾特家裏吃飯。」

她驚訝了一下。「甚麼，我以爲你不想再上他們的門了。」

她說：「我已經改變主意了。」

她們到來的時候，華爾特夫人只有一個人待在一間小室裏，這裏是她招待他的私人

朋友的地方。她穿着黑色的衣服，倩着梳過髮粉的頭髮，看起來倒也相當的動人。

她的神氣，遠看像一個老嫗，近看倒像一個少婦，如果你仔細地觀察過她的迷人的雙眼。

「你穿了喪服？」梅德林問道。

她傷感地答道：「也是也不是。我并没死掉甚麼親眷，但是我已經到了要給自己服喪的年紀了。我今天開始穿牠，以後我要把牠穿在我的心裏。」

杜洛伊想道：「這個決定會持久麼？」

這一晚的晚餐有點呆滯。素珊一個人說得頂起勁。露西好像心不在焉似的。杜洛伊大受大家的慶賀。晚上他們便在接待室和溫室裏面散步，閒談。杜洛伊和華爾特夫人落在後面，她便抓住了他的手臂，拉他回頭。

「你聽，」她低聲說道，「我不想再問你談些甚麼了。但是要來看看我，喬治。沒有你，我實在活不下去，活不下去。」

他平靜地回答：「我知道。這是無需多說的。你看看，今天我一接到你的信，我就馬上跑來了。」

華爾特領着兩個孩子和梅德林，走在前頭，却站在「耶穌行水」園旁邊等待着杜洛伊。

伊。

「你想想看：」他邊笑邊說，「我發現我的太太昨天就跪在這一幅畫像跟前，就像在教堂裏一樣。原來她正在這兒祈禱。」

華爾特夫人用一種堅定的聲調——一種含着祕密的歡悅的聲調——回答說：「這個耶穌會拯救我的靈魂，我每次望到他，他總給我力量和勇氣。」然後她存在畫像的跟前，喃喃地說道：「他多麼俊秀呵。多少人怕他却又愛他。你看他的頭，他的眼睛，多麼單純，却也多麼超越。」

素珊喊道：「不過，他很像你，迷人兒。我相信他真像你。如果你長了一口長鬚，或者他刮掉了鬚子，你們兩個是一樣的。啊！真像。」

她堅持要他站在繪畫的旁邊，他們果然都覺得這兩個面孔是相似的。大家都覺得奇怪。華爾特認為很特別。梅德林含笑地說耶穌更富有男子的氣概。華爾特夫人不覺地站着，呆呆地盯住耶穌臉孔旁邊的杜洛伊的臉孔。

十六 捉姦

在那一個殘冬裏，杜洛伊常常出入華爾特的家裏。他甚至經常一個人到那裏吃飯，因為梅德林說她很疲倦，甯願待在家裏。他規定星期五一定上他們那兒，這一天華爾特夫人決不招待別的客人，這一天算是專屬於迷人兒的。吃過晚飯以後，他們便玩牌，餵金魚，大家歡歡喜喜的熱像一家人一樣。快到了三月底的時候，忽然想起了兩個姊妹的婚事。據說露西準備跟勒托爾惠林伯爵結婚，素珊準備同卡宙里斯侯爵結婚。這兩位紳士也都經常來往這裏，而且還受到了特殊珍貴的待遇。喬治和素珊依然過着無拘無束的生活，親熱得像兄妹一樣，一玩就是幾個鐘頭，一面開別人的玩笑，一面覺得彼此互相優倚的愉快。他們從不談起素珊的婚事，也不談起那個自薦的求婚者。

一天早上，華爾特領着杜洛伊到家裏吃早飯。剛吃完飯，華爾特夫人便出去會見一個商人，於是杜洛伊對素珊說道：「我們餵金魚去吧。」

他們各在棧上拿一塊麵包，便走到溫室去了。他們爬在大理石盆子的邊沿上，看到彼此映在水裏的臉孔，相顧地笑了。忽然杜洛伊輕聲細語道：「你不應該瞞我，素珊。」
「你說甚麼，迷人兒？」她問。

「你不記得那次盛會的晚上，你在這裏答應過我的話麼？」

「不記得。」

「有人向你求婚，你要先同我商議一下。」

「好吧。」

「現在已經有人向你求婚了。」

「誰呀？」

「你知道得很清楚。」

「一點不知道，我對你賭咒。」

「是的，你知道。那個執袴子，卡富里斯侯爵。」

「他根本就不執袴子。」

「也許不是，不過他是一個笨伯，浪漫得不成樣子了。他實在是你的怨偶，你是這樣的漂亮，年青而且聰明。」

她含笑問道：「你爲甚麼攻擊他？」

「我？我沒有攻擊他。」

「是的，你攻擊他。他絕不是你說的那樣。」

『胡說。他是一個傻瓜，而且是一個混蛋。』

她轉開一點，不望着水裏，然後說道：『來，這跟你有甚麼相干呢？』

他好像給人看穿了心底的祕密，支支吾吾地說道：『我……我……姑息他。』
她咯咯顯出驚訝的神氣，說：『你？』

『是的，我。』

『爲甚麼呢？』

『因爲我愛你，這你是知道的，你這個頑皮的丫頭。』

她用一種鄭重的聲調說：『你發瘋了。迷人兒。』

他回答：『我知道很清楚，我是發瘋了。我，我一個結過婚的人，怎麼可以對你，一位少女，說出這樣的話呢？我不僅發瘋，而且犯罪。我沒有希望，但是一種念頭却激我靈魂失魄了。我聽說你要結婚的時候，我冒起了一股怒火，當時我簡直可以殺人。你一定要原諒我，素珊。』

他沉默了。那個少女又好像傷心又像愉快地說道：『不幸你已經結婚了。有甚麼辦法呢？這是無法挽救的。事情已經完了。』

他突然轉了過來，緊朝着她的面上說：『如果我沒有太太，你會嫁給我吧？』

她誠懇懇地說道：『是的，迷人兒，我會嫁給你的，因為你比任何人都更愛我喜歡。』

他站了起來，結結巴巴地說道：『謝謝，謝謝：現在這不要對任何人說一聲『是的』，我懇求你：再等一個時候。你願意答應我這些麼？』

她有點不安，不知道他的意思，只好吞吞吐吐地說：『好的，我答應你。』杜洛伊把紙在手裏的一個麵包扔到水裏，像丟了魂魄一樣，一溜煙跑掉了。

素珊又驚訝又不安，站了起來，慢慢踱回餐廳。杜洛伊已經走掉了。

他回到家裏，故裝着鎮靜。梅德林正在寫信，他對她說：『星期五，你打算到華爾特家裏吃晚飯麼？我準備去的。』

她遲疑一會，然後答道：『不，我不很舒服。我寧願待在家裏。』他說：『隨你高興。』

之後，他又拿到帽子，馬上出去了。很久以來，他就監視着她的行動，隱瞞她，知道她的一舉一動。他所期待的日子終於到臨了。他並沒有受到那種言語的責備，說是『我寧願待在家裏。』

以後幾天，他對她都表示好感。他甚至顯得快活，那是很少見到的。他的太太還說

這樣說話：『你現在又變得乖了。』

星期五那一天，他很早就打扮起來了，據他說是要先去拜望幾個人。六點鐘不到，他便吻了他的太太，走了出去，在聖母場叫了一輛車子。他對車夫說：『先停到噴泉路十七號面前，等我告訴你再走的時候，便趕到拉法亮路飛仙飯店。』

車子慢慢地走着，杜洛伊把兩邊的車帘都拉下來。車子在他的大門的對面停下，他將兩眼釘着門口。十分鐘以後，他望見梅德林走了出來，向外林蔭道那個方向走去。她走到相當遙遠的地方；他便伸首到車窗外而招呼車夫說：『走吧。』於是車子又走了，把他帶到飛仙飯店的門口。這是一家有名的中等的飯店。喬治坐到大餐廳裏面，慢慢地吃着，一邊時時望着時錶。他喝了咖啡，又飲了兩小杯頂好的白蘭地，還慢慢地抽一級上等的雪茄，到了七點半鐘的時候，他便走了出去，喊到另外的一輛的車子，趕到盧契甫考爾路的一間大廈。他沒有關照門房，一直走上三樓去了。一個僕人替他開了門，他對他說：『羅姆先生在家麼？』

『在的，先生。』

他被領進一間客室，在那裏待了兩分鐘。然後一個紳士出來了，個子很魁梧，顯出軍人的氣概，雖然還年青，頭髮却是雪白的，佩了一面榮譽國的勳章。杜洛伊叫了一個

腰，接着說道：「不出我的預料，總監，我的太太現在馬太爾路一間公寓裏吃飯。」

警察總監一邊鞠躬一邊說：「我幫忙，先生。」

喬治接着說：「你要等到九點以後麼？過了限定的時間，你就不能再進私人的住宅去檢舉罪行。」

「不，先生；冬季是七點，三月三十一以後是九點。現在是四月五日，所以我們要等到九點。」

「那好極了，總監，我有一輛車子停在樓下。」

「隨你便，先生。」總監出去一會，穿了一件大衣又進來，把三色的肩章遮住了。

他們先趕到警局，載了三個便衣的警佐，他們正在等候着他們，因為杜洛伊在白天裏就已經關照過他們，說是當晚會有舉動的。他們一個人坐在車夫旁邊，兩個坐在車裏。車子到了馬太爾路。杜洛伊說道：

「我知道那幾間房子；在二樓上面；第一間是客室，進去是餐室，再進去是臥室。三間房子是相通的。沒有一條竊路。」

他們到達大廈的對街，時間才八點一刻，於是他們沉默地守候了不止二十分鐘的浩景。看看快到三點了，杜洛伊便說：「我們現在動手吧！」

「他們一直上樓去，沒有開照看門的，而他也的確沒有看到他們。」

九點只差兩三分鐘的時候，杜洛伊接連地按着門鈴。他們聽到最後的一間房子裏有點動靜，然後便有輕輕的腳步聲音走了近來。有人出來探聽甚麼人在這外面。杜洛伊沉重地敲着門板。一種帶着傲作的女音問道：「誰呀？」

總監回答道：「開門，憑法律的名義。」

裏面又問道：「你是誰呀？」

「我是警察總監，開門，要不然，我就要撬開牠。」

裏面又說：「你做甚麼來的？」

杜洛伊說道：「是我。這是沒有用處的。」

一陣跳足的走路的聲音可以聽得出來，先望後面走了去。幾秒鐘以後又轉回來了。

喬治說：「如果你不開，我們就要破門進去了。他按着門把，用肩膀推着門。裏面沒有回聲，他突然用勁一攪，門鎖鬆開了。他幾乎仆倒在梅德林身上，她正站在窗臺裏。」

一點鐘以後，杜洛伊到了法蘭西生活日報館：華爾特先生早已到了那兒了。因為他依舊全神全力地經營着報紙的業務。報紙的銷路突增起來了，這大大有助於他的銀行的

計劃。老岡路起了膽袋，說道：「呵！你來了。你的樣子很奇怪。爲甚麼不來吃飯呢？忙甚麼去啦？」

年青人滿有自信的，一字一頓地說道：「我剛剛把外交部長打倒了。」

對方以爲他說着玩的，便說道：「打倒了甚麼呀？」

「我準備推翻這個內閣。就是這麼一回事。現在已到了應該趕掉這一班行屍走肉的時候啦。」

老頭子心想這位編碼一定喝醉了。他說：「來，你盡說這些亂話。」

「一點不亂。我剛才當場捉到了拉洛馬得跟我的太太。警察總監證明這宗事。這個部長垮台了。」華爾特把眼鏡推到額頭上，睜起眼睛盯住他，同時說道：「你不是開我玩笑吧？」

「絕對不是。我打算寫一篇文章揭露這件事。」

「你的意思怎樣呢？」

「打倒這個派黨，這個不要臉的東西。」喬治把帽子擱到椅背上，又加說一句：「誰擋我的路，誰就要倒斃。我決不饒怒。」

「經理是不明白。他說：『但是……你的太太呢？』」

「我明早就提出離婚的。我要她回到死了的福勒斯蒂爾那兒去。」

「你意思要離婚麼？」

「是的，我丟了自己的臉。不過也只有這樣才抵得到他們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我自己負責。」

華爾特先生放心不下，驚訝地盯住杜洛伊，心裏想道：「該死的，這傢伙可得當心呀。」

喬治繼續說：「我現在是自由的了。我還有一點錢。八月選舉的時候，我準備在家鄉競選，我在那裏是很有名氣的。跟那個誰都懷疑的女人住在一起，我是弄不出甚麼前途甚麼地做的。她把我當做傻瓜，欺騙我而且擺佈我。但是我知道了她的把戲，我就繼續的監視她。」他笑起來了，又接着說道：「可憐的福勒斯蒂爾，他是一個傻瓜，沒有想到這件事，真誠意地待她。現在我自由了。現在我要幹下去。」

華爾特爹爹還是光眼看着他，他的眼鏡還吊在額頭上面。他心裏想道：「是的，他要幹下去的，這個壞東西。」

喬治站了起來：「我要寫文章去了。這一定要做得直截了當。但是你知道這對於那個部長可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他破產了，再也爬不起來了，法蘭西生活日報不用拍

他的馬屁了。」

老頭子遲疑了一會，然後打定了主意。「就這麼辦吧。」他說，「對於做這種無聊事情的人物，盡量的捧捧好了。」

十七 最後的設計

三個月的時間過去了，杜洛伊的離婚案件判決了。他的太太重新變用福勒斯蒂爾的姓氏。因為華爾特一家準備在七月十五日前往特魯徹爾，於是決定在她們出發之前他與她們在郊外消遣一天。迷人兒是唯一被邀參加的男賓，因為他不願意看到卡雷里斯侯爵。不過他們最後又決定要邀請勒托爾恩林伯爵。他在先一天才接到了請柬。

車子先在厄利色廣場路頭緩一陣，然後才穿過布朗森林。這是一個良好的夏日，并不挺熱。他們渡過塞納河，繞過法勒林山，到達了保基維爾，再沿河一直走到拉。佩克。

勒托爾恩林伯爵，一個快到中年的男子，留着稀疏的長長的鬍子，親切地望住露西。他們剛剛訂婚一個月。喬治臉色有點蒼白，常常望着素珊，她的臉色也是蒼白的。他們的眼睛經常碰到，似乎是互相示意，秘密地傳情，然後又閃閃了。華爾特夫人顯得安詳而愉快。

早餐吃得很久。正要開始回頭的時候，喬治却建議在平台逗留一會。他們先站住欣賞一會風景。大家沿着欄杆列成一行，全看得魂飛天外去了。

華爾特說道：「這樣的風景在甚麼地方都找不到的。就是在瑞士，也找不到一個可以相比的。」

他們開始慢慢走着，欣賞着風景。喬治和素珊落在後面。當他們隔開大家幾步的時候，他便低聲抑氣地對她說道：「素珊，我愛你。我愛你愛得發瘋了。」

她喃喃道：「我也一樣愛你呀，迷人兒。」

他接着說道：「如果我不能娶你做太太，我就要離開巴黎，離開法國。」

她回答：「你向爸爸求婚吧。也許他會答應的。」

他裝做厭煩的神氣。『不，我已經對你說過二十遍，這是沒有用處的。這麼一說，你家裏的門就會對我關閉起來的。我會給報館辭退，那時候我們連見面都見不到了。如果採取正常的辦法，結果一定會這樣的。他們已經把你許給卡宙里斯侯爵了。他們希望你最後會說出一聲「是」，他們現在就等着你說。』

她說：「那怎麼辦呢？」

他從側面望着她，猶豫了一會。『你愛我到了敢於冒險的程麼度？』
她堅決地答道：『是的。』

『那好極了。現在有一個辦法，而且也只有這個辦法。這要由你做，不是由我做。』

你是一個被嬌養的孩子。他們讓你說你高興說的話，他們不會過份驚訝你做了一次大膽的行動。現在，聽我說：今晚回去的時候，你先找到媽媽，要她只有一個人，你告訴她你要嫁給我。她一定會大發雷霆……」

素珊搭訕道：「呃，媽媽會贊成的。」

他很快又說下去：「不，你不知道她。她會比你的父親更生氣。您就會看到的。不過你一定要堅定，你不要讓步，你一定要一再說你要嫁給我，不嫁旁人。你願意這樣做嗎？」

「我願意。」

「出來之後，你一定要告訴你的父親，態度要非常認真，非常堅決。」

「好的，好的。以後呢？」

「以後的事情就嚴重了。如果你決定了，堅決決定了……堅決，堅決決定了要嫁我的太太，我的親愛的小素珊……我願意……同你逃掉。」

她高興極了，幾乎要拍起手來。「呵，妙極了。你願意同我逃跑。甚麼時候你願意同我逃跑呢？」

所有發夜狂奔的故事，各式的驛車，村莊的客店以及書本上說到的種種動人的冒險

，都浮上她的腦海，像是一種美夢就要實現了。她重複問道：「什麼時候，你願意同我逃跑呢？」

他細聲答道：「晚上……今夜。」

她頓聲問道：「我們上那兒去呢？」

「這是我的祕密。你只要想你要做的事情。你要記住：跑了之後你就只好做我的太太了。這是唯一的辦法，但是這對你……是……是很危險的。」

她表示說：「我已打定主意了。我到那裏會你呢？」

「你一個人能夠出來麼？」

「是的，我知道開那一道小門。」

「那好。半夜，門房睡了的時候，你到康科爾德場來會我。我在二軍部前面的一輛車子裏等你。」

「我來。」

「真的？」

「真的。」

他抓住她的一隻手，壓着牠。「呀！我多麼愛你。你真好，真勇敢。那麼你不想嫁

給卡宙里斯侯爵了？」

「不！」

「如果你這樣說，你的父親一定會大發脾氣的。」

「我也這麼想。他會把我送到修道院去的。」

「你看，所以一定要猛幹一下。」

「我一定幹。」

她望着遠處，腦子裏裝滿了逃跑的想頭。她會走得比那裏還要遠——同他一道跑。她覺得驕慢。她決不想到自己的聲名——也不想會受到怎樣的鄙笑。

華爾特夫人轉身喊道：「來吧，小的。你跟迷人兒講甚麼呀？」

他們趕上了大家，說着海邊的情形。然後他們便取道沙陀回去，免得再經過老路。喬治不再說話。他思量着。如果這個小姑娘有一點勇氣，他最後就會勝利的。三個月以來，他把她安在自己的窠子裏。他叫她愛他。他毫不費力地鑿破了她的天真。他首先要她答應拒絕卡宙里斯。現在他又要她答應跟他跑。因為這以後再也沒有辦法了。他知道華爾特夫人絕不會贊成把女兒給他。他盡想着這些問題，人家對他說的話，他全沒有聽見，只是支支吾吾地答應幾聲。直到回到巴黎的時候，他才算清醒過來了。

素珊也在沉思着，四匹馬兒的鈴聲傳進她的耳朵，使她幻想到月光籠罩下的不見盡頭的公路，兩旁朦朧的森林，路旁的客店，馬夫換馬的匆忙的神氣，因為每個人都猜想他們後面是有人追蹤的。

馬車到達了院子裏的時候，他們想留杜洛伊在那兒吃飯。他謝絕了，馬上回到自己的家裏。吃過一點東西之後，他翻檢所有的信件，好像準備遠行的樣子。他燒掉一些有圖樣的信件，留下一些，又寫幾封給朋友的信。他時時望着時鐘，心裏想道：『現在那裏正覺得熱鬧吧。』他心裏忽然感到了不安。他會失敗麼？但是怕甚麼呢？他總會應付得過去的。不過他今晚幹的總算是一件大的花樣。

快到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出去了，在街上打了一轉便喊到一部車子，趕到康科爾德場，停在海軍部前面。他時時擦一擦火柴，瞧瞧時鐘，快到半夜的時候，他時時刻刻深首到車外眺望一會。遠處的一座時鐘敲了十二下，接着附近有一座也敲過了，然後又有兩座一齊敲，最後是很遠很遠的一座敲了。最後的鐘聲停了之後，他想到：『事情過去了。失敗了。她不會來了。』可是他還是決定要等到天亮。對這種事情，一定要忍耐的。

他聽見敲過一刻，以後是半點，以後三刻，以後所有的鐘都敲了一點，他不耐望她

了。他只是待在那兒，估量着事情的可能經過。突然，一個女人的頭面伸進了車窗，而且有一種聲音說道：「是你麼，迷人兒？」

他怔了一下，激動得差不多要閉氣了。「你麼，素珊？」
「是的，是我。」

他急急忙忙地來不及打開車門，口裏反復說道：「呵，是你，是你，進來吧。」

她走進來，輪在他的懷裏。他對車夫說：「走吧，」於是車子走動了。

她喘噓噓的，沒說一句話。

他問道：「經過怎樣呢？」

她喃喃地說，差不多要暈了下去：「呵！可怕得很，特別是媽媽。」

車子一路走下去。喬治拿起少女的一隻手，徐徐地吻着，表示着敬意。他不知道對她說甚麼，因為他不知道柏拉圖式的戀愛的做作。但是他忽然覺得她在哭。他慌張地問

道：「你覺得怎樣呢，親愛的？」

她和淚答道：「可憐的媽媽，如果她知道我跑了，她一定睡不成的。」

的確的，她的媽媽沒有睡覺。

素珊離開了房間以後，華爾特夫人和她的丈夫面面相覷。她昏頭歹氣地問道：「我

的上帝！這怎麼說呀？」

華爾特暴躁地叫道：「這說她中了計了。就是他教她拒絕卡宙里斯。他認爲她的欺養值得圖取的。」他忿怒地在房裏走來走去，同時繼續說：「你們都勾引他來，你自己也是一個。你們討好他，你們奉承他，你們還驕養他不夠。這裏也迷人兒，那裏也迷人兒，一早叫到晚。這是你的報應。」

她面無血色的，艱澀地說道：「我……我勾引他？」

他朝她的面孔咆哮道：「是你呀。你們都顛倒他……瑪勒爾夫人，索珊還有別人，你以爲我看不出你們不能兩天沒有看見他的麼？」

她悲慘昂起頭來。「我不許你對我這樣說。你忘記了我并不像你一樣在櫃台底下長大的。」

他站了一會。呆裏呆氣的，然後罵一聲「該死的，」便衝了出去，把房門砰的一聲關上了。她一個人留在房裏，細想着這個人究竟是天真還是虛僞，如果他動起毒手，那會引起怎樣的局面呢？多麼危險，多麼苦惱呀！如果他甚麼都不知道，那還可以補救得來的。他們可以同索珊出去旅行半年，那麼一切就會過去了。但是她自己以後怎麼會看到他呢？她望着時鐘，已經過了一點鐘。她自語道：「我不能這樣待下去；我會發瘋的。」

。我一定要知道清楚。我一定要叫醒素珊問問她。」

她打着赤腳，免得有一點響動，手裏擎着一枝蠟燭，向女兒的房間走去。她輕輕地推開房門，走了進去，望着睡床。上面沒有人睡下。她起先還不明白，以為女兒又跟父親糾纏去。一會，她忽然疑心起來，連忙跑到丈夫的房裏。她連奔帶跳地到了那裏，面色就像死灰，一邊喘着氣。他已經躺到床上了。

她衝口說道：「你看到素珊嗎？」

「我？沒有：怎麼樣？」

「她……她……走了！她不在房間里。」

他跳下床下，匆忙地穿上拖鞋，襯衫的尾巴飄在空中，飛也似的跑到女兒的房裏去了。他看了一眼，便完全了然了。她跑了。他坐落一張椅子上，把燈子擱在面前的地板上。

他的太太追上了，焦急地問道：「怎樣呀？」

他沒有力氣回答。他再不能生氣了，只是呻吟似的說：「已經完了，他得了她了。我們完蛋了。」

她不明白。「甚麼意思，完蛋了？」

『我的天，現在他當然要同她結婚啦。』

她叫了一聲，就像是野獸的叫號：『他，絕對不行！你一定瘋了。』

他頹喪地回答：『這是不着大叫大喊的。他已經帶她跑了。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她嫁給他。我們處理適當一點，人家就不會知道這回逃奔的事情。』

她急得發抖，老是反復說：『不行，不行，他絕對不能得到素珊。我絕對不同意。』

他沮喪地說：『但是他已經弄到手了。這算完了。我們不讓步，他就始終留住她，把她存起來。所以要免得人家說閒話，我們一定要馬上贊成。』

說到後來，他發起脾氣了，而且反而替杜洛伊辨護了。『不要說，』他說。『我再告訴你：一定要這樣辦。絕對要這樣辦。誰會知道呢？也許我們也不必難過。跟這種人爲難，誰知道會碰到甚麼事情呢。你看過的，他只要三篇文章便把那個傻瓜拉洛馬得打倒了。那種事件站在丈夫的立場是萬難做到的，而他却貿然做到了。甚麼事情，他都做得出來的。我們才上了這次當。我們是逃不掉的。』

她真想痛哭一場，在地下打滾個滾，紀頭髮扯掉。最後他還是憤憤地說道：『他絕對不能得到她；我不贊成這件事。』

華爾特拿燈站起來，一邊說道：

「你就該得跟所有的女人一樣。你除了使性以外，甚麼事情也想不出來，你不知道要怎樣順應環境。你們全是糊塗蛋。我告訴你：他一定要娶她。一定的。」

他拖着拖鞋出去了。他穿著晚間的襯衫，繞過巨大的沉寂的屋子的寬闊的走廊，樣子顯得很滑稽。他無聲無息地回到自己的房裏去了。

華爾特夫人依舊站在那兒，傷心得腸肝裂碎了。她還不瞭解這件事情。她只感覺到痛苦。後來她似乎知道自己不能老站在這兒等到天亮。她想必需跑出去，去找個救援。她背著臘燭走出來，走到樓下的溫室去了。耶穌的畫像就挂在右邊的一間小客室裏面，外面配上一道玻璃的匡子，以免土壤的濕氣侵潤了這幅繪圖。那房子便好像一座建在奇異的樹林中間的禮拜堂。這個可憐的女人慢慢地走着，看到燭光映成的影子覺得害怕，裏面現出無數的樹木，想像的怪物，活動的東西，可怕的怪物。她忽然看到了基督的畫像。她打開門子，跪了下去。她首先向他祈禱，念了一些真實的熱情的絕望的禱詞。然後，禱告的熱情忽然冷淡下來了。她抬起眼睛望住他，心裏冒起了怒火。在搖曳的燭光倒照之下，他真像迷人兒，不是基督了——那是迷人兒望着她。那是他的眼睛，他的額頭，他的面部的表情，他的冷靜頑皮的脾氣。

她喃喃道：「基督，基督，基督！」後來却喊起「喬治」來了。她忽然大叫一聲，

仰天躺下，臃腫翻一個筋斗，熄滅了。

第二天人家發現她沒有知覺的，差不多像死了一樣四肢伸直，躺在「耶穌行水」圖的前面。她神息很不清，大家都担心她的生命。直到第三天她才完全恢復了知覺。於是她開始哭泣，他們對僕役解釋素珊不在家裏的原因，說是她被送回修道院去了。華爾特答復杜洛伊寄來的一封信，答應把素珊許給他。杜洛伊在離開巴黎的當兒就發出了這一封長信，那是他事前寫好了的。他在信裏寫得很客氣，說是他早就愛上了這位小姐，但是他們之間並沒有任何私約。可是她却自己跑來對他說：「我願意做你的太太。」他認為他有權把她留下，甚至把她存起，以待她的父母的答復。在他看來，她的父母的法律權力遠不及本人的許婚顯得重要。他請求華爾特先生回信寫「留局候領」，有一位朋友會把信轉送給他的。

他接到了希望的回信以後，他又把素珊帶回巴黎，送回給她的父母，自己却暫時不到那兒。

他們曾在塞納河沿岸的羅營居安盤桓了六天。

，她便買來了幾件內衣和農民的衣服，穿着去釣魚，頭上還戴上一頂龐大的草帽，上邊插上了幾朵野花。她覺得這個鄉下很好玩。那裏有一座古塔和一座古堡，裏面陳列着許多綴錦。

喬治穿了一套就地買到的漁民的短衣，有時同索珊在河岸上散步，有時在河裏划船。他們不斷地親吻。她完全是天真爛漫的，而他却已經接捺不住了。不過他畢竟還能夠自制。當他對她說：『我們明天要回去了，你的父親已經答應了，』她只是簡簡單單地說道：『呵？跟你一起真好玩呀，迷人兒。』

十八 勝利者的歡笑

在君士坦丁堡的杜洛伊的寓所是黑黢黢的，因為杜洛伊和瑪勒爾夫人在門口碰到，便馬上一道進去，他還不及打開百葉窗，她就開口對他說：「你準備同素珊結婚麼？」他沉着地承認了，而且反問道：「你早不知道麼？」

她站在他面前，氣憤地叫道：「你準備同素珊結婚麼？那真太過高明了。三個月來。你總是花言巧語地哄着我，原來就是要瞞我。甚麼人都知道了，只有我不知道。這還是我丈夫告訴我的。」

杜洛伊雖然有點慌，却笑了起來，把帽子擱在爐架的角落上，便坐到一張臂椅裏。他睜着他的面孔，咕嚕道：「你離開你的太太以後，就開始進行這一着。你拿我來開心。只是要填補這個空隙。你多卑鄙呀！」

他問：「爲甚麼呢？我的太太欺騙我。我捉到她，我離婚了，我準備再娶一個。這是簡單不過的。」

她顫聲說道：「啊！你多麼狡猾多麼陰險呵！」

他又笑了。

『我的上帝！老實和愚蠢的總是受人玩弄的。』

但是她却繼續發揮自己的意見：『我應該早就看透了你的人格。但是我不相信你會卑劣到這樣田地。』

他板起面孔說道：『我請你說話要小心一點。』

這倒惹起了她的怒火了：『甚麼？你現在却要我對你客客氣氣麼？自從我認識你以後，你總是像無賴一樣對待我，現在你却要我不對你這樣子。你欺騙每一個人，你佔了每一個人的便宜。你到處騙取金錢和享樂，你要我把你看做忠厚的人物麼？』

他站起來，嘴巴發抖的，說道：『閉你的嘴，否則我就把你撞出去。』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怎樣搶了梅德林的半數遺產麼？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怎樣要挾索瓏許嫁給你麼？』

他抓着她的兩肩，用勁搖她，一邊吶喊道：『不要提她。我不要聽的。』

甚麼事情，他都可以忍受得下，但是這種誹謗却叫他冒火。她當面說出的許多真話只叫他怒在心，但是關於那個就要做他太太的少女的輩語却叫他忿怒得想要揍她。

他又說：『閉嘴……當心……閉嘴，』一面搖着她，像就搖一顆果樹要他掉下果子一樣的。

她發喊道：「你欺騙她。」她的頭髮掉下了，嘴巴張得挺大，兩隻眼睛像火燒的一樣。

他放開她，在她的臉上猛力地掴了一巴掌，以致她跌到牆邊去了。但是她用兩手撐着牆，又掉過頭來再叫一聲：「你欺騙她。」

他跑過去按住她，死命地揍她就像是揍的一個男人。她不叫了，却在他的拳頭下呻吟起來了。她沒有動彈，把臉贴在牆壁上叫哭。他不揍了，站了起來，之後便在房子裏睡了一會，想讓自己平靜下來。他忽然想起了一個主意，走去裝一盆冷水，把自己的頭部浸在裏面。之後，他洗過兩手，回頭來看她在搞些甚麼，一邊細心地擦着指頭。她沒有移動，靜靜地在那兒哭泣。

「你不哭了吧？」他說。

她沒有回答。他站在房子中間，覺得有點狼狽，看着面前的情況又覺得慚愧。忽然他打定了一個主意，存爐架上拿到了帽子，一面說道：「晚安，走的時候，把鑰匙交給門房。我不等你了。」他走出去，把門關上，走到房門那兒關照道：「夫人還在裏面。她一會就要出去的。告訴房東，我準備九月底搬走。現在是八月十六，我算是先期通知了。」

他匆匆出去了，因為他就要到幾個地方購辦最近一批的結婚禮物。

婚期擇定在十月二十日國會散會了以後舉行。地點是德德林教堂。關於這一個糊塗，外間有種種的傳說，可沒有一個說中了真相。有人風聞這中間曾經一度私奔，但是誰也不能確定。祇據僕役漏出的消息，華爾特夫人沒有跟未婚的女婿說話；在婚事決定下來的當天早上，她把她的女兒送回一家修道院裏去。當時她曾在盛怒之下服過一次毒，給回的時候差不多已經死掉了。她現在就像一老太婆；頭髮全白了，一心歸敬宗教，每禮拜天都要舉行聖餐禮。

九月初頭，法蘭西生活日報公布杜·洛伊·戴康特爾男爵出任該報總編輯，華爾特先生仍領經理的職銜。一大批著名的作家、訪員、政治編輯、藝術的戲劇的批評家，在金錢的誘力之下紛紛脫離歷史悠久的大報，加入進來了。那些老資格的新聞記者，在態度嚴謹名望卓著的新聞記者，現在談起法蘭西生活日報來，也不再聳聳肩膀了。迅速的徹底的成功把那些嚴謹作家先前對於這個報紙的輕蔑，一掃而空了。

這個報紙的總編輯的結婚成爲巴黎的一宗大事。杜洛伊和華爾特一家一時引起許多人的興趣。所有在報紙上面見過名字的人物都答應要出席觀禮。

這一天恰好是一個爽朗秋天。

早上八鐘對着羅埃爾路的梅德林教堂的石階便鋪上一條寬大的紅氈，許多過去的過路的都住足看了一會，知道這裏會有一次隆重的典禮。上班的書記、女工、店員都停下了，心裏奇怪有錢的人物會花那麼多的金錢來結一次婚。十點鐘左右，許多有閒的人物便在這兒逗留下來了。有的會逗留幾分鐘，希望婚禮或者會馬上開始，然後又走開了。十一點的時候，一隊警察到來了，他們差不多馬上就開始服務，要羣衆走開。第一批的來賓到場了——他們都是想坐一個好位子，好看個清楚的。慢慢的又來了一些賓客，女的全穿的綢衣，神氣十足的先生們差不多全是禿頂的，擺出溫文爾雅的姿态，顯得比往常還要莊嚴。

教堂漸漸人滿了。一道陽光從大門射了進來，照耀了前排的賓客。

有點陰森的石壇上面的神檯上燃着一枝臘燭，暗淡的黃光撒在正道的兩旁。來賓互相招呼，互相點頭揮手，坐到一起。女人們不像社會人士那樣受到人家的尊敬，望着婦女們，輕聲細語地談着。

諾伯特·戴·瓦倫張目四望，想找個把的熟人，忽然看到了傑克·賴伐爾在來賓席中間，便走了過去。「唯，」他說，「得意的總歸是小人。」

賴伐爾毫無妬意，順口回答道：「他得意了。他的前途已經打開了。」然後他們便

指出那些他們認識的人物。

「你知道他的太太現在情形怎樣麼？」賴伐爾問道。

詩人笑了一下。「也知道也不知道，她過着隱居的生活，據說就住在蒙特馬特萊區。但是——有一個但是——前幾天我在不律蒙報上看到了幾篇政治論文，真像福勒斯特爾和杜洛伊的文章。作者是捷安·勒達爾，一個聰明漂亮的小伙子，有點像我們的喬治，他已經識了喬治的前妻了。從這裏我得到了一個結論：她過去以及以後總是喜歡新人的。此外，她對於政治集團總是有相當潛力的。」

賴伐爾說道：「她並不難看。梅德林很聰明而且很敏銳。但是，你告訴我杜洛伊怎麼離了一次婚又會在教堂裏公開的結一次婚的。」

諾伯特答道：「他在教堂裏結婚，因為在教會看來，他是沒有結過婚的。」

「怎麼啦？」

「我們的朋友迷人兒，在跟梅德林結婚的時候，由於不在乎或且經濟的原因，以為只要辦個登記手續就夠了。因此他沒有領受過聖母堂的祝福。今天他用獨身者的身份站在她的面前，她把所有的儀仗名器都借給他，這可教華爾特爸爸開消了一筆大錢啦。」

賴伐爾又問道：「告訴我，朋友，你常到華爾特家裏去的，說是杜洛伊跟華爾特大

人現在彼此不說話，這是真的麼？」

「不說的，她不想把女兒嫁給他。不過他好像抓住了華爾特的祕密——同摩洛哥專伴有關的祕密。他要換老頭子。老頭子想到他對付拉洛馬得的例子，便一口應承了。但是那位母親到底是女流，不免固執，所以賭咒不跟他說話。她看來好像是一座塑像，一座「復仇」的塑像。他對這件事很覺得頭痛，不過表面上倒敷衍得很好，因為他知道怎樣控制自己的。那傢伙會的。」

幾位報館的同事走了過來，同他們握手，他們談了一些政治的問題。

忽然教堂的執事用戟柄在地面敲了三下。所有的人都掉頭到後面，發出一陣衣服的沙沙聲和椅子的移動聲。新娘攀在父親的手臂上，出現在門口光亮的地方。

她還是保持着一個天真小女兒的神氣，白皙而動人，頭上覆着許多楡花。她在門口站立了一會。當她起步走進禮堂的時候，風琴便奏起一曲有力的調子。她低頭走了進來，但并不是害羞；她慢慢地移動着漂亮，嬌媚，好個窈窕的新娘。華爾特夫人跟着他們，一個手臂搭在一位七十二歲老翁的手臂上，那是她的另一個女婿的父親，勒托爾恩林侯爵。她其實不是走路，只是被拖了進，每走一步就像要暈倒似的。

然後杜洛伊同一個不知道姓名的老婦出場了。他把頭仰起，不望左右，兩眼像固定

了一樣。他的鬚子好像都豎起來了。他坐下來，樣子頂好看。他有一副高貴的神氣。一副漂亮的身材，一對筆直的腿子。他穿得整齊，那一面小巧的紅色的榮譽團勳章佩在腰服上好像是一滴鮮血。

風琴演奏着，響徹了整個大廳，把人間的苦樂播送到天上去。大門關上了，教堂裏面突然顯得了陰森，好像太陽剛剛沈沒了。

杜洛伊和他的太太現在并肩地跪在神檯跟前。新任的坦護爾的主教，手裏握着拐杖，頭上戴着法冠，從一個小室裏走了出來，用永生主宰的名義站在他們一道。他同過幾句照例的問題，交換過戒指，便支里咕嚕地對新婚夫婦說一遍基督教的訓諭。

他說：「你們是世界上有福的人們，你們算是最富有最高貴的人們。你，先生，你憑你的才能站在別人的上頭；你著作，你教育人民，你領導民衆，你要完成你的高尚的使命，你要樹立高尚的模範。」

杜洛伊傾聽着，心裏恍惚覺得驕傲。一位羅馬天主教的教長正對他說着這些話。後面却有一羣衆羣，一羣顯赫的人物，爲他到這裏聚會。他覺得好像有一種力量把他舉起來了。他——康德魯的一對貧苦鄉民的兒子——現在却成了世界的主人翁之一。他忽然見到了他的父母，在俯臨盧昂平原的山上的一家路旁的飯店裏，替當地的鄉人端送飲料？

在獲得服德勒的遺產的時候，他給他們寄去了五千法郎。現在他要給他們寄五萬法郎，讓他們能夠購置一處小小的田產。他們就會覺得心滿意足的。

主教結束了他的演講。

迷人兒跪在素珊旁邊，把頭低下去。在這一刹那，他差不多就是一個宗教的信徒，對於上帝感到無限的敬意，因為上帝居然這樣地垂眷他，這樣地厚待他。他不知道究竟應該感謝甚麼人，他感謝上帝使他成功了。

婚禮結束了，他站立起來，把手臂遞他的太太，走向小室去。於是絡繹不絕的賓客一個個走了過來。喬治快樂得有點忘形，相信自己就是一國的國王。他同人家握手，說一些套語，鞠躬而且答語：「虧你說得好，謝謝你。」

他突然望見了瑪勒爾夫人，她走了過來，有點羞怯也有點不安，伸出了她的一隻手。他把她握在手，停留了一會；他覺得她的指頭表示了深長的意義，表示了寬恕。他也緊緊地捏了她的小手，似乎說出了：「我還是愛你的。」

他們的眼睛遇到了，彼此都爽朗地笑了。她歡聲笑臉地說道：「我希望很快就會再看見到你，先生。」

他放聲答道：「很快，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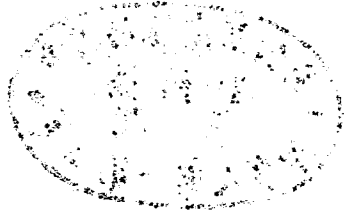
她走開了。別人上來了。

人羣像一道水流一樣地流了過去。後來漸漸稀落了。最後的一批來賓也進來告辭過去了。

喬治挽住素珊的手臂走了出來，又經過教堂的大堂。這裏依然坐滿了賓客，原來大家都重新坐回他們的座位上，想看看新婚的夫婦一道出來。他們輕移脚步慢慢地走着，抬起頭部，眼睛直望着門口日光照耀的地方。他感到渾身打了寒噤，那種因為過份的歡悅引起的寒噤。他只想到他自己。當他到達門口的時候，他看到一大羣密集的羣衆站在外面，爲的要看看他——爲的要看看喬治。杜洛伊。巴黎人都望着他而且詬譏他。然後，他抬起眼睛，望見遠在康科德場外的國會，他覺得好像他就要從梅德林教堂的門廊跳到布旁皇宮的門廊。

他在兩列的觀衆中間，慢慢地走下石階。但是他不看他們。他現在又想起過去的事實了。在刺目的陽光之下，他的眼前浮起了瑪勒爾夫人的影子，站在鏡子面前理着弄得零亂的頭髮。

附錄



正誤表

地 位

二一頁六行

四〇頁五行

又

四九頁七行

九六頁十二行

一一〇頁五行

八行

一一八頁一行

一一九頁末行

一四二頁十四行

一四四頁十二行

一六〇頁七行

九行

錯 誤

渴望世界

同他住

而且他

透的

四鐘

顯得榮耀

告訴我的憂慮

管的

遠邦

地方去

讓他取去

福勒斯特爾

他默默她

改 正

渴望的世界

同他們住

而他

透明的

四點鐘

顯得榮耀

告訴我的憂慮

管的

遠邦；

地方去；

讓他們取去

福勒斯特爾夫人

他們默默她



- 一六四頁末行
- 一六八頁七行
- 一八二頁二行
- 一九三頁七行
- 一九四頁十二行
- 一九五頁十四行
- 二二七頁五行
- 二三〇頁十三行
- 二六六頁二行
- 九行
- 二七〇頁一行
- 二九〇頁九行
- 二九七頁十三行
- 三〇二頁十四行
- 三〇四頁七行
- 十一行

也不忍受
 一意當
 一個樂觀人物
 敵人的嘴巴
 要勝利
 勾起了的快感
 而且害怕
 一家舖裏
 認識的
 我的
 會高興起來
 悲慘地
 怒在心裏
 被拖了進來
 遞給
 握在手裏

也不能忍受
 一意當
 一個樂觀人物
 敵人的嘴巴
 要在勝利
 勾起了他的快感
 而且害怕牠
 一家舖子裏
 認識的
 我們的
 會高興起來
 悲慘地
 怒在心裏
 被拖了進來
 遞給
 握在手裏

美男子

著作者 法國莫泊桑

翻譯者 何敬

發行者 文風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文風書局

上海南京西路718號A

南京中山東路

漢口交通路

重慶中一路

貴陽中華中路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滬一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87

444331

2